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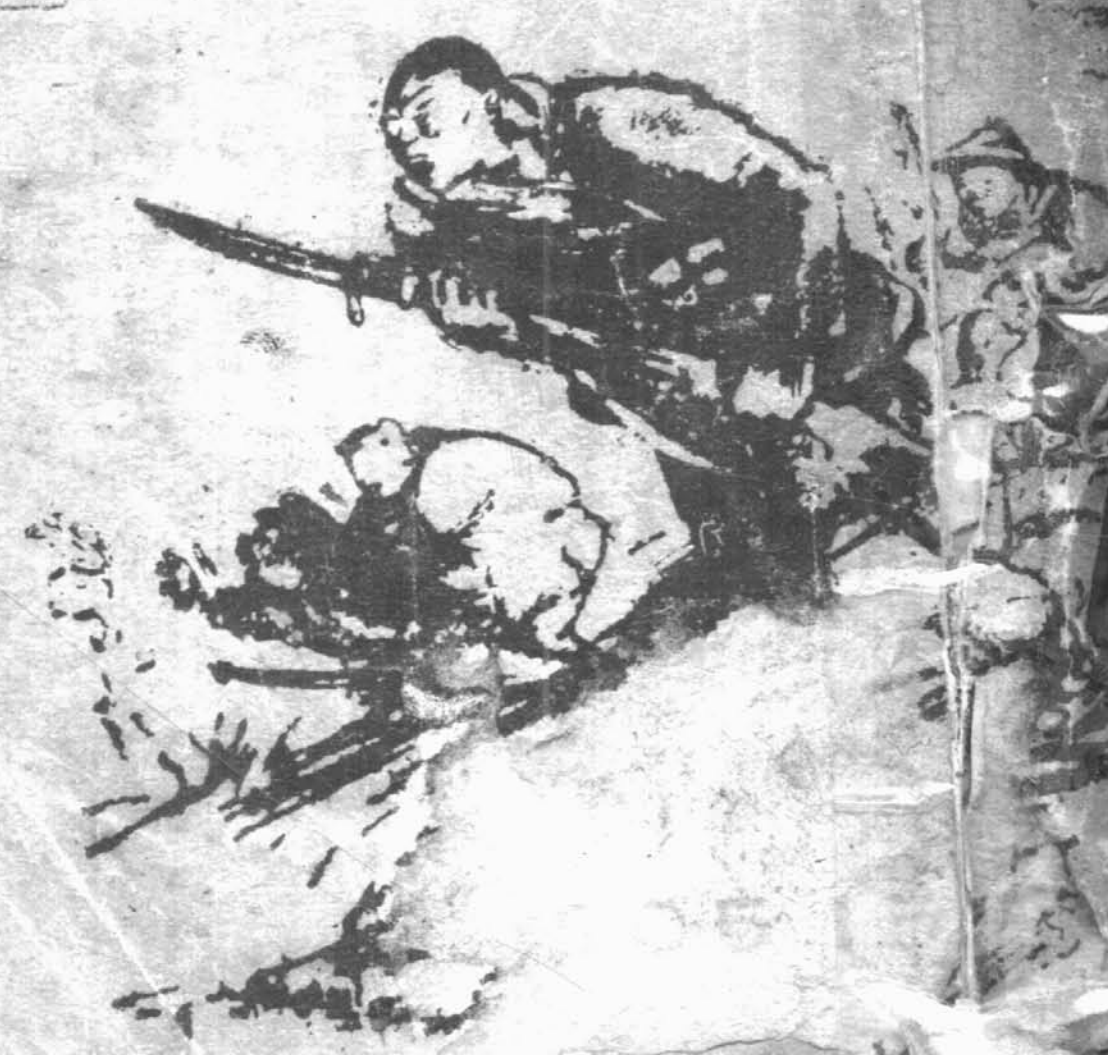
抗戰長
篇小說

抗戰

二十七年



上海金湯書店版



致讀者

本書原定二百四十面，後因增加至三百數十面，紙價等日見飛漲，故不得不增加定價，祈讀者鑒原爲荷！

三月八日

抗戰
長篇
小說

抗戰

生命線下第一

金
沙
著

上

金湯書局出版

1938

本書著者其他著作

魯迅印想記（金湯書店版）

租妻（同上）

風平浪靜（文化學社）

愛的犧牲者（東方書店）

落華集（待出）

大地在動（待出）

生命線下（待出）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待出）

小序

本書的出版，原是預備作一篇「生命線下是怎樣寫出來的？」但因爲字數超出二萬字以上，正文本已超過了原來的計劃。只得留到再版時增印了。

這十年來，一面忙于生活，一面也寫出了些東西，並且不斷地在出版，我沒有作過一篇自序，更沒有求過人作序，這原因很簡單，我不願來這一套！有甚麼意見之類，完全裝在作品裏，讀者自然會明白，用不着再嚕噓，多費篇幅。

五十萬字的生命線下寫好後整整地擱置了一年，不但篇幅過長書店不願出版，就是全部看完的，也只有一位對本書完成過程供給一些意見的賴君；另外便沒有第二人從頭至尾看完過。看過第一部的也只有孟超澈澄二兄及我最近在漢口擔任救亡工作

死的妹妹滌之等三人。——他們都很熱心地鼓勵我，並願意幫助我出版，尤其是滌之最興奮。

幾個月來，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希望集中在實際的動盪裏，惟一的要求是實際的抗戰工作，爲了自己的信仰，爲了幾年來的熱望，爲了要寫作上獲得最可寶貴的經驗，絕不能放棄了在這個大時代裏的使命，生命線下出版的問題祇好留到將來解決。

不料去年底隨着政府遷都退出南京，正要組織戰地服團到平漢線去參加工作，突然病倒在漢口，接着又吐血，滌之他們逼着把我送回了四川。回到重慶幾天後就等着滌之在漢口慘死的消息；同時，書店正準備出版生命線下的第一部，就在這兒作爲對滌之的紀念吧。因爲她是最熱心鼓勵我這部東西出版的，而她的熱心純粹在於抗日的影響，她的生命又是在抗戰工作中犧牲了的。

此外，應當在這兒致謝的，第一是馮玉祥先生，他對我毫無任何要求給我以幫助，這是最值得感佩的。假如不是馮先生的幫助，生命線下絕沒有辦法寫出來；至於其

他的問題，祇是由於見解上的差異。譬如馮先生常常提到的關雲長的問題，我曾經表示過不同的意見，我說：「三國演義固然寫得好，但我認為關雲長是寫失敗了，不管作者存心要把關雲長寫得如何神聖，但事實上使我們感到的祇是矜驕氣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事；最後逞一時的氣憤，失掉了荊州，對不着國家，對不着他的大哥。馮先生在同盟軍時代的地位環境，絕不是三國演義上的關雲長所可比擬的，我不願意把馮先生寫成那樣的人物」。至於還有小說體裁的問題。我曾經在給馮先生的一封信上提到：「我暫時不能把章回小說及新小說來比較說明，不能把這兩者的價值來比較說出自己為什麼不寫那原原委委的舊小說，我祇說兩句，我沒有寫過舊小說，還有，假如把五十萬字的生命綫下，改為原原委委的舊小說，則一百萬字也不夠。其他，還有關於技術上的問題，我準備在出版時自序上來詳細說明」。

我現在覺得可惜的是，馮先生給我這樣偉大的幫助，而由於見解的差異對於生命線下缺乏明確的認識；抱歉的是承受了馮先生的好意，而自己的能力不能滿足別人的

期望。

本書的出版，還有大祺，孟超，元輝，澈澄，其雄，昌溪，諸兄給我不少的幫助和鼓勵；念到這幾年來所受的那些折磨，這種真情更值得深刻銘謝的！

最後還須得向讀者及張汀兄致歉！生命線下本擬定有七十幅插圖，張汀兄已很高興地答應合作，現在因為印刷上的困難，這種計劃完全打銷了，祇好等待將來的機會了。

含沙，一九三八，二，十。病中於後方的後方。

第一章

不管魏克再看得清，他也料不到那批傢伙那麼死心眼兒！他本想仗着一張嘴，把當時正在急轉直下的危局扳過來；至少，他以為總可以抓着一部份的同情；然而，等到他剛一開口：

「我們不要受別人的利用，不要祇顧眼前的利害……」。

驀然間，大隊長延飛的吼聲給他打斷了：

「魏校長，請停止你的金言！今天的事情，是用不着老是待在這兒費話的，光顧說口，濟了卯事！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受什麼利用。我們要替老百姓設想，慢說錐子嘴這點兒大的地方，就是圍場沁也不……」。

「再說下去也找不到二條路可走，祇要把旗幟一換，什麼事兒也沒有！」

商會會長姜胖團在一旁發慌，沒有等到大隊長宣告完結，他就一嘴接過去。

不料醫學委員楚萱在這時也湊上一句：

「對了！要這樣才不致使地方受害，人民遭殃！」馬上却又好像感到很不過意似的，脹紅着一張臉，回轉來向着魏克，「我們不能再固執書生之見，應該隨環境變通才行！你老兄覺得怎樣？」

他沒有心緒來答覆，祇注意到主席——區公所所長孔直——宣佈出來的結論：「那末，我就決定易幟，就由區公所先拍一個電去，明天派代表到圍場沁」。

「主席！我還有一點兒意見，魏克好像發了瘋，跳起來了，「今天既是所謂會議，就有我說話的權利！」

嚴重的空氣逼得人們的心直跳，大家都繃着臉，所有的眼光釘着魏克，全場沒有

半點響應。

「……這樣的事情，不是我們在座的這幾個就隨隨便便地能夠決定下來的！」魏過換過一口氣，不顧一切地吼，「請問一般老百姓都願意這樣幹嗎？那一個真正的老百姓願意當亡國奴！」

「魏校長，你要認清楚！」主席的一對眼珠好像要爆出來，一隻手連連地拍着桌子下警告：「這是會議，不能由你在這兒隨便亂跳！」

「真是豈有此理！」姜胖團的吼聲更大，壓住了所有嘈雜，「誰是亡國奴？魏校長，就給我們指出來！我們換旗幟又不是換日本旗，這就成了亡國奴了！這是那兒的話！」

魏克仍然不顧一切地嚷，再加上那批傢伙的反響，更逼得他忍不住破口漫罵。

這樣一來，事情是祇有愈逼愈硬的；大家的臉板起，所有的眼挺起，結果，又是一致決議，魏克被扣了。

事變是在下午發生的，不到天黑，消息傳了出來，立刻攪亂了各種人物的心。有的怪魏克這樣輕舉妄動，太不自量，惹火燒身；有的覺得魏克這樣精神，很可佩服。在人心惶惶的情勢之下，大部份的人們都忘不了爲他耽心，耽心着幾天後的結果，耽心着他將來的運命！

魏克呢？到這時也有些失悔，可是，他自己却又是另一種想頭；祇憑一時的感情衝動，把所有的事情就誤了！他想到了團練局的師爺呂堯生，那個傢伙無論對於什麼事情，總是一「伸頭縮屁股」的，沒有一點兒魄力，這樣重大的事情，胆量大小是擔當不起的！他又想到了保安隊的班長趙得勝，想到了幾天來常常在一塊兒計劃的每一個人，他們無論對甚麼事情都拿不穩，得着這個消息還敢動？

「完了！什麼事情都完了！」

他失望，他悔恨，然而，他仍然忘不了最後的努力，他要向着那看守他的團丁說教，他要趁他還有一點兒言論自由的時候吐出他滿腹牢騷。

然而，站在門口的團丁却不作聲，祇是驚惶地四處張望。一直到夜半，已經換過了三次班，他的宣傳沒有得到半句響應，所有的熱忱漸漸地被疲乏所征服，剩下的祇是躺在炕上的嘆息。

這是所長特別的優待，祇把他看管在區公所的一間小屋裏；桌上的蔴油燈更襯出了深夜的寂靜，絕望的心情更感到了不可揣測的恐怖；他所有的精神已經耗盡，然而却又睡不着。

朦朧中，隱約地從牆外發出些奇異的聲息，一砌墮砌墮！——地好像有人在掘地窖；這樣一來，立刻喚醒了他的知覺，注意到那些聲音的來源，那就發生在牆頂上的窗間，他的心頭，燃起一片希望的火燄，好像要跳出喉管來；一會兒，他清清楚楚地望着那一根根的木檻折斷了，黑暗中伸進一支手來，不住地向他招；他一翻諸掙了起來，回頭去望了望看守在門口的團丁。他看不見人的影子，祇是一支手在門裏急忙忙地亂幌；他會意了，跳下炕來，凳子擺在桌子上就爬上了牆頭；他的頭部剛伸出去，一

把手抓着他的肩膀，就拖出了窗洞。

「趕快換衣服，走！」

他立刻就認識了趙得勝，在牆腳根抓起一個包袱來。

「口號是和平，記着！要有人問，就說我們到牙兒坡放步哨。趕快走！」

趙得勝又在身邊取出一支手槍來，遞給他掛在腰間，拖起就跑；在黑暗中，他分辨不出路徑，祇顧跟着趙得勝撲爬跟斗地往前竄；轉過了一個彎，在區公所の後身，兩匹馬拴在樹下；他們翻身上馬，趙得勝打頭，起先是慢慢地走，出了街口，馬鞭總總地抽響幾下，飛快地就向着黑暗的荒野中奔駛去了。

「喂，老趙，」跑了一陣子，轉上了山坡，那畜生的步法也放得遲緩了；魏克在這時還忘不了他的計劃，看着前面的趙得勝不作聲，他的性子再也耐不住了，「你不要祇顧跑，他們呢？」

「他們也要在今晚走」。

這樣簡單的答覆以後，仍然是不作聲。

「……也要走？他們！」

「不走有嗎辦法？」

「不是有那麼多的人嗎？怎麼……怎麼沒有辦法？」

「不怕人再多，沒有拉在一塊兒，這樣的事情，誰敢出頭？」

「他媽的，都是些飯桶！」

「我們走罷，以後再說。」

這時，已經轉過了一個山坡，他們的進行又加快了速度。寂靜的空間，祇有呼呼的風聲從耳邊掠過，馬蹄聲震動了山谷；漆黑的天空閃着無數的星星，遠遠的山林呼的朦朧的黑影；春天的寒氣仍然沒有喪失它的威力，一陣陣地侵入他們的心，可是他們却不顧一切，咬着牙根任那畜生在黑暗的世界裏向前衝。

一會兒，跑過了一個山坡，又轉進了一個山嘴來了。窄狹的小道圍繞着山腰，上

是立的高山，穿入茫茫的天空，下邊是不可揣測的深谷，埋沒在黑暗中；他們慢慢地沿着小道前進。老是穿不出這個偉大的山窩。

「喂，老趙」，魏克在後面發問，「喂，我們究竟往那兒」？

「到白岔山，」這是老趙的答覆，接着是反問：「你累了罷？我們翻過這個樑子就找地方息息」。

「累什麼」！他雖然是在這麼答覆，自己却感到太勉強，「白岔山去幹什麼？幹嗎要跑這樣遠」？

「白岔山我還有點辦法，到那兒去看看再打主意」。

「你有朋友」？

「有幾個老鄉在那兒，從前我們還同在一塊兒幹過事的。」

「人怎麼樣」？

「還不壞，祇是不懂得什麼，要是我去，敢保險，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們在

那面弄好了再扯回來找那批王八蛋算賬！」

話剛落口，前邊的馬突然站住了，連連地倒退，後邊的魏克幾乎摔下了馬背。「媽的，這是嗎玩意兒？」趙得勝緊緊地扳着馬鞍子，吼了出來：「呵長虫！長虫！」

倏地一吓，從亂草叢中射入山谷裏去了。

「好大一條！」趙得勝的聲音在發抖，「我們下來走吧，摔下去可不是玩兒的？」

「雖是這麼說，仍然沒有下馬來，祇是走得更慢了。」

「喂，你瞧！」剛走不上幾步，魏克用着很急促地，低聲地，驚惶的口吻在後面叫：「對面川坡上是不是有人，你瞧着沒有，好像有燈」。

趙得勝也勒着馬，站住了，遠遠地望去：

「那兒？那兒？」

一會兒，他笑了：

「那是亮火虫，許是剛才把眼給你駭花了！」
魏克覺得很慚愧，不作聲，默默地跟着走。

馬蹄聲驚醒了山林中的雀鳥，卜卜地飛了起來，山後的「鬼哥哥」（註）一聲聲的怪叫，令人聽到止不住發毛。

（註）鬼哥哥即貓頭鷹的俗名。

祇要翻過這匹山，就不怕了」。

趙得勝在前邊說，魏克仍然不作聲，默默地緊跟在後面走。

「你看！」霎時間，趙得勝又打住了，翻轉來給魏克說，聲音是異樣地低沉，異樣地慌張，「你看到沒有？那才是燈光，在樑子上，許是有樑子！（註）」

（註）口外人稱土匪爲樑子。

正在說，燈光却忽然不見了，剩下的祇是可怕的岑寂，他們不敢再走，打頓在窄狹的山徑當中默然了。那兩個畜生，好像是因爲過度的疲勞，現在息住了，高興得一

聲聲地嘶吼。

「我們準備好罷，已經跑到這兒來了，還有嗎辦法！」趙得勝抽手槍來握着，向魏克說。

他們不約而同地翻身下馬。

「前邊還有沒有寬一點兒的地方？」

對於魏克的問，沒有答覆，趙得勝立刻就掉轉身去往前走。

不遠的地方，在轉彎處現出了一個土台。

「我們就在這兒息住好了」。趙得勝把馬拴在樹上，低聲細氣地給魏克說，「不一會就天亮了，要是有什麼事，我們就幹上，這兒有掩護的地方」。

他們倚靠着坐在那兒，尖起耳朵聽，可是，除了馬在身旁喫草的響聲，和遠近的虫鳴，祇聽得到自己的心跳；他們睜着眼，遠遠地望去，祇望得着殘剩在天空的星兒閃閃，以及忽隱忽現的螢虫在四下裏翻飛。

「許是我的眼也花了」。

「沒有的事」，魏克立刻就反駁了趙得勝的懷疑，「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

「前邊那個樑子就叫蛇倒退，這條路祇有這兒頂不清靜！」趙得勝常常在這條路上跑，他摸得很熟，「不管怎樣，我們等到天亮再走」。

「錐子嘴到這兒有多遠了」？魏克還耽心着後邊來追趕，這樣問。

「有四十里地了」，趙得勝答覆以後，待一會兒又說：「不要緊，這已經不是錐子嘴的地面了，誰也沒有這樣大的狗胆，敢追到這兒來！祇是前邊我們得提防着，明眼人是不在暗地裏喫虧的」！

「你說到白岔山是怎樣的辦法」？

暫時的沉默以後，趙得勝這才告訴他，說是在那兒有兩個老鄉，同他是磕頭弟兄，一個叫黃青庭，一個叫王占標，都是好兄弟，很是義氣，捨喫捨穿交朋友！說是他們從前也在錐子嘴，就是同延飛鬧得不對勁兒，去年秋天才跑到白岔山去的。說是那

兒是保安隊，他們在那兒還弄得不錯。

趙得勝的聲音放得很低，原原委委地敘述出來，魏克却不放心，又接着問。

「我們這樣去行嗎？」

「那有什麼不成的。聽說那個大隊長還有點血性，不像我們錐子嘴那批丫頭養的！聽說他們已經有六七百條槍，還有十多捍手提匙；要是勢子不對的話，說不定還要幹義勇軍。」

「從前怎麼沒有聽到你提過呢？」

「從前我想等到在錐子嘴弄好了再去拉他們，想不到事情變得這麼快！」

「……………」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冷酷的晨風陣陣地襲來，他的週身好像麻木了似的沒有感覺，他的心境裏燒燃着快樂的火燄，忘却了疲乏，忘却了恐怖，忘却了寒冷。

這時，東方的山頭上已經泛起了灰白色的光輝，一層層的山崗也現出來了；天空

中還剩還稀疏的星兒，吐着最後的喘息。所有的情景，一刻不停地變化着，不一會兒，深谷中的樹林也映入眼裏了。

「走吧！」

趙得勝站起來催着走，魏克這時才感到了腰間酸痛，勉強支持着翻上了馬背，繼續着登上他們的途程。

走到了蛇倒退的石級下，他們不能不翻身下馬，慢慢地爬上去；好容易掙上了的頂，都喘得換不過來了。他們的脚跟還沒有站穩，驀然間，一片吼聲從兩旁的樹林衝出來：

「站住！不准動！」

接着就是搭搭的機聲，兩旁的樹幹旁邊伸出了無數的槍尖，正集中着向他們瞄準。

「好弟兄！趙得勝站在當中，伸起雙手在空間亂幌，大聲高氣地喊沒有顯得」

點驚惶的神色。這時，樹林中已經湧出了一大批人，個個都背着大刀，把他們包圍起來，「這還有什麼說的？只要大家不嫌棄，這兒的馬和槍，兄弟願意奉送」！

「好的」！站在他們的當前，一個瘦個子在那兒指揮，把傢伙給他們下了」！

「哦，這小子還是團練局的，好狗頭」！林樹中又湧出一批人，爲首一個大漢子走過來，猛不提防就給趙得勝兩個耳光，「好傢伙，帶走」！

他們被帶到山坡下的一個大森林裏來了。這時，太陽已經爬上了對面的山頭，金晃晃地射在石岩上，更顯得樹林裏陰氣沉沉。

「把皮給這狗子剝了」！大漢子又站在一旁發號施令，「紮起來」！

他們想不到事情會弄得這麼嚴重，趙得勝還在拚命地掙扎，「弟兄……」

大漢子的馬鞭倏倏地抽打在趙得勝的身上，誰是你的弟兄！誰是你的弟兄」！

不一會兒，他們就赤條條地並排着被捆在樹幹上，恐怖的情緒緊緊地纏着他們的

心，止不住迴身發抖；魏克在這時無話可說，祇是編過頭用絕望的眼光看了看趙得勝：

「我看是完了！想不到……」

趙得勝沒有答覆，祇望着大漢子吼：

「官長……」

又是條條地一陣馬鞭抽打在他的身上。

「誰是他媽那巴子的什麼官長！老子是擲子！」

大漢子立刻就抽身轉去，向着那個瘦子說：「羅隊長，你在這兒看着，我去報告

司令去。」

說着，翻身上馬，又是條條地一陣馬鞭響，衝出樹林去了。

瘦子走攏來，默默地把他們望着，兩條豎眉毛縐在一團，細小的眼裏充滿了感傷的情調。精明的魏克感到了一綫希望的光芒在當前閃，他正準備要說話，對方卻徧過

真去望着趙得勝發誓：

「你們是誰子嚮來的？」

「是的……」

「到那兒去？」沒有讓趙得勝繼續下去，逼着又是問。你們的胆量真不小，不打聽打聽，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是在錐子嘴逃出來的，我們要到白岔山我們……」

「白岔山？」瘦子又一嘴接過去，「你們同白岔山也有往來？」

「我們是找朋友的……」趙得勝搶着答覆，瘦子却又不聽，逼着問：

「聽說你們要投日本？」

「不是的，隊長……」

瘦子又不讓他說下去，向着週圍的人們好像講演似的大罵起來：

「他媽那巴子的，你們要保護老百姓！平常刮老百姓，刮光了，到這時又要賣老

百姓！我們是桿子，我們情願當桿子，也不像你們那批丫頭養的那樣丟臉！好傢伙，我們要是碰在你們手裏，那沒有二句話說，如今落到我們的手頭，還有什麼好喫的！」

「隊長」！魏克在一邊叫，「我們是錐子嘴逃出來的，我們就是反對他們才逃出來的！」

隊長却好像沒有聽到，在那兒冷笑，趙得勝又接過去吼：

「我們實在是反對他們才逃出來的。要不是，我們也走不到這兒來；也就是，……」

趙得勝乘勢就把所有的經過吐出來；然而，瘦子却仍然在不住地搖頭，於是魏克又接過去。他把錐子嘴的種種黑幕暴露出來，並且還加以分析：

「……爲了要保持他們的地位，所以要投日本；他們恐怕把老百姓逼起來了，對於他們就有危險，所以要投日本；因爲日本來了還是少不了要用這批走狗，我以他

們歡迎日本，他們甘願當亡國奴！」！

他的講演消滅了一切嘈雜，最後他又說：

「剛才隊長的話說得很是痛快，其實我們大夥兒都一顆心！要是不聽到隊長那些話，我們就死在這兒，也活該，就好像在錐子嘴沒有逃出一樣！」！

這時，大漢子騎着馬衝進了樹林。吸取了大眾的注意；瘦子翻轉身就迎上前去。

「砲了！砲了！司令的命令」。大漢子嚷着，翻身下馬。

趙得勝和魏克的心境裏充滿了希望和恐怖。他們頓了全體的注意力凝視着對方的動靜；瘦子在一旁搖頭晃腦地說，大漢子的氣勢漸漸地緩和了。最後，他們一塊兒走了過來。

「你們要到白岔山去」？大漢子問，「你們認識誰」？

「我有兩個老鄉在吳大隊長那兒……」趙得勝搶着答覆。

「吳大隊長」？大漢子不聽下文，逼着又是問：「是不是叫吳仁的」？

「對了！」

「你的老鄉是叫什麼？在那兒幹嗎？」

「他叫王占標是那兒的分隊長，一個叫……」

「王占標」？大漢子的聲調忽然提得很高，兩個大大的眼珠好像立刻就要冒出來，「是不是也在錐子嘴待過的？一臉的大麻子？」

「不錯！趙得勝也跟着興奮得叫起來，「他是我的拜把弟兄」。

於是大漢子望着瘦子笑了，他說：

「王占標實在夠朋友」！他說他去年曾經被錐子嘴的團練局捉去，就是王占標放了的。說着，他的一隻手又伸起來拍拍地幾下，這時沒有打在趙得勝的臉上，落在他自己的眼上。

「媽那巴子的睡瞎了，好兄弟都不認得」！

立刻就忙跳起來——解繩索，「拿衣服來」！

在他們穿衣服的時候，這才彼此介紹。

「我兄弟就叫郝金剛」，大漢子自己表白後，一隻手拍在瘦子的肩頭上，「他叫羅魚鰵，還沒有請教兩位老兄是——」？

睜睜的眼光向着他們一掃，趙德勝的一隻手伸出大指撥及轉去指着魏克，「這位是魏克，魏校長，很有些學識，又是個好人，那隻手又擺過來，打在自己的胸膛上，「我兄弟叫趙得勝」。

「久仰！久仰」！一片吼聲經過，郝金剛翻身就走。

「兩位老兄的事情都在兄弟手裏，一說起來都是一家人，我姓郝的人是粗魯一些，素來就重在一個義字！剛才的事情，少不得還望兩位多多担戴」！說着，一隻手搭在羅魚鰵的膀膊上。「羅隊長，陪着他們兩位，我報告司令」。

馬鞭子倏倏幾下，向着樹林外衝出去了。

聯 袂

第一章

趙得勝一向就在團練局，這條路的石子都數得清，郝金剛的名聲他還有不知道的

！

「他就是郝金剛」！他們坐在一張毯子上，趙得勝帶着驚奇的口吻望着魏克「你聽到說過嗎？就在去年秋天，我出差到圍場沁去了，幾天以後就聽說郝金剛捉着又跑掉了，想不到就是王占標幹的」！他說着，又轉過面去向着羅魚鯁。

「好傢伙！要是我那時不去出差，我們早就認識了」！

「要是認識，」羅魚鯁笑了，「也不會受這場虛驚」！

「那又算得甚麼！趙得勝更是興高彩烈，「你我兄弟祇要夠得上打個好字，這條

不值錢的命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樣一來，趙得勝同羅魚鰍更挽緊了。趙得勝又把鏟子嘴最近的情形更詳細地重複一遍，說到他們的計劃，羅魚鰍也鼓動起來了，他說他們的司令同白岔山的吳大隊長也有來往的，說是祇要吳大隊長幹起來，他們的司令準定是要動的。

魏克，在這兒才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缺點，他簡直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來插上去。祇是呆在一旁靜靜地觀察，論談鋒，羅魚鰍也不是趙得勝的對手。他暗暗地贊美趙得勝的才幹，他想到這樣的環境中是最適合不了，他高興有了趙得勝這樣的助力，他十分為他們的前途慶幸。

對於羅魚鰍那樣的人，在先給他的感覺祇是一派的流氓氣——你看，他的五官，在說話的時候很不自然地有扯動；那身裝束，五顏六色都備具了！可是，這時他給趙得勝比較起來，那是相形見拙的！在那厚而且笨的嘴唇上顯示出來的是忠實厚道，在那細小的眼光裏，流露出來的是一片至誠，他傾聽着趙得勝的高談闊論，頭不住的點

，口裏祇是連連地應聲，看情形，他是完全接受了趙得勝的領導了。

這時，太陽更加強了它的光輝，從樹葉間透進的是燦爛的帷幕。大部份的人們都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有的圍了過來，坐在一旁聽趙得勝的談吐。

忽然間，馬蹄聲打斷了趙得勝的談論，一眼望着一匹馬霎時就衝進樹林裏來。

「羅隊長」！郝金剛在馬上吼。「你去放步哨，司令馬上就要來」。

消息好像晴空一聲霹靂，樹林下立時就擾亂了。

「請坐！請坐」！郝金剛翻身下馬。跑了過來，一隻手揩汗，一隻手拍在趙得勝的肩頭上往下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們司令那人也極其隨便的」！

話雖如此，趙得勝也禁不住心跳，他們司令的威名，在這熱西一帶誰還不知道？

關於司令的傳說，趙得勝自來就很熟悉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尤其深刻地印在一般無知的婦女和小孩兒的腦海中，把司令煊染成神怪的化身！

據說他的老家原來是在山東沿河的一個小村莊，他的父親是一個極其窮苦的農人

。有一年的春夏之交河水忽然暴漲起來，給沿河一帶的居民帶來了無限的焦慮和恐怖，在這樣危急的關頭上，卻不見平常掠索捐款的官府有什麼辦法，他的父親跟着一般人到縣裏去請願，結果鬧十幾個鄰居被巡防軍打死在大堂口！他親眼見着那種慘狀，偷偷地流了一次淚，復仇的意志盤據了整個的心；他先設法在縣裏投軍，很忠實地給巡防軍的「管帶」當馬弁，最後，他把「管帶」打死，從家鄉逃出來。那時他才十四五歲。

此後他就跑出關外，在奉天的沿海邊上打漁為生。接着又販賣私鹽，他做這種買賣的辦法很特別——他把一包一包的鹽送到主顧的家裏，等到用完了才去拿錢，却一文都不能少給；可是一般人都願意用他的鹽，因如他索價很便宜，並且又直爽。

像這樣穩定的環境却祇維持了他幾年的生活，到民國以後沿海的買賣逐漸地被日本人朝鮮人搶奪去了，這才逼着他跑到內蒙來拖樺子；他拖起幾百弟兄到處跑，內蒙一帶遍地都是他們的足跡。他平素專門同官府作對，無論到什麼地方，就要附近的官

府給他籌款，不然的話，地方上是絕對不會安寧的。——或是屠殺或是暗殺，總沒有倖免了的。

據說他的馬和槍的技術一樣的到了絕頂：他能夠跑馬射擊，使敵人望不着他的影子；他能用步槍打天空中的飛鳥百發百中；他能夠隨時使用兩支手槍，你有多少人也不能奈何他！

於是，在內蒙一帶，祇衆提起他威名，可以使一般當公事的寢食不安，可以使一般婦女們喪魂失魄，甚而至於可以止息住小孩兒的哭泣。

在這兒，一聽到郝金剛報告出來他消息，趙得勝的嘴好像被什麼東西堵塞住，說不出一句話來了。郝金剛祇顧在一旁吼，罵他爲站在當前的勤務兵生氣，罵他們一個個盡都是亂人，這些事情都要叫才動！

「去提開水來，打臉水來，烟呢？怎麼不拿出來？你們這些死東西！」
這樣一來，趙得勝更弄得手足無措了。正當郝金剛，在那兒跳得起動的時候，趙

得勝乘隙伸過頭來在魏克的耳邊偷偷地說：

「他們的司令，就是朱黑痣」。

魏克在這時很鎮靜，他想無論再怎樣出奇，總不過也是一個之，他想剛才這麼險的關頭都渡過去了，另外還有什麼可怕的？

羅隊長領着隊伍出去了，樹林裏立刻就靜了下來。

這時，祇有魏克在同郝金剛搭話，趙得勝凝視着岩石上金晃晃的太陽出神。

馬蹄聲衝破了樹林裏的岑寂，遠遠地望着一支人馬捲着塵土奔過來。

「司令來了！」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

十幾匹馬在樹林外散開，人們都跳下馬背，一律地盒子砲掛在腰間，擁了進來，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爲首的那個人——短小精悍的身材，穿着一套黃色的布軍

服，走起來顯得精神勃勃。

還離一兩丈遠的地方郝金剛一趨就跑過去，魏克他們也跟着迎上幾步。首先惹起注意的是那對眼亮晶晶地望着他們發閃光，眼角間掀起幾道深深的笑紋：一對掃帚似的眉毛橫擺在額下，當中現出一個大豆黑痣，紅潤的面容上，給與他們的印像是威嚴中流露出和藹的神氣。

「這就是我們司令」，郝金剛站在當中，開始介紹一句以後，又掉過手指着趙得勝「這位是——」

魏克一嘴就接過去：

「他叫趙得勝，我叫魏克」。

司令的頭連連的點，眼光在他們的面部一掃。

「兄弟姓朱，人們都叫俺做朱黑痣，聽說你們那一位是團練局的？想來也聽到過這個土匪頭兒的名子！」他笑得很起勁，立刻又向着郝金剛說；他們兩位還沒有吃飯

吧？

又讓到毯子上來坐着，勤務兵在雜糧袋裏取幾張餅乾兩大塊牛肉來。

「俺剛才用過了」，朱黑痣親手取過向前的食物來給他們分配，「好兄弟是不用客氣的」！

他們這時才想起肚子餓，接過食物來就往嘴裏塞。朱黑痣的雙腳踏在毯子外的草地上，雙手按着膝蓋，偏起臉望着他們：

「聽說兩位是錐子嘴逃出來的，足見還是有血性的好弟兄！你們既是要去白岔山，那很好！俺要託你們一點兒事情；要是你們看俺朱黑痣還夠人的話，那就辦去」！

「那裏！那裏」！趙得勝要搶着聲辯，對方却不由分說：

「……：唉！你就聽俺說吧」，短促的停頓，吞下一股氣，又繼續說：「像這樣的世道，俺就願意當土匪！土匪就是搶有錢的富老官兒，不會賣國，不會害百姓！兩位老兄是明白人，一定會懂得這種道理的。祇是，聽說錐子嘴那批王八羔子的找到了

好主子，要投日本，俺這幾百桿破槍已幹不出什麼來；你們到白岔山去，看看吳仁吳大隊長的主意怎樣？要不像那批王八羔子的那麼洩氣，那就伙在一塊兒來幹上。俺朱黑痣就不怕他什麼日本卵本的，要不是，俺這兒勢力也在這兒撐不下去。不過，吳大隊長那人，俺是曉得的，他給俺也是差不多的脾味的，絕不會那麼不爭氣！要是決定了就給俺打個招呼，大家好好的把勢子振作一下，還不像馬占山將軍一樣幹他媽個昏天黑地！」他臉上的笑紋跟着吼聲的高漲漸漸地壓下去了；說到最後，兩對掃帚似的眉毛也倒立起來，眼眶內好像發出火光燒得透紅。

趙得勝在一旁張着嘴，呆呆地望着，吃的東西也嚥不下去了。這一篇談話，聽克很清楚地認識了朱黑痣，他很有把握地在心裏想好了適當的文章來應付；當朱黑痣的話斬釘截鐵似的結束了以後，他就一口氣接上去。他開始是贊頌朱黑痣是當今不可多得的英雄，他說只要有這樣的精神是準能夠創造一番局面出來的，接着他又分析日本來擾亂中國的原因。最後他說，只要大夥兒齊心，將來一定會把他們趕走的。他說，

日本軍隊作戰其實不行，他們就靠飛機大砲，在熱河這些地方，到處都是大山深谷，那些東西也不見得有什麼多大用處！他又說中國雖是失掉了這麼多的地方，並不是打不過他們，根本就沒有正式作過戰，他說，真正的日本軍隊在這時開到熱河來的總共還不過一兩千人。大部份都是那批亡國奴在替他們出力，許許多多的中國兵都是不願意的，他說：

「祇要司令扯起鬍子來幹，一定有很多的隊伍要扯過來的！」

朱無意的面皮上又漸漸地顯起了笑紋，他的雙手忽然伸過來拍在魏克的肩頭上：

「魏先生，你真見得到，說得清楚！」

他們談得很起勁，忘却了時刻，不覺間，太陽快要當頂了。這時，忽然一匹馬衝進樹林來，一個人翻身下馬，遠遠地站在那兒；

「報告！」

「什麼事？」

「蛇倒退那面發現有十幾匹馬，正向這條路來，隊長叫來報告司令」。

朱黑痣立刻就跳起來「等俺去看看，你們兩位今天是不能走了」，說着，又掉轉身去向郝金剛吩咐：「你替俺陪他們到司令部去」。

趙得勝暗地裏扯魏克一把，「恐怕是團練局逃出來的」？

魏克沒有答覆，跟着朱黑痣追上幾步：

「請司令注意，恐怕是錐子嘴逃出來的」

司令的一隻手搭在馬背上，回答是一笑，頭點一點：

「好的！你們就同俺這位參謀長回去聽消息好了」。

十幾個馬弁跟着翻上馬背，衝出樹林去了。

轉出樹林，約莫有一二里的光景，現出一個小小的村落來，郝金剛指點着說，司令部就設在村口外的那所大院裏。

舉目一望，盡是一方方的麥地，舖滿了蔚綠的麥苗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充滿了恬靜的井井有條的農村風趣，這在趙得勝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在這種區域內，還可以望着田地裏的莊稼漢，趕着他們的畜牲，或是帶着小孩散在各處耕耘。

郝金剛領頭走，不住地側轉身軀來向他們解釋——他說，這個地方叫猴兒坑，四面都是大山包圍着，祇有一條路由錐子嘴通到白岔山：他用馬鞭指着說，祇要把前面的蛇倒退和幾面的爛泥坎把守住，你就千軍萬馬也衝不過！他又說：在這樣的地方，祇怕的是包圍，要是把兩頭封鎖着，那就飛也飛不出去！他說好在他們一向就同白岔山有來往，他們才能夠在這兒安心待下去，現在已經將近一年了。他說最近從各地跑來了很多散軍，並且聽說以後還有大部份要扯過來，他們都一概收留着，祇是這地方的出路太小，所以他們現在急於找辦法。他又說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也很好，惟恐他們往別處扯，祇是在他們剛到的時候，老百姓差不多都跑光了，以後知道他們沒有亂來，又才漸漸地跑回來了。

「當土匪還是要老百姓的」，郝金剛在馬背上越說越起勁，「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我們又不是三兩天就溜了的，也要老百姓給我們種地。我們這些弟兄，有時還可以給他們幫幫忙。祇是那些土老肥，跑得一個不剩；其實這樣倒好，老百姓種出糧食，我們平分，他們倒還能夠吃飽喝足，過得安然自在」。

三匹馬緩緩地在田坎上走，郝金剛一面熱心談話，一面還忙着同附近田裏做莊稼的人打招呼。這時，太陽正施展它的威力，燃燒在麥苗上掀起閃閃的波紋，真是清幽無比，光耀奪目。

到了司令部，郝金剛又向他們解釋說，這是一家土老肥的府第，他說就是這家倉裏存蓄的糧食，他們到今還沒有吃完。

郝金剛見着他們很少說話，從神色上觀察他知道他們是疲乏了。

「兩位老兄去望一會兒吧？恐怕太累了」。

他們再也沒有一些兒精神來推辭。跟着郝金剛走進一間屋裏去，倒下炕一閉眼就

睡着了。

等到魏克一覺醒來，望着窗間染上了血紅的夕陽的殘光，他知道整整的半天光景已經在夢中度過去了。他一翻身坐了起來，看着趙得勝還在一旁睡得吹撲打酣。

他不忍心把他叫醒，祇是默默地在那兒思索他們的計劃，正在想得入神的時候，郝金剛一碰頭鑽了進來。

郝金剛立刻就告訴他，說是有十幾桿槍是從圍場沁扯過來的，說是他們都是些下級幹部，因為平素同縣黨部有些關係，所以在易幟以後就不能再待下去了；說是他們本想扯到森吉圖去招曹大脚板的，現在經朱司令的挽留，決定祇去一部份，同那方面聯絡；並且，還聽說曹大脚板已經打出義勇軍的旗幟來了。

於是魏克立刻就將趙得勝拖了起來，跟着郝金剛走出去。在朱司令那間大屋裏，同那十幾個軍官見面了。

郝金剛一開頭介紹，立刻就是十幾張名片給魏克他們送過來，經過一番客套以後

，大家都靜坐在那兒傾聽朱黑痣的表白：

「這位郝排長，是黃埔生；這位靳參謀，是東北講武堂出來的；這位……」

所有的視線，跟着朱黑痣的手勢轉移。魏克從那些表白中，首先注意到那位郭排長，他在炕上坐在朱黑痣的右手邊：一付紅赭色的玳瑁架子的眼鏡矮矮地掛在鼻樑上，細小的眼從鏡眶上都跳出來，拘束地四處張望；粗而且黑的臉皮，掀起無數的縐紋，那樣的不自然，使你猜不出他。究竟是要想笑或是想哭。再跟着看下去，那位靳參謀却又是另一種派頭，團團的面部，鼻樑塌下去，同兩面的顴骨成了平形；眼和嘴都長得過度地小，笑起來祇剩一絲罅隙。又隔了一張方桌依着順序看過去，黑暗掩護着人們的面部，看不清每個人的表情。

「……這位魏先生，最是明白，很有些學識，他對如今的世道，最看得清楚」！

朱黑痣剛一落口，郭排長的眼從鏡外跳出來，射在魏克的臉上，接着就問！

「魏先生一向在那裏？」

朱黑痣搶着答覆以後，又問：

「從前呢？」

「從前在北平住過兩年學校」。這是魏克的答覆。

「我兄弟從前也同這位靳參謀在北平住過……」

從他自己表白，知道他同靳參謀是遼寧人，「九一八」以後才分發到熱河來的。

提起熱河的軍隊，他索性把眼鏡取在手裏，跳起來了。

「媽那巴子的湯二鬍當個省主席，誰也不服他管，他也不受誰的提調！那麼四五萬軍隊，槍聲都沒聽到就開跑！他們平常祇知道抽大煙，事情一來了簡直是草包！現在中央撤了他的職，他却又在日本那裏弄到了什麼名義！」

他的牢騷越發越多，顯示出他無論在見解上氣節上都是高人一等！最後，據他的推測，說是湯二鬍的勢力始終是保不住的，祇要有一綫的路，他可以給他拖一大部份

過來，因為在平時一般同事和弟兄都是很熱烈地擁護他的！在這股勁頭上，他又勸朱黑痣要他暫時打出義勇軍的旗幟來，同曹大脚板在一氣，將來祇要造成一個局面，還愁在中央去弄不到一個什麼名義！

魏克在一旁無話可說，他祇是靜靜地觀察朱黑痣的情形。

「不過……：……：現下的義勇軍到得幹的」，遲疑的態度，表現他正湧起了滿肚子的話沒有吐出來，俺到不在什麼卵名義」！

接着，朱黑痣又給魏克特別說明，重複介紹了兩位，遠遠地坐在黑暗的角落：一個是高副官，一個是溫差遺，他們兩位是要到曹大脚板那兒去的，他說：

這兩部份的聯絡就多勞你們幾位，俺也不再留你們，明天就一塊兒出發，過了爛泥坎才分手」。

联 抗

第二二章

一百四五十的路程，他們在馬背上整整地跑了一天，在日落黃昏的時候，才趕到了白岔山。

他們仍然穿着團丁的服裝，並且白岔山又是趙得勝的熟地方，當然什麼問題也不會有的。他們到保安隊去打聽，才知道王占標已經提升了分隊長，駐紮在簸箕巷的關帝廟內；黃青庭仍然是班長，這時已經出去放步哨去了。

他們到關帝廟去找着了王占標，想不到所有燃燒在滿腔的熱望，却被他一開頭就打消了！

「你怎麼跑到這兒來！？」王占標的一隻手掌緊緊地搭在趙得勝的肩頭，沉重的口氣

很吃力都從牙根裏擠出來，「像這樣的鬼地方，有什麼好處！」

話就這樣齊斬斬地截斷了。那時，還在關帝廟的大門口，黑暗中看不出他的臉色，魏克祇感着強烈的眼光注射着他。

「這位是我們錐子嘴小學校的魏校長」。

「久仰！久仰！」王占標一隻手拉着一個，掉轉身就往裏走，「走罷，我們再慢慢地談好了！」

他們跟着走上了大殿，鑽進一間小屋裏。

「你們怕還沒有喫過罷？」

一陣的忙亂過去，王占標却鎖着眉頭，咬緊嘴唇，默默地坐在炕沿上。那一臉的橫肉，顯露出來的是沉毅，真摯：每個麻子孔穴內，充滿的是陰沉，愁悶。魏克被沉悶的空氣壓迫着，心裏發慌，東西也嚥不下去了。趙得勝一面喫一面逼着問：

「這是怎麼的？」

又是片刻的沉默，王占標埋着的頭慢慢地抬了起來。

「其實，我早就料到，你是準會到這兒來的……」。

「你怎麼曉得的？」趙得勝驚問。

王占標顯得很沉着，慢吞吞地說了，說是錐子嘴鬧出來的事兒他通通知道，說是那面還派了兩個人到這兒來同吳大隊長接頭。對於這些消息，趙得勝睜大驚奇的眼睛在一旁靜聽，張開的嘴合不攏來，好像立刻就要把事實的全部吞下肚腹裏去！可是對方却一眼也不看他，不知道他的心裏着急得像火在燒，他忍不着從中打斷對方的話頭，衝出他的疑問：「那是從那條路來的？」

王占標對於他的問題好像並不在意，他的答覆祇是：「我可說不清」，跟着，又報告他的消息，說是錐子嘴在昨天就完全變了樣兒，並且還了好幾個人：「團練局的呂堯生呂師爺，區公所的劉老黑……」。

「呂堯生都斃了」！魏克望着王占標，驚惶地問。

「可不是」！

「秦三兒呢」？趙得勝扔下手中的餅，跳起來了。

那還有跑脫了的」！

「那末，熊矮子，范老么他們呢」？

趙得勝的一雙手緊緊地搭在王占標的肩頭，接接連連地又提出了許多人名來逼着問，得到的答覆是：「我也不很弄得清，祇是聽說他們正準備拖槍走，漏了點風聲全都捉着了」。

趙得勝的雙手縮回來，打在自己的胸膛上，好像發了瘋，一邊跳，一邊罵。

接着是沉默，嚴重的沉默鎖着他們的嘴，憤怒和悲哀壓在大家的心頭。

「這種事是一點兒也不能遲疑的，」魏克對於那批人，一貫都是這樣的見解，「說幹就得幹，壞在他們的胆子太小，又沒有把握，畏首畏尾的……」。

「魏校長，還沒有等到魏克的批判結束，趙得勝充滿了不快意的神情，轉過身來

說，「要是你不在區公所鬧那一趟，我們怎麼遭得到這樣大的禍害！」

「是的」！在懺悔中，魏克止需要痛快的責備，他很高興趙得勝能夠指出他的缺點。「這次的失敗，就是由於我太任性，他們太胆小，兩方面的缺點湊成的」！

「祇是他們也太……」趙得勝的喉管裏發梗，眼珠直往上翻，「他們也太不值得了」！

「魏先生的話實在是不錯的」！王占標突然站了起來，「這些事情，太撐不着氣兒也要弄壞，太胆小了也不成」！

「這有什麼值不值得！魏克立刻就反駁，「失敗一次得一次的經驗，他們要是落在我們的手裏。不是一樣的對付嗎」？

「錐子嘴那批王八羔子的」，趙得勝捏緊拳頭在空中一擺，「不死在我姓趙的手裏。這口氣一輩子也消不下去」！

「其實，我們的仇敵不僅是錐子嘴那一批，」又是魏克的反駁，「像那樣的東西

，到處都是！」

大家都不作聲，所有的眼光落在地下。

經過了片段的沉默，這才談到了白岔山的近況。

據王占標說來，他們的吳大隊長本來在從前很想扯起勢子來幹一下子的，現在已經在附近一帶招集了一些隊伍，他又恐怕將來的子彈糧餉沒有着落，就暗地裏跑到那方面去弄了一個什麼副司令的名義來，所以這幾天來同錐子嘴往還得很是密切。祇是還有一點兒，他又恐怕真正把他的名義打出來，這些隊伍就扯不攏！王占標又說，他們一共是五個支隊，看情形大概都不大對勁兒，聽到這種風聲，都噪着要扯走；他說，吳大隊長沒有一點兒魄力。什麼旗號都不敢打出來；聽說那面的隊伍，三兩天就要攏錐子嘴，跟着就要逼到白岔山來，那時誰還敢動一動？

「你們還朝這兒跑？他媽的那批混蛋，真氣得死人！」

王占標說完以後，垂着頭連連地嘆氣；趙得勝和魏克互相望了一眼，傳達着失望

的情意。燈光同他們的前途一樣的暗淡，寂靜的空間更顯得死氣沉沉。

「這樣說」，趙得勝向着王占標走過去，「我們大夥兒朝朱黑痣那兒扯吧」？

「朱黑痣」？王占標忽然抬起頭來，聲音在喉管裏發顫，「那兒你有路子」？

趙得勝掉轉身來向着門房口張望。

「沒有關係」！王占標伸出一隻手來向着趙得勝亂幌，「我們隊裏沒有一個同我扯把式的，你儘管說你的」！

於是，趙得勝就站在屋的當中，手舞足蹈地把所有的經過原原委委地敘述出來。

他說完以後，王占標却馬上又提出了種種的難題：

「連他住那兒都待不住，我們扯去豈不是死路？再說，我們的勢子太單薄，新插進去也難免不受別人的排擠！要是他朱黑痣成不了氣，那樣的活兒弄到身上還有出頭的日子？」

又是一陣沉默。

題。

「趙得勝和王占標沒了主意，魏克在一旁一言不發，垂着頭在心裏盤算當前的問題。」

魏克在一旁坐住默不作聲，臉上忽然掀起了笑紋，提起了趙得勝的注意；根據他的經驗，知道這位先生的心裏又想好了路子。

「你看怎麼辦呢？校長！」

校長却並不答覆，立刻就站了起來，走到王占標的身旁去坐下。他接連不斷起發了許許多多的問題，追根究底地探聽他們內部的情形，這在王占標當然是不難答覆的。他說他們的基本力量總共有六七百條槍，分成五個支隊，每一支隊又分五個分隊。至於內面成份，除了少數原來的團丁，大部份都是土匪改編的。幾個支隊長呢？說是第一支隊的向隊長是大隊長的心腹，就是下邊也最沒辦法，那些都是老團丁，算得是大隊長的警備隊。其餘各支隊的隊長都沒有一定的主見，祇有第五支隊的馬隊長很是

不錯，他常常同大隊長扯把勢，尤其是最近幾天，大隊長就心着的就是他這一隊。說到一般弟兄，除開第一支隊，誰願意當亡國奴？

王占標答覆完了，魏克又咬着嘴唇，閉着眼睛，想了片時，這才說出他的計劃來：他說現在可以找一個在吳大隊長那兒說得起話的人，去告訴說朱黑痣如今逼得走頭無路，願意來受他的改編，他吳仁正想發展勢子，聽到這樣的消息還有不樂意的？一方面再回到朱黑痣那面去，說是吳大隊長知道他在猴兒坑待不下去了，歡迎他到白岔山來，聯在一氣來幹義勇軍。要是朱黑痣的隊伍一扯到，他吳仁是知道利害的，還怕不逼着幹？要是實在不識趣，那就祇消在從中擺弄，先把他幹掉再說！

「對！對！」趙得勝的心裏充滿了欣喜，臉上脹得透紅，聲音很低，然而反顯得很沉重。但魏克却凝視着王占標的臉色，靜候答覆。

「我看這事情其實也不用託誰說去」，王占標滿臉掀起同意的笑，慢吞吞地答覆，「就是我把你們帶去就成」。

「他相信得過」？

「那有什麼不相信的？他正在沒辦法，進退兩難的時候，這一大股力量，他還有個不接手的」？

片段的沉默以後，魏克說：

「不過，內部還得找幾個得方可靠的人安頓好才行」。

「還有幾個分隊長同我拉得很緊，待一會兒就去找來商量怎麼樣」？

然而，魏克却立刻就提出反對，他說這樣的事情要穩慎，要敏捷，人太多了，惹起對方的注意，是會誤事的。

「這樣好了」，王占標忽然站了起來，「裏面的事情就交給我，待會兒等黃青庭回來我們就分頭去辦」。

魏克又拉着王占標的手囑咐他，他說對於弟兄們現下還用不着就去發動，祇是在言論上找機會去宣傳他們；至於一些分隊長，也要十分拿得穩才去下手，但都不能馬

上就把目前所有的計劃向他們公開。

他們又計劃了好些時候，黃青庭仍然沒有回來。

最後，他們又才決定先去見大隊長，看看情形再回來討論。王占標又去找了兩身便服來，給他們換了，一塊兒離開帝廟。

黑夜同寂靜一樣地深，他們一塊兒走到街上，嚴重的氣氛更逼緊了每個人的心。

他們默默地走，在不遠的地方，望着街口上轉來兩個燈光，忽然間，好像平空爆炸出一聲霹靂：

「口令！」

王占標立刻就答覆，接着又向他們說：

「黃青庭回來了。」

黃青庭帶領着十幾個團丁，迎面走來，齊排在街當中站住了。

「你是得勝哥？」黃青庭向着王占標敬禮以後，跑過來拉着趙得勝的手，驚惶地

叫。

他們很快地交換了幾句話以後，黃青庭很堅決地阻擋他們，說是他有消息要報告，要他們一塊兒回去再說。

他們回到了關帝廟，黃青庭劈頭就把所有的計劃給他們打消了！

「幸喜這麼湊巧，碰着了。要是真的去見到了大隊長，你們還想脫身？」黃青庭緊緊地拉着趙得勝，驚惶地叫，接着報告出他的消息來；他說：

「大隊長想當什麼雞巴的副司令，他是矮子過河，安了心的！」

他說大隊長把第一支隊那些狗放出來，到各分隊去收買弟兄，說是只要把他捧出來，將來是有福同享，大家都有好處！凡是長官都要一律提升一級，弟兄呢，發兩月的雙薪。說是鏗王時派來的人都已連夜趕回去了，大概在三兩天內就要調隊伍來。他又說，曹大腳板他派了兩個人來接頭，是馬隊長介紹的，要不是怕馬隊長同他扯把勢，恐怕扣起來都說不定！

「你是從那兒聽來的？」王占標忍耐不住，從中就截斷了他的報告，帶着不很相信的口吻。

「那兒聽來的？第一支隊那個孫癩子，他把我當成好人！他說祇要大隊長當了副司令就提升我當連長，他要我在隊裏多出點力，說是分隊長些都不大靠得着，以後事情弄成了，大半都要幹掉的！」

這使得王占標在一旁忍無可忍，立刻暴跳起來：

「好傢伙，他媽的要幹就幹罷！」

「不要這樣氣急！」魏克的聲調來得很沉着，他指出對方的用意是在用離間的手段來抓弟兄，他說這樣的辦法已經顯得大隊長是無路可走了，「我們有的是方法對付他！」

他立刻又回轉頭去望着黃青庭發着問：

「曹大脚板派來的人在那兒呢？」

「在馬隊長那兒」。

「大隊長是怎樣答覆他們的？」

「叫等兩天，說是還要招集一個什麼卯會議，要討論以後才決定」。

「這是緩兵計！」

魏克的眼光在大家的面部一掃，聲調顯得很沉着。

「哦，還沒有給你介紹過」。趙得勝插進來，一隻手拉着魏克，一隻手拉着黃青庭，這才開始介紹。

黃青庭是一個短小精幹的身材，看起來至多不過三十多歲的光景；一說話，靈動的眼光迅速地在大家的面部閃；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是比趙得勝精明，比王占標穩慎。

經過詳細的問答以後，魏克明白了所有的情形；又是片刻的沉思，這才把他的計

劃宣佈出來。

他說這事情一點兒困難也沒有，祇需要的是迅速：他說大隊長現在怕的是這些分隊長靠不着，才不敢把名義打出來。那末，現在就表現點兒力量給他看，他也是——點兒辦法也沒有的！他說大隊長放出他的狗來拉弟兄，這更顯得他的沒辦法，平常那裏把弟兄放在眼裏？這時要來拉！

「那末，現在我們就趕緊宣傳，看他拉得去！」

黃青庭立刻就接過去，他說弟兄聽着這樣的消息，大家都一起哄，還用得什麼宣傳！

「誰不知道我日本立刻就要送上前綫去填他眼！誰願意當亡國奴同自己中國拚命！那個冤孫子想他這兩個月的月薪！」

王占標立刻就要到馬隊長那兒去，看看情形，要曹大腳板快把隊伍拉到白岔山來，至於分隊長的聯絡，就由王占標負責。弟兄方面，就叫黃青庭選擇一些得力可靠的

人在當中去組織。

「不過，那方面既是在拉你，你也可以表面上同他們敷衍，你表面就替他們去宣傳，說是分隊長都靠不着，來動搖大家心！並且可以隨時在他們那方面探聽些消息出來」。

這是魏克的告誡，然而，想不到的是黃青庭立刻就給他反駁過來。

「那可不成！要是這樣去，弟兄方面就喊打不通，像孫癩子，不管他儘說得熱，誰不理睬他那一套」！

又是一陣沉默，魏克才說：

「……：你就看情形做去好了，能夠同他們拉着最好……：……」。

魏克和趙得勝決定在明天早起依還趕回猴兒坑去把朱黑痣的隊伍拖來。

事情安排好了以後，魏克和趙得勝已經感到了不能支持的疲乏，連脫衣服的精神也好像提起來，就倒在炕上去睡着了。王占標立刻就出發，去進行他的任務；黃青

庭都忙着要到自己的部隊裏去活動。

大殿上鬼樣的燈光閃着，再加上無數的醋聲呼嘯，更顯得深夜的寂靜；黃青庭忽從「隊長室」走了出來，穩約地聽見院裏悉悉索索的響聲，他伸手到屋簷下去探一下，才知道是下雨了。他放輕腳步，轉過大殿的後身，偷偷地從南廊下滑過去，從偏房裏發出一種聲息，提起了他的注意，他屏息着呼吸，挨身到窗下竊聽，房裏却一聲，——唉！立又沉寂了。可是，一種異樣的感觸壓在他的心頭，他不願離開那兒，靜靜地等候下去。

「你先去？你請得准假？」

這是鄭明山的口音，黃青庭聽得很熟悉。

又接上了片刻的沉默。

「這有嗎辦法？俺去不就通不到一個信兒！」

他也聽得出來，這是那個山東大漢馮袴子。

「定要通什麼印信！我們拖去了還愁他不收？」
又是鄭明山的聲音。

「說說說了這……這嗎半天，怎麼拖拖拖去？」

這還有聽不出來的。「蕭麻雀又着急了！」

「你放小聲點兒成不成？」麻雀！這又是另一個人的聲音，黃青庭一時還聽不出是誰來，「我們整整地一班人還不好辦？明天出去放步哨就開動，他鄧班長一個人敢怎麼樣？」

接着又是兩聲咳嗽，靜了下來。

「好傢伙」，黃青庭一碰頭就鑽進去，手電在屋裏一晃，見着十幾個人聚集在那兒。「你們不去睡覺，到這兒來哄着要開小差？」

「黃班長」，所有的眼都是怒靜靜地把他望着，祇有鄭明山連說帶笑地一把手把他拉着，「要是在黃班長的手下，我們還有什麼說的？不瞞你說，我們到那兒不是抗

火桿子？一定要給日本鬼子當孝順孫子！黃班長，我們今落在你的手裏，算是大家的天星高，我們就是這樣的，白岔山着實沒有臉再待下去。黃班長，你看怎麼辦好了！

「怎麼辦」？黃青庭的口氣很嚴重，然而笑了，「你是老糧子，還沒弄清醒？開小差，就要槍斃」！

「那也沒有什麼」，鄭明山的口氣好像鉄一般硬，「這條命值了什麼？遲早不是個死」？

「你要這麼說」，黃青庭的口氣顯得更認真，「待會兒把你們班長找來還敢認賬嗎」？

「漢子做事漢子當，不用說把班長找來：就是大隊長在這兒，一條不值錢的命就給他抵消了」！

「弟兄」！黃青庭的手拍在鄭明山的背上，口氣突然變得異樣地和藹，「好弟兄

，不要太把自己的命看輕了，我們的命不是值錢的！我們的命子是像什麼東西一樣，能夠買得來的！我們要活着，我們要活着當一個中國人！」！

對方沒有響應，大家都默然了。

黑暗，寂靜，祇有人們的血在湧，心在跳。

「那有什麼辦法啊？黃班長」，鄭明山的口氣軟了下來感到失望了。

「沒有辦法」！黃青庭的口氣很急促，喘着說；「那兒不是辦法？走這麼便宜地就走了？火桿子在我們的手裏，這樣就走了！喘着，這多麼洩氣」？

大家都無話可說，祇是各種不同的嘆息。

「大夥兒都不齊心啊」！又是鄭明山失望的聲調。

「你怎知道大夥兒都不齊心」？黃青庭很着急，好像生起氣來了，「譬如你們的鄧班長，你們就不認得他」：

「他是怎麼的」？幾種聲音逼問着。

「要是你們真是明天扯了出去，包管大家叫嚮了以後，還是要給他拖回來的！」於是，黃青庭接着就把他們的計劃說出來了，他說他本來就是打主意到後殿去把鄧班長他們拖起來商量這件事的，想不到來碰着這批傢伙也在起哄。

「祇要還有一點鬼路子」，黃青庭說得很起勁，「我們是絕不能輕易退讓一步的」！

大家都高興得跳起來，黃青庭立刻就跑出去，他要去找鄧班長他們，拉到一塊兒來商量。

黑暗吞蝕了一切，雨聲偷偷地越下越大了。

第四章

按着計劃，各人出發去分頭進行，等到黃青庭出去以後，王占標跟着就離開了關帝廟，走出了街口，往第五支隊的駐紮地——娘娘廟前進。

他沒有感到霏霏的細雨向面部飄來，心裏祇掛念着他們已經決定的一切計劃：他也無暇在黑暗中細細地摸索，邁開大步在溜滑的道路上奔跑。

這條路，王占標已經走得爛熟，轉過柏樹林，他知道只有幾根田坎就到了。這時，樹林裏忽然一聲吼：

「口令！」

他立答

頓在路當中，接着就問：

「那是誰在那兒？」

剛落口，樹林裏的人跑了出來；

「是王隊長嗎？是往我們廟上去？」

王隊長的手電在對方的眼上晃，笑起來了：

「哦，我當是誰呢？原來是劉班長！」

第二十三分隊的班長劉長富是本地人，原來是從第一支隊撥過來的，王占標同他的家裏一向都是有往來的，所以拉得很熟。

驚詫的口吻互相招呼以後，劉班長的聲調忽然放得很低，很認真地發問：

「今兒聽着嗎？信息沒得？王隊長。」

這種問題在最近幾天來，差不多成了每個人見面時的開場白，王隊長在這時沒有心緒來詳細答覆，祇是迅速地敷衍幾句：

「不是聽說錐子嘴已經派人來了嗎？」

然而，劉班長却好像比他還清楚，他並不注意這樣的消息，祇顧逼着問：

「就在我們隊裏，聽說也有人在起哄」？

說着，王占標被拖進林裏去了。

劉長富告訴他，說是大隊長今天特別把他們的馬隊長找去，說他也很想幹義勇軍，要歡迎曹司令到白岔山來，祇怕自夥兒的主意不一，有甚麼妨礙，所以他想先把保安隊全部重新來改編過，並且還許了馬隊長很多好處。

「馬隊長回來說了，說是這完全是騙人的話」。

「啊」！王占標很清楚，他知道祇有第五支隊很是特別，他們的馬隊長對於一般弟兄平常就是無話不說的：「馬隊長真叫有魄力，硬給大隊長叫響了」。

「瞧吧，把戲還多着呢」！

大家都在嘆息。

風聲，雨聲，翻來覆去地在樹梢上呼嘯。

「聽說曹司令那面有人來」？王占標的心裏明白。他知道劉長富還可以告訴他一些事情：接着他說他就爲了這事情要我馬隊長，他還有些消息要報告，他要看看馬隊長是怎麼定準的」？

然而，對方卻立刻阻擋了他，叫他倒不如先去找他們的分隊長，說是曹司令那面的事情，他們分隊長就清楚，「再說馬隊長這時怕也不在隊上」。

「好的」！

王占標答應着，抽身就走，繞過娘娘廟，再轉幾根田坎，二十三分鐘就駐在山嘴上的土堡內。

分隊長施瞎子，他是很熟悉的，尤其是最近，無論在什麼地方，祇要一碰頭，大家都有說不完的話，他最佩服施瞎子對什麼事都有一番計較，他十分稱贊施瞎子那張嘴，真叫行！

「很多事情，我們不懂得，你可那麼明白；我們的心裏就想到什麼的，口頭不曉

得怎麼說，你可又說得那樣清楚；瞎子，你真叫行！」

施瞎子本來就跟馬隊長從瀋陽到熱河，來到白岔山，轉瞬又是一年多了，誰都知道，他同馬隊長簡直是一個人！

一路上，惹起到處都叫「口令」！他想不道，今晚怎麼這樣緊；剛走到山嘴下，對面忽然有人向他招呼。

「是麻大哥嗎？」

雙方的手電在各人的面部一晃，麻大哥一眼就認識了十一分隊的隊長胡文海，愛在女人面前背他的「五言七絕」的詩人。

「我的乖」，麻大哥一把抓着了對方的肩膀，驚惶地叫起來了，「你怎麼跑到這兒來」？

「你又怎麼跑到這兒來呢」？對方不答覆，祇是問：「是不是來找瞎子」？不等他答覆，被胡文海拖着就往外跑：

「走，我領你去，他不在上面。」

麻大哥逼着問：

「在那兒？他在那兒？」

胡文海跑着告訴他：

「在劉長富家裏，我也要去找他。」

「劉長富家裏」？麻大哥不很相信，站住了，「剛才我還碰着他，怎麼又不見說」？

「我還碰着他呢」，胡文海很着急，「他怎麼知道」？

麻大哥的心裏想，這幾個傢伙到夠樂，這樣的夜深，還在往那兒鑽：他這麼想，忽然又站住不走了。

「你到要說個清楚，是不是去找你的大妹子」？麻大哥帶着笑聲，可是認真地發問，「要是，我就不去了，我還有事」！

「走吧！你不是要找瞎子嗎？跟我去，沒有錯兒！」
說着又拖起跑。

雨越來越大，風，也乘着勢子吼得更急。

步哨放到劉長富的門外，還隔幾根田坎就在喊：「口令！」

剛跑進門，胡文海放大聲氣聲裏叫：

「施瞎子在這兒嗎？麻大哥也來了！」

屋裏發出暗淡的燈光，紙窗上現出許多影子在動。胡文海的叫聲立刻消滅了裏面的噪雜，施瞎子一碰頭跑了出來。

「哦，大哥！」施瞎子在階沿上拉着麻大哥，翻轉身就往屋裏拖，「你來得正好！來，我給你介紹兩個朋友！」

迎着他們，進去，擠在炕沿上坐着的人們齊斬斬地站了起來，幽暗的燈光在桌上閃灼，沉濁的煙霧在人叢中繚繞。麻大哥完全喪失了辨別力，他一時看不清各人的面

部，這時，施瞎子已經拉過兩個人來。

「他們是曹司令那面來的，都是我們從前在東北時的老同事！」四個人湊得很攏，八隻手拉在一塊兒，介紹的聲調顯得非常慎重，大家都聽得到心跳，睜睜的眼互相望着。

施瞎子很詳細地表白，那個黑臉大漢，叫王胆大；剛落口，大家忍不住笑起來了，但施瞎子却板起臉在一邊叫：「你們笑？！真話！就憑他那副胆子，從遼寧跑出來，單人獨馬地闖！要是怕死，還能跑到熱河來！」

大家的笑聲改成了嘆息，施瞎子又繼續他的介紹：

「這位李海青，他本來在鴨綠江邊打漁過活，後來被日本鬼子把生路給他打斷了，才跑到遼寧來幹軍隊，他在水裏的本事真是要人比，是你一二十丈的河面，不怕浪頭再大，祇消一隻煙的工夫就翻過去！你們不信，我親眼看見過，我們大家都叫他做『水上飄』！」

施瞎子介紹得太起勁，反轉弄得這兩位生客感到徬促不安，連連地喊着：「那裏！那裏！」

最後把王占標介紹了，這才大家重復退過去擠在炕沿上。

突然間，襲來一陣沉默。外面的風聲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愁思。閃閃的燈光說明了每個人的心情，大家都有滿肚子的話要等着說，但又都不願意這樣冒昧地就吐出來；沉悶的空氣逼着，大家都在腦裏搜索，要找出那句適當的話來開頭，但是總沒有人開腔，所有的眼都集中着望着桌上的燈光出神。

坐在炕沿上的麻大哥漸漸地感到了不安，最後不得不站了起來，所有的眼光立刻又轉過來把他望着，施瞎子更忙地伸手一下把他抓着：

「大哥！我想你我不是外人，在坐的也都是親兄弟一般，今晚上就當着大家在這兒，什麼都可以說的！」

麻大哥被按下去，依還坐在炕沿上；這時施瞎子把大家的面部一望，然後才慢吞

吞地吐出他的報告：

「聽說錐子嘴已經投了日本，並且還派得有人到白岔山來。究竟我們是怎樣一個定準？大隊長總是不明明白白地說出來，現在既是有曹司令來接頭，還有什麼說的？大家都是中國人，槍桿子在自己的手頭，未必定要像錐子嘴一樣給別人當孝順孫子？我們能夠從遼寧跑到熱河來，祇要能夠轉上一下，還有放槍了的！我們不管大隊長還有甚麼神機妙算，我們第五支隊要歡迎曹司令，我們要歡迎一切的抗日部隊到白岔山來」！

施瞎子板起面孔，好像在同誰鬧架，他剛落口各種聲氣搶着爆發出各人的意見：

「對！我們歡迎曹司令來！要不，我們就扯去」！

「曹司令不能不來！我們要派人去請他來」！

「要不，我們就先幹起來，先把那批龜孫子幹掉再說」！

，嘈雜聲中，人們立刻把那兩位生客包圍着，大家都在問曹司令那面的情形，這時施

瞎子才抽出空來，特別把麻大哥拉着徵求他的意見：

「你看怎麼樣？大哥，聽到什麼風聲沒有？」

「我還有什麼說的，還不給你一樣？」答覆的語氣很粗糙。大哥的態度顯得非常嚴厲，我們隊上也有幾個剛從鏢子嘴來的，說是朱黑痣也要想扯到白岔山來，……

「朱黑痣」？驚詫的聲音發問，把麻大哥的話打斷了，「朱黑痣也有人來？」

麻大哥簡單地把他們的消息報告出來，他說：

「……你還說是大隊長沒有定準，大隊長還沒定準」？麻大哥聲色俱厲地逼着對方質問，好像還有滿腹的牢騷沒有吐出來。「這些事情，那一隊不在起哄？怕祇有你們第五支隊才是中國人！」

麻大哥妄想面皮上勉強做出一些笑紋，但完全被麻子的孔穴壓着了，祇看到嘴角上的筋肉在連連地跳動。施瞎子却並不費勁突然一聲笑，一隻手緊緊地抓着麻大哥的膀膊，一隻手密密地拍在他的背上，「我們的大哥生氣了！」

說着，他一吓把大哥放開，跳下炕去，站在屋前當中，雙手伸起一擺，「請大家不要鬧了，聽我們的大哥有好消息報告出來」！

屋裏突然寂靜了，人們都退到原位去坐着，所有的眼都集中在麻大哥的臉上，使得他更說不出話來了。

「大哥你說罷」！

施瞎子站在當前催，寂靜中，大家的臉皮上漸漸地掀起了笑紋，麻大哥感到那樣多的眼光刺人，他不敢看誰一眼，他覺得屋裏的人都能夠說出一番大道理來的，甚至於那位躲在屋角裏的小姑娘！他想了許久，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來開頭，他聽着了人們在漸漸地發出私語，他想到這是在嘲笑他這樣，這一來，更不能開口了，心裏卜卜亂跳，暗淡的燈光照着滿臉的麻子漲得透紅。

「瞧吧，滿天星燃了」！胡文海突然一句話，衝破沉寂，惹起了大家發笑。但是瞎子却板起臉，眼鏡的反光正對着胡文海。

「燃了，待會兒有一個人要是給你幾句你看你才要哭了呢」？

說着，施瞎子一把手把屋角裏的小姑娘拖過來，往炕沿上坐着的劉長貴身旁推，
「小劉，你過來，不要理他的，看他還有沒有勁」！

小劉不作聲，倚在她的二哥哥旁，一蹙嘴，睜起一雙圓圓的眼望着胡文海做鬼臉。
「大哥，你隨便說罷」！施瞎子一句話，屋內又沉寂了。人們的注意又重復回到了麻大哥的臉上。

「各位今晚都在這兒……………」麻大哥好不容易逼出半句話來，提心弔胆地把大家一望，他感到無數的眉毛在他的眼光中跳動，許多嘴張着向他逼攏來，逼得他的心裏亂跳，更說不下去了，「……………唉，我說不來，瞎子，你就替我說吧！我剛才不是給你說過嗎」？

他忍着，笑了，一片笑聲接了上來。

最後，終於還是施瞎子替他報告，大家的目光中充滿了緊張的情調，所有的臉上都煥發出興奮的彩色，施瞎子的報告一句一句地打動了人們的心！

「……剛才還在說大隊長沒有定準，其實別人早就決定了！還把我們當做傻瓜，剛才還說祇有我們第五支隊，不知道大家都在起哄，一般弟兄都是好的，就除了第一支隊那些天生就的狗子叔才沒辦法！」

一片噪雜聲，立刻又把麻大哥包圍起來了。

「大哥，剛才我的話是不對的，我祇看到了我們第五支隊」，施瞎子排開衆人的紛擾，拉着麻大哥，和藹的聲音叫「不用說我們的大哥，就連這個小白臉也不是第五支隊的。」

說着，在胡文海的肩頭一拍，望着沉默在一旁的小劉笑，小劉，你說這個詩人多麼熱心？那一天不往這兒跑？」

「他愛跑不跑！」小劉的眼珠一翻，又是一個鬼臉，「你們這些缺德鬼！」

「長貴老弟，我今兒就當着大家給你叫響，當着曹司令來的兩位老兄，當着我們的大哥也都在這兒。」施瞎子的眼鏡望着大家一晃，笑着說，「這個詩人要想你給他當小舅子，他親口給我說過的！你要不答應他不知道又有多少詩背出來了」。

長貴祇是笑，不作聲。

「瞎子，你要亂說」？小白臉變成了大紅臉，退到人們的背後去了。

一片笑聲，大家都把小劉望着。

「你們這些鬼！一找不到正經話，就愛拿女人開玩笑！小劉一吓站起來，睜大一雙眼把施瞎子望着「我又不是來給誰開心散悶的，要是以後還像這樣鬧，我們真不歡迎誰個到這兒來」！

施瞎子却好像沒有聽到，掉過去同他那位舊同事王胆大說話去了。

沒有經過多久的討論，他們的計劃完全決定了，——當時就推出兩個人來，明天跟着王胆大及魏克他們分途出發，代表保安隊去歡迎曹司令和朱司令到白岔山來。

他們又談了一些內部的事情，王占標同着推選出來的代表辭別了衆人，走了出來。

漆黑的天空，密密的細雨，他們踏着泥水走，心裏祇掛念着偉大的前途，什麼痛苦都消逝在九霄雲外去了！

經過一晚上的時間，他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次日早晨，黃青庭把魏克他們送走，曹大脚板的代表已回去了。至於內部，他們更是一點兒也不放鬆，第五支隊同第七分隊，同時發動，從隊長到弟兄，他們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辦法，在裏面暗地活動。

尤其是黃青庭，他把魏克他們送走以後，回到關帝廟就忙得喘不過氣來！他要分配一般弟兄出去找機會同別的部隊裏發生作用，他要指示他們的宣傳方法，完了他還要去找孫懶子探聽消息，他還要利用對方的委託跑到各分隊去鑽，從早起到了下午，頂頭的雨水從軍帽的邊沿往臉上流，週身的軍服浸得透濕，分辨不出是汗水還是雨水！

脚上的裹腿完全糊上了一層泥漿，走起路來噠噠噠噠地怪叫。

今天的天氣恰恰就是白岱山一般人們心情的象徵，愁雲密布，絲絲的細雨，不停地飄看，更顯得陰氣沉沉，大家都希望着這種局面的揭開，可是，大家都又爲揭開後的情形提心吊胆！

然而，實際的情勢仍然在暗地裏一刻不停地在變動，雙方的計劃和陰謀正在加緊的進展！

就在當天晚上，黃青庭跑回關帝廟，新的消息又從王占標那兒傳了出來。

據說，剛才大隊長來了命令，就在今晚在大隊部召集緊急會議，各支分隊的隊長全體出席。原因並沒有說明，但他們是不難猜想得到。

「來了！這吓果然來了！」怒氣在王占標的麻子孔穴裏起漩，眼角上掀起不自然的笑紋，「看看這到底又是一套什麼把戲！」

「他要有什麼的話」，黃青庭的臉上煥發着興奮的光彩，「賬就從他算起，我敢

担保，大部份的弟兄他姓吳的就打不開」！

他們到又迅速地把今天的工作情形交換以後，王占標要忙着到大隊部去出席，於是忽忽忙忙地走了。

大隊部就是從前的區公所，這在數年前無形廢了的。所有一切地方上的政治權，一向就集中在吳大隊長一人的掌握中，所以吳大隊長雖是在名義上僅僅是一個保安隊的首領，而實際上就是白岔山的土皇帝。

不過吳大隊長能夠很穩固地把握着他的權威，也有他不可抹滅的長處呢。他處理地方上的糾紛，每每使一般人稱贊他是大公無私；他對於一切事情，都能夠在大處着眼，所以也使得一般人頗揚他的廉潔；尤其是對人的態度，隨和極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堆起滿臉的笑；就在殺人的時候，他臉的笑紋都沒有消逝過的！至於對下級的各隊長，甚至於對每一個弟兄，都是非常和藹的。在白岔山，誰都知道這信大隊長

是笑面虎！

今晚上的緊急會議，開頭是大隊長糊上滿臉的笑紋報告！他說今天下午接到了錐子嘴的來電，要這方面表明態度，說是「東亞聯軍」右翼司令李首信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了錐子嘴；接着他就分析，說是那方面的勢子如何地不得了——有飛機和大砲，還有許多日本軍官在裏面指揮作戰，至於子彈糧餉那就說不清有多少！他又指出白岔山是如何地危險，他說這是大家的生死關頭，所以他不敢自己作主，才召集這個會來討論，讓大家決定！

大隊長結束了他的報告，坐了下去望着大家笑；團團的面龐，脹得透紅；光滑的腦頂，在燈光下晃；黑叢叢的絡腮鬍在人們的眼裏跳。嚴重的空氣壓緊了大家的心，所有的人互相望着，不作聲。

「各位」！第一支隊的向隊長在屋的一角站起來，鴨公聲氣衝破了沉寂，扁爪似的頭顱吸取了大家的注意，細長的頸子扭去扭來，「剛才聽到大隊長的報告，咱們現

在此刻正是……：唉唉……：正是危急存亡之秋，所以的時候……：兄弟是武人，祇知道服從，還有的時候……：唉唉，兄弟覺得咱們既是叫保安隊，保護的安呢？保地方的安！保……：唉唉……：保父老昆弟諸姑姊妹等安！所以的時候……：所以兄弟覺得……：總得想出一個安全的辦法來！」

他說到這兒，又想了片時，才慢慢地坐了下去，立刻又好像想起了文章，掙了起來，但這時却被對面靠壁的發言壓下去了。

「向隊長的話說得很不錯！」這是二十三分隊的分隊門施瞎子，一副近視眼鏡在燈下發出閃光，在人人的面部一晃，「我們是保安隊，我們要保衛地方，我們要保護老百姓，我們要同那些日本鬼子拚命，我們要同那些甘心當亡國奴的狗拚命！」

施瞎子眼紅着臉坐下去，向隊長立刻又站了起來，細長的頸子更扭得起勁：

「不通……：唉唉……：不過的時候……：各位，說保護老百姓……：唉唉……：要看怎樣保護法！先得看看咱們自己的力量是不是別人的對手？唉唉，……：古語說得好，「知

已知彼，百戰百勝」！咱們此刻現在的時候，……唉唉……該想到的，不說白岱山這點兒地方，不說咱們這點兒毛毛兵，那……那湯……那湯二鬚拿着七八萬人，當一個省主席還把承德……的時候……唉唉，還把承德保不着呢！咱們要是……要是隨便幹去，豈不是……豈不是的時候……唉唉……豈不是以卵投石」！

又是慢慢地坐了下去，好像還沒有說完，在他的身旁立刻站起了一個黑大漢來。

「各位隊長」！這是第一分隊的分隊長溫鉄牛，他的吼聲太使勁，在喉管裏發抖，「在這樣危險的時候，我贊成同錐子嘴一樣，把旗幟一換，什麼事兒也沒有了」！

這時，沉默在一旁的馬隊長立刻就跳了起來，鍋底般的臉皮上充滿了怒氣，粗而且黑的眉毛也倒立了起來；他的吼聲，把懸掛在當中的洋燈的火光震得發抖：

「這簡直是亡國奴的論調」！睜睜的眼把溫鉄牛一釘，強烈的眼光在人門的面部一掃，「我們保護地方，保護老百姓，就是這灑保護法嗎？落到別人的手裏，我們的老百姓能夠得到平等待遇嗎？那一個老百姓願當亡國奴？那一個弟兄願意去投降日本

？其實，一個人，傾家，破產，死亡，那不要緊，要是亡了國，我們連祖墳都一塊兒亡給別人去了！我們的祖先養出了這樣的子孫，連祖墳都要賣了！我以為這樣的事情，這個會不能決定，明天我們把所有的弟兄和老百姓招集到一塊兒來才決定！」

「馬隊長」，溫鉄牛又跳了起來，吼出他的抗議，「你不能開口就罵人，這是在開會議！」

「哼！我罵你」？馬隊長翻白眼來望他一眼，鼻腔裏衝出幾聲冷笑，「誰主張投日本誰就是亡國奴，誰甘心當亡國奴的，就是出賣祖宗的不要臉的狗！」

這樣一來，會場裏立刻就掀起了一股惡浪，亂闐闐地鬧成一團。

大隊長仍然在笑，肥胖而且紅潤的手指不住地在桌上敲，制止大家的爭執：

「大家不要嚷，聽我說幾句話！」

果然，立刻就發生了效力，人們都保持着靜默坐了下去。

「……要是大家都不在實際上平心靜氣地想辦法，像這樣爭執下去，又爭得出什

麼結果呢？要是實在找不到辦法，我當大隊長的一個人有什麼說的，我是獨木維持，我祇有攔下不幹！」

於是，沒有了爭執，死一般的沉寂；不管大隊長再怎樣反覆地徵求，再也找不出半個發言人了。會議完全成了僵局，所有的心在響應着跳。

「各位」，第三支隊的唐隊長衝破沉寂，聲音放得很低而且遲緩，「其實大家都是一番好意，都是要想怎樣保護地方；我想最好就請大隊長想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回覆錐子嘴那方面好了，我們大家都是大隊長手下的人，還有什麼說的！」

「要是我實在沒有辦法的話」，大隊長這時仍然在笑，「我還是祇有放下不幹，以謝地方上的老百姓！」

「那裏會沒有辦法的？」仍然是唐隊長發言，「大隊長一定是有好辦法的，祇要是大隊長的主意，我相信大家都要絕對服從的！」

於是，會議就這樣無結果而散。

王占標跟着人們湧出大隊部以後，才知道雨已經停止了，黑的天空滿佈着明星點點；他感到很爽快，匆匆忙忙地回關帝廟去了。

第五章

驚人的事變好像風馳電掣般襲來，忿氣和惶恐壓緊了人們的心，就在次日早起，街口上公然貼滿了所謂「關東軍司令部」的佈告，擁擠着一堆一團的人們在那兒張望。

「羅掌櫃」這是一位屠戶大爺，看到大家的情形有些異樣，放下他的屠刀，蹣跚起他的肥肚子，搖搖擺擺地跑過，他望了半天，也摸不清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正在心裏發慌，一眼望着布店掌櫃的站在階沿上搖頭恍腦，他叫了一聲又慢慢地搖過來，「上邊說些什麼？你老念大聲點兒，我也聽聽」。

「說些什麼！羅掌櫃的眼珠好像立刻就要爆出來，「總之該老百姓遭劫，還有什麼說的」！

屠戶祇是睜起眼把他望着默默地候着他把一口氣轉過來，這才唸下去：

中日兩國，同種同文，

王道興師，救爾生靈，

大軍所至，秋毫不驚，

軍閥消滅，匪賊戡平，

苛捐廢除，雜稅減輕，

軍費借墊，一概停徵，

四民樂業，安富尊榮，

倘有敗類，頑強抗命，

飛機炸彈，絕不留情，

軍民人等，其各懍遵。

關東軍司令部佈告

人們越多，都把羅掌櫃包圍起來：起初是嚴重的沉默鎖着大家的嘴，惶恐的臉色互相觀望；一會兒，接連不斷的問題就從人叢中拋出來：

「小日本兒真是要來嗎？」

「該不會見人就殺吧？」

「他媽那巴子的飛機到底有好兇？」

「沒有聽到吳大隊長是一種什麼主見？」

亂轟轟的噪雜搶着答覆！

「聽說已經到錐子嘴了！」

「唉唉，說不定就在三兩天吧！」

『三兩天？要是飛機，說來就來了，好像箭一般快，說到就到』！

「鬼子兇就兇在飛機！聽說在那兒有個什麼縣，飛機一來，幾吓就炸得溜光！」

「像白岔山這點兒地方，要不了半個炸彈！」

「炸？！他鬼子不是人？要是我們不犯他，他同我們有什麼仇恨？平白地要來炸？！」羅掌櫃縐着眉頭，聽得很不耐煩，好像吵架似的，口水直往人們的臉上噴。

「那可沒有準兒！」屠戶站在對面連連地搖頭，「我那天親耳聽到吳大隊長在說，說是馬占山同日本鬼子幹的時候，幾百幾千的人馬炸成肉漿！」

許多人的舌頭吐了出來，無數的頸子立刻一伸，然而，羅掌櫃的勁頭來得更大，帶着口水衝出他的反駁：

「那是要同他幹才炸呀！要是不同他幹，他瘋了？那炸彈不值錢？他同誰有氣？那麼大的承德府，圍場沁都沒有炸，錐子嘴也沒有炸，端端要來炸白岔山？」

又是一陣沉默，賬房先生有聲沒氣地接過去：

「就不曉得大隊長是什麼一種辦法？到底是幹呢，還是不幹？」

羅掌櫃張惶地遠遠望一吓，一支手撐在嘴上，聲音放得很低，眼珠挺了出來，態

度擺得非常嚴重，咬着嘴唇向大家說：

「吳大隊長倒是爲地方設想，主張委屈求全，祇是聽說下邊有些人反對，這樣就弄得大隊長也很是作難，要說幹的話，大家都是中國人，誰願意讓鬼子來管？祇是這點兒人，幹得了嗎？」

「要是這樣老是沒有一個定準兒」，屠戶賤紅着眼，望着羅掌櫃，「那有什麼說的？大家等着死吧！」

空氣越來越嚴重，大家的態度越變越暗淡。

街口上所有的生意都停頓了，祇剩下一些菜担子晒在精晃晃的太陽下喘氣。

「橫順來是要來的」，賬房先生的頸子伸得很長，聲氣放得更大了，「不如早些決定，派人到錐子嘴去歡迎，我們不反對他，未必還有什麼說的」？

這是，賣菜的劉長貴站在人背後，向着另一個鄉下老鸞嘴，提出了他的反對：

「歡迎？怕你去歡迎起來，要你的錢，要你的命，誰還敢哼一聲氣兒」？

「對了」！這是那位鄉下老的答覆？「聽說鬼子一來，就要把老百姓拖去當大兵，去打前隊，填砲眼就拿咱們中國人去」！

「你知道個卵」！羅掌櫃忍無可忍，帶着輕視的眼光從人們的腦頂射過去，口水好像偏東雨，直往人們的臉上噴，「他們鬼子就不要老百姓了？他們不要人給他種地？他們不要人做買賣？他喝西北風」？！

「你鄉下老懂得卵……」。

忽然幾個武裝的團丁衝了過來，圍在那兒的人衆立刻就散開，散在四面的街沿上張望。那幾個人好像發了瘋，所有的手都搶着在壁上抓，霎那間，就把那張佈告撕得粉碎，片片的紙花掉在地面上翻飛。

「這張東西是誰貼的」？所有的忿氣向着那個團丁一齊衝來，逼得他連連打倒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在這兒站崗都不知道」？

「我是六點的班，我剛來不久」？

「你來的時候都沒有看到」？

「……………」

「簡直是生就的亡國奴」！

「走吧！不要管他的！走吧」！一個大漢子拖着其餘的人們走，一方面回過頭來

說：

「弟兄，我們都是自夥兒人，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爲了一碗飯就把十八代祖宗都賣了——」

他們走了以後，站在街當中的團丁張惶地望着週圍的人們說：

「這是夥兒的事？真是，這怎麼怪得我？真是狗咬瘋了，又不是我貼的，怎怪得

我」？

人們又漸漸地圍攏了，這時的中心人物不是羅掌櫃，是街心站崗的團團了。

「這是那一隊的？」屠戶的眼光徧過去望着街的盡頭，發抖的聲音問。

「第五支隊」，無精打彩的答覆。

「我瞧要弄糟糕；白岔山就這樣完了！」

這還是屠戶的嘆息。人們都不作聲，祇是互相觀望；團丁也接着嘆息：

「過一天算一天吧，還有什麼說的！」立刻又放大聲浪，提起槍在街心打了一個轉身，「各位還是去做各人的事情吧，請散開，請散開！」

人們沉默着慢慢地往四處流，各種不同的感覺壓着了各種人物的心，恐怖，憤怒，焦愁，嚴重的氛氣緊緊地包圍了整個的白岔山。

次日一早，胡文海又往劉長富的家裏跑，還沒有進門，就在外面叫：

「施瞎子在這兒沒有？」

沒有人答應，他一直走到院壩裏來，祇有他熟識了的那條大黑狗搖動尾巴來歡迎他，到處的屋裏找不到一個人。

他知道，長富大哥在隊上，沒有回來，長貴到街上賣菜去了，「可是長富大嫂呢？小妹妹秀英呢？都到那兒去了？」

他很發急，翻身往門口跑，一頭碰着小妹妹，正提着一桶洗好了的衣服，跑回來了。

他不等對方開口，搶着問：

「施瞎子來過沒有：小劉」。

小劉一說一個笑，兩龐上深深地現出一對酒窩兒，在他的眼光中跳：「我不明白你，找施瞎子總是到這兒來找？」

說着，一扭身，長長的毛辮子擺在肩頭，從他的身旁插過去了。「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她唸着她聽熟了的兩句詩在院裏跳。

我剛才到他們隊上去，沒有找着他，說是到這裏找長貴哥來了」，他一面解釋，跟着走了進來「大嫂呢？到那兒去了？」

他把四處一望，不見一個人影，心裏突然一跳，把全身的身子提了起來，加快速度幾步跑過去，站在小妹妹的當前。

「怎麼？小妹妹，祇是你一個人在家裏嗎？」

沒有答覆，小妹妹把那桶衣服擱在當前。他聽着對方的聲音在發抖。她感到那對眼光可怕；然而小妹妹卻不願意示弱，她一支手緊緊地捏着那根擣衣棒，一支手插在腰間，穩穩地站着樁子，翻起眼來把對方望着，心理想：「這傢伙真討厭，不給他一點利害，他是不知道好歹的！」口裏問：「一個人怎麼樣，你又有詩要背了嗎？」

「小妹妹……」——沒有下文，那奇異的眼光，說明了他的心事。

「什麼事？你要怎麼？」小妹妹穩着樁子不動，靜靜的眼把對方望着：態度很鎮靜，看不出她的表情。

突然間，他伸出手來把小妹妹拉着，一張臉張得透紅，「你……你怎麼總是不理我？我……我我這點心。你未必還不知道？」

小妹妹仍然不動，忍不着笑了，那一對酒窩兒真可愛！

「這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明白」：

「有什麼不明白？小妹妹」！突然間，他好像發了瘋，伸起手來把她抱着「你真可愛，我……」。

小妹妹的臉色立刻變了，聲音顯得很嚴厲：

「你放不放手？你說你放不放手」？

「小妹妹……」！

他一面叫，跪了下去。

「你放不放手」？

他一擺手，把那根擗衣棒拔到牆腳下，飛起一條腿，對方跟着就是個仰翻身，躺在地面上爬不起來。

她退後幾步，拍着手笑：

「怎麼？你怎麼這樣不中用？你還是祇有做詩才成！」

他正在地下掙扎，長富嫂嫂提着一筐白菜葉子回來了。

「秀英，你怎麼又在淘氣呀？」嫂嫂站在當門，望着裏面的情形，她的心裏明白，也忍不着笑「你不趕快把胡隊長拖起來！」

秀英一邊笑，跑攏去「誰叫他今天又要來叫我同他來一手？自己沒有本事，以後就不要再來動手動腳的了！」

他被劉秀英一把拖起來，透紅的臉皮上掀起不自然的笑紋，雙手不住地在身上拍塵土，小妹妹真厲害！」

「你今兒才知道小妹妹的利害嗎？」小妹妹翻身去把牆腳下的擣衣棒揀起來，「告訴你說，像你那樣的本事，還沒有拿武器來對付你」，說着，那根擣衣棒在空間一擺，跑近屋裏去了。

劉秀英的本領，在白岔山誰都是聞名的。她的父親在世的時候，她同兩個哥哥一

塊兒跟着在外面「走江湖」；在關外的大地方，他們差不多跑遍，她的父親到了晚年才在白岔山落了業，所以他們一家人除了嫂嫂是在本地娶來的，沒有什麼「武藝」，他們都是一個個本領高強，精通幾手的！尤其是小妹妹劉秀英家務事不要她操心，個人的前途，她也不知道愁，她的父親去世六七年來，她在武術上的操練仍然沒有一天間斷過，像白岔山這樣的地方，一個才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有了一種超人的絕技，劉秀英是更能夠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的。

並且因為環境的養成，她差不多完全忘却了自己是女性。她在白岔山這樣閉塞的地方，從來就不知道什麼顧忌的；然而人們都能夠以一種特殊的眼光來原諒她，都說：「她家是走江湖出身的，怎比得大家閨秀！」

因為她的行動很隨便，更惹起不少的人向她野心勃勃。譬如胡文海，他差不多整個的精神都集中在這神祕的小姑娘的身上，可以說他爲了要認識這位小姑娘，才開始同施瞎子他們來往的，「因為施瞎子同他的大哥在一隊」他爲了要同這位小姑娘的關係

更密切，才同施瞎子他們打成一片的，然而，他覺得同她的關係增進一步，自己的膽量就跟着減少了一分，他爲了要表示他的「愛」，不知道喫過這位小姑娘多少虧了！

久而久之，對於這些「虧」，他也好像是滿不在乎了。

今晨這樣一個好機會，他是絕不能放過的，他想不到自己這樣不中用，想不到自己弄得這樣一敗塗地。

長富嫂在廚房裏作飯，小妹妹跑進屋裏去了。

他一個人站在院壩裏，失了神的眼凝望着高高的天空，他把他要找施瞎子報告的消息，都完全掉在九天雲外去了！

要不是施瞎子同長貴哥走進來，他恐怕再也記不起他的職務了。要不是施瞎子走攆去同他打招呼，他的知覺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恢復得過來了！

「怎麼的死人，你又跑到這兒來做詩來了！」

施瞎子在他的肩頭一拍，駭得他一大跳。

「你……你到那裏去了？」詩人的臉上，青一陣，紅一陣，一把手把對方扯着，週身都在發抖，「你……到那裏去了，我到處找你」！

「什麼事」？他漸漸地平靜下來，握着對方的手也放鬆了，「你未必沒有聽說？有些人今天要到大隊部去請願」！

「告訴你說，我早就知道了」！說着反過來拉着他就往外跑，「你到那裏找我？我知過你在這兒，走罷，到我們隊上去寫宣言」！

在路上，施瞎子告訴他，說是他們已經佈置好了。說是到大隊部去請願的，完全是大隊長同他們那些狗一塊兒串通起來的一套把戲，他說大隊長現在要想用「恐怖政策」來欺騙民衆，來實現他投降的計劃，他說現在長貴哥他們已經活動了不少的人要開始組織「民衆抗日救國會」，所以現在大家都應該拿出全副的精神來加緊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你不要祇是把小劉放在心頭，把這麼緊要的事情耽誤了，現在不是戀愛的

時候，不是做詩的時候」！

施瞎子說了許久，對方却不做聲，埋着頭無精打彩的跟着走，突然間，他站住了

：

「喂，瞎子，你到底幫不幫我的忙」？

突如其來的問，瞎子一時找不到適當的答覆，茫然了。

「……你給我說，小劉的事情你到底幫不幫我的忙」？

「我看你這傢伙真是入了迷了」！瞎子忍着笑，拖起他就跑，「告訴你說，小

劉」無論如何是不成功的，你趕快把這種念頭打斷吧！你不要以為你漂亮，小劉卻並不喜歡你這樣的小白臉」！

「怎麼呢？瞎子」，他又站住了，「她告訴過你」？

「走吧」！瞎子又把他拖起跑，「你想小劉那樣的性情，怎麼能夠愛上你，你到少去惹些，你未必還不知道？你吃的虧還不少了！你看有多少人想同他好，誰敢惹她

這個刺玫瑰？對於女人要是你沒有本事駕馭她，你怎麼也是弄不到手的！你的本領做詩，但她不懂」！

「其實……」胡文海這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也知道自己太不成，抓不着她的心，祇是，小劉實在太可愛了」！

「況且你想」，瞎子繼續着用很和藹的聲調開導他，「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你要是太把她追緊了，更要使她看不起你的」？

「……………」

胡文海無話可說，連連地嘆氣，施瞎子緊緊地拉着他，加快速度跑；「小劉是不成的！不如去進攻宋家祠那個曾桂芬，保你馬到功成！趕快去把宣言寫好，印出來。今天下午就等着要的」！

戰 抗

第六章

第五支隊是白岔山的保安隊裏最惹人注意的部隊，據說原來是從前在奉天自動同日軍作戰的一部份潰軍，以後才逼到熱河來「拖桿子」（註），到去年才扯到白岔山來受吳大隊長改編的。

註：拖桿子：「桿子」即土匪「拖桿子」即當土匪的意思。

馬隊長是最著名的一桿開山砲，心裏有什麼，口裏便說什麼，他是從來就不知道什麼顧忌的。就在平時對於吳大隊長的态度，別人都感到他的跋扈，尤其是最近，常常都在給大隊長下不去。這種情形，各人的認識也有種種的不同——有的認為馬隊長把弟兄們拉得緊，他那支隊的槍支馬匹又最整齊，大隊長也把他奈不何；有的覺得大

隊長那人的性情，本來就很是寬宏大量，這些小關節目，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還有認爲大隊長是愛才如命，他看到馬隊長太有才幹，所以隨便什麼事情都能夠原諒他。在於一般同事，對於他的印象，在大體上可以分出兩種——有的覺得他太矜驕，看不起人，漸漸地心裏蓄着很深刻的惡感，如像第一支隊的向隊長和他的分隊長，祇要一說話就要犯乒乓的；有的却覺得他口爽心快，沒有一點兒彎環倒拐的，這種人到很可以交朋友，所以許多人都樂於同他往來。

其實馬隊長的長處並不在此，他是有一般隊長們所沒有的眼光，他是有深刻的認識。他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尤其是那付口才，誰也不是他的對手。他能夠分析國際間的情形，和世界潮流的趨勢，他能夠指出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應走的道路。他常常都向一般弟兄們演說，並且他的每一句話都能夠使大家都聽得懂；他還有這樣一種魄力，在演說的時候，他要使你笑，就要笑；要使你哭，就得要哭！他還要列舉許許多多的事實出來，證明他的言論的正確性。

不但這樣，他對於弟兄們的生活，處處都能夠體貼到。在平時，他的處罰固然很嚴厲，可是要一碰在緊急的關頭上，却又每每故意把弟兄放過去。譬如有一次，他在晚上走到山坡上去查崗，看看快要走到崗位了，還沒有聽見哨兵要口號，他用手電筒照去，才看到那個弟兄抱着槍坐在山坡上睡着了，他沒有扯他的槍，祇是握着槍筒子把他搖醒，搭搭就是兩耳光子，故意地罵：

「你放哨，到這兒來睡覺！好在你的槍還抱得緊，要是給你拖了，不槍斃你？這死東西！」

這是他的馬弁傳出來的，一般弟兄都感到馬隊長是愛惜弟兄的！

本來他的隊伍經過改編以後，有一部份弟兄是被大隊長「編」過的。可是，這對於馬隊長却一點效力也沒有，那編進來的一批弟兄不上幾天也就同化了！編到別隊去的那一部份又很迅速地替馬隊長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很尊仰馬隊長，大部份的勢力都傾向了他！譬如王占標那一分隊，就是從馬隊長的部下編過來的。

今天的消息震動了一般弟兄的心，尤其是第五支隊整個地瘋狂了。在午飯前，馬隊長在操場上齊集着全體官兵，熱烈地講演，他說：

「我們中國失掉了這麼多的地方，就壞在一般軍人祇知道投降出賣，一般做官的祇圖個人的榮華富貴，不但不能為國家守土地，為百姓保護生命財產，他們還要爭着去給日本鬼子當孝子賢孫，當忠實走狗，來同自己的同胞拚命，要是沒有這批全無心肝的東西替他們出力，日本鬼子能夠來佔領我們這麼多地方去嗎？」

「不能」！回答好像晴空爆炸一聲霹靂。

「……要是我們能夠決定同日本鬼子拚命，同那些狗拚命，一定能夠得到一般老百姓的幫助，一定有很多的隊伍同我們扯到一塊兒來，就是那些走狗下邊的弟兄們，也都會掉轉槍頭，同我們夥在一塊兒去趕走我們的敵人，祇要大夥兒齊心，他們日本鬼子還敢妄想占我們一分一寸的土地嗎？」

「不敢！！又是一聲霹靂。

「……那末，我們在這時說要保護地方，保護老百姓，是怎樣保護法？是投降日本鬼子嗎？還是同他們拚命」？

「同他們拚命」！！吼聲來得更響亮。

「……要是在這時還有人主張投降的，我們是反對呢？還是不管」？

「反對」！

「……要是我們的第五支隊裏，還有誰主張投降呢？應該怎樣處置？」

「槍斃」！

接着他又說，軍隊上的紀律，對於長官固然要絕對服從，可是，假如長官放棄了他的職責，要去投降敵人，這種長官自己就沒有遵守紀律了，我們的弟兄還要去服從他嗎？他又說，祇要他違反了軍紀，要是真正的好弟兄，應該立刻掉轉槍頭來打他，不應該閉着眼祇知道服從！

最後，他又說：

「我們處在這種內奸外患相攻的當中，固然是很危險，但我們祇有在這種危險的關頭上求生路，不能把頸子伸起來等死！要是投降了別人，升官發財的還是祇有那批忠實的狗！我們一般弟兄呢？馬上就送到前綫去填砲眼，去屠殺自己的同胞，去替他們日本鬼子佔領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的一般老百姓呢？給他們當牛馬，任他們來姦淫屠殺！我們的情形愈危險，就愈該要看得清，站得穩；我們的槍口，要向着真正的敵人來描準！我們的命，要同真正的敵人去拚！日本鬼子是我們的敵人，投降敵人的也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為反抗而死，不能任人來屠殺！我們愛惜生命，我們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們不怕殺，可是總要死得有個價值，要是打勝了，算是我們自己的責任，就是失敗了，也替中國人爭一口氣，使他們日本鬼子認識認識真正的中國人！使他們知道中國人並不是完全像那些狗一樣，祇知道貪生怕死，祇知道升官發財！」

馬隊長漆黑的臉皮上發出紅光，吼聲也漸漸地變沙了。

在第五支隊的弟兄們當中，本來在平時就蘊蓄着一種強烈的怒燄，好像安好了引綫的地雷一樣，正想乘機待發；「關東軍司令部」的佈告激起了大眾不可抑制的反響，馬隊長的講演引起了猛烈的爆發。

就在當天下午，第五支隊決定了單獨發動，他們開始吼出了抗日！於是忙着印宣言寫標語，分發出去張貼；並且還要去宣傳民眾，組織民眾，還要設法在別的支隊去擴大影響，各分隊去取聯絡。

這樣一來，大家都預料到保安隊的內部馬上就會掀起一種變動，吳大隊長到這時是萬難坐視不理了。這在第五支隊也會想到，並且完全準備好了的，要是大隊長馬上就扯破面孔，使出強硬手段，那末就把第五支隊拖出白岔山，說不定別的部隊裏還可以帶些走，要是他用緩和的手腕呢？祇要曹大腳板的隊伍一到，還愁不能完全把空氣轉變過來？

然而，事實上卻又並不這樣出現，大隊長的态度却又為衆料所不及！他對於第五

支隊這樣的舉動，不但沒有用任何手段來阻止，他也突然一吓變得很積極，他也要幹，他要組織抗日會，他又要為這件事情來召集緊急會議！

這次發下來的是簡單的命令，通告上說得很明白，說是「強寇臨境，不能坐以待斃！職責所在，急應振作圖存！」還有什麼「甘為前驅」呀，「為國守土」呀。對於這些字眼，馬隊長也沒有心緒去細細地推敲，總之他知道大隊長表現出來的是：「抵抗暴日，宿具熱望：效命疆場，絕不後人！」

通告是黃昏時候發下來的，會議就在當天晚上。

這樣一來，更使得人們驚疑不定，誰也猜不出這究竟又是一套什麼把戲？有的人以為這恐怕是用來對付馬隊長的，誰不知道大隊長的利害？分隊長施瞎子就心着馬隊長被別人暗算，他堅決地主張馬隊長不要去參加這個會！

「這樣的會有什麼意思？昨天的情形還沒有看出來？就弄出什麼來，也不過是掩耳盜鈴的事兒！」

然而，馬隊長却又是另一番見地，他說不管他們是有什麼用意，祇要能夠這樣幹。在事情的進行上總可以減少一些阻礙。他說在雙方還有扯破臉皮的時候，是不可隨便樹敵的，他說要是這次的會議不去參加，那就大顯得給大隊長下不去，這是有害無益的；他認為大隊長這樣突然的轉變，並不是含有什麼不可揣測的陰謀，是他看到大勢所趨，知道原來的那條路走不通了，所以才不能不倒過來。

這樣的解釋仍然不能完全消滅施瞎子的疑慮，他的眼眶望着馬隊長迅速地開合，急促的說：

「無論怎樣，我們是不能不隨時提防着的！大隊長那個人多麼毒辣，怎麼知道他不暗算你？」

「暗算」？馬長很倔強地笑了，「他在這時還敢來暗算我？這層你到不必太過慮，我們祇怕的是他要用欺騙手腕來拉弟兄！」

於是他們決定了，他上到大隊部去參加會議。

人們到齊了以後，宣佈開會了。

大隊長堆起一副笑臉，開始他的報告——

開頭，他追述昨天晚上召集那個會的意義，說是感到現下的局面很危險，不敢自己作主，所以要大家來相聚一堂，討論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他說在他個人的意思，本來就認為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過他怕的是大家不齊心，他怕的是地方上遭受到的損失太大，所以才不敢冒昧地就決定下去。他說現在對方的勢子一天一天地逼攏來，應當準備的事情實在是刻不容緩了！他說他爲了這些事情整整地焦愁了一天一夜，還是祇有一拚，所以今晚又召集這個會來討論。

大隊長雖是這樣地報告了出來，但是會場上的空氣仍然是死水似的平靜。

驀然間，馬隊長站了起來，他的氣色，他的聲調，表現他是在開始發言的時候，是在用盡全力來壓抑着燃燒得正炙熱的怒火，他說：

「我們在這大敵當前的時候，第一，應該整頓內部，防止一切內奸的活動；在這樣危險的關頭上，免不了有些人要發生恐慌，容易動搖，我們要立刻組織起抗日會，加緊宣傳，提高一般弟兄和民衆的抗日情緒，喚醒一般人的民族意識；我們還要積極地同其他的部隊取聯絡，不管他是什麼，祇要抗日。所有的勢力都團結到一塊兒來，要這樣才能同敵方對抗，才能保障將來的勝利！」

馬隊長剛剛坐下，立刻就接上了向隊長的鴨公聲氣：

「要說什麼……什麼整頓內部的時候……唉……唉……這我倒還不大明白：我要請教請教，究竟要怎樣個整頓法？要說是什麼的時候……唉……什麼內奸，究竟誰是內奸？倒要請馬隊長明白指出來！」

他好像還沒有說完，疑疑遲遲地坐下去；馬隊長很鎮靜地站起，先從鼻孔內哼了幾聲冷笑，然後才吼出他的答覆：

「要問究竟誰是內奸，對不着，我這時還指不出來！可是，我相信是有的，並且

還能夠在白岔山活動，公然把什麼「關東軍司令部」的佈告都貼出來了！未必向隊長你還不知道嗎？」

向隊長的扁爪似的頭顱一擺又站了起來：

「你……馬隊長……你又怎麼的時候……唉唉……怎麼能夠確定是我們內部幹的呢？」

「不是我們內部誰敢這樣幹」？馬隊長漆黑的臉皮繃得透亮，怒睜的一對眼發出閃光，直射着那個扁爪似的頭顱，氣忿忿地答覆，「敵人敢跑到這兒來貼佈告！老百姓敢幹這樣的事情！總之，現在要是我們不決心抗日的話，就把內奸指出來也是沒有辦法的！假如決心要幹，那就得防止這種活動！」

「那末……馬隊長……我又要問問」，扁爪似的頭顱更擺得起勁，「通日方呢？固然是內奸，通土匪的時候呢？……唉唉……又是不是內奸呢？」

立刻又是馬隊長的怒吼：

「我告訴你說吧，向隊長！在這時，要是還甘心賣了自己的祖宗，去給日本當孝順孫子，當亡國奴，當漢奸，這種人的人格那點兒比得上土匪！我兄弟就會經當過土匪，不瞞你說，向隊長，我就是沒有臉去當亡國奴，去投降日本，我就是沒有本領去賣國！我現在就主張團結所有的力量來抗日，祇要還有一點兒人心，誰都可以看出來到底那一種人是內奸！」

向隊長又站了起來，可是，馬上就被別人的發言打斷了。

「各位隊長！」王占標的麻臉脹得透紅，高高地站了起來，睜睜的眼光在屋裏晃一轉，「今晚上我們大家是到這兒來會議的，我們要討論怎樣佈置，怎樣去抵抗敵人！要是這樣扯下去，是完不了的！希望大家不必再逼氣，討論點要緊的事情！」

向隊長還要想聲辯，又被大隊長的發言壓下去了。大隊長立刻接受了王占標的提示。他首先禁止兩個人的對話，他並且還聲明完全同意馬隊長的主張，甚而至於，曹大脚板來聯絡他的消息他都宣佈出來了，他說他已住決定了要這樣幹去，看大家還有

什麼異議沒有？

沉默。沒有誰表示什麼異議。

於是，大隊長又接着說：

「……不過，在各方面的關係還沒有弄好的時候，還不便就扯出什麼旗號來，這時祇好暗地裏準備着；抗日會是應該組織的，但不能鬧得太厲害，因為這樣是能夠引起敵人更迅速地來進攻的！」

大隊長宣佈以後，誰也沒有什麼意見發表了；最後，不得不散會，大家都悶在心頭，沉默着退出了大隊部。

出了大隊部的門口，施瞎子偷偷地拉着王占標，低聲細氣地叫：

「大哥，待會兒到劉長富家裏去！」

大哥不作聲，點點頭表示同意，大家就分手了。

王占標回到關帝廟的時候，在門口就一碰頭被黃青庭拉進去；那樣慌張的舉動，王占標心裏明白，大概又有什麼緊急的報告，他心裏潛藏着的一片熱望活躍起來，他希望着朱黑痣那兒的好消息回來。

在他的屋裏，已經亂鬧鬧地擠了十幾個人，他進去，大家立刻就停止了噪雜，注意集中在黃青庭的報告：

「聽說昨晚開過會以後，大隊長又派人連夜趕到錐子嘴去了，要那方面的隊伍趕快開來！說是錐子嘴又有人來，今晨那張什麼卵佈告就是那面送來的！」

「你是那兒知道的？」王占標警惶地問。

「還有那兒能夠知道這些事兒！孫懶子那小子又來找着我，他說我們這面，那些人是怎樣長怎樣短，錐子嘴那面都清清楚楚的，將來都有個一定的辦法！」

黃青庭用一種特殊的聲調表現出來，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照這樣看來」，王占標在屋的當中，表現出失望的神氣，語氣來得很遲鈍，「

大隊長完全是在騙我們」！

「你才知道嗎」?!黃青庭氣忿忿地問，「我早就說，誰愛去信他那派鬼話」！

「這麼說，那面的隊伍恐怕在一兩天就要開攏，我們不如趁早來幹他一吓，弄得不對，我們就扯出去再說」。

鄧班長提出來的意見還沒有得到答覆，黃青庭又立刻插上去問今晚的會議情形，等到王占標說了起來，他就決然地斷定說：

「這又是大隊長的緩兵計，他要等到那面的隊伍開來再解決我們」！

「算起來」，王占標伸出手來扳着一個個的指拇，語氣仍然很遲鈍，「朱黑痣那兒今晚上就應該有消息來的，怎麼這時還沒有影響」?!

「我們不管這些那些的，我們先幹下來再說」！鄧班長在一旁忍不着，又重複提出了他們的意見「照我們的力量來說，差不多也拚得過他們的」！

黃青庭却反對這種意見，他說：

「要是現在就發動，有些弟兄還不很明白，還沒有把他們不要臉的地方看出來，要是這樣被他們拖去了，是我很大的損失；現在既是大隊長也贊成組織抗日會，好，我們就趕快組織起來，我們更好公開去宣傳，要大家都知道投降日本就是出賣我們的弟兄，那時他們就要想什麼也沒有法了！」

鄧班長還是要固執已見，他說：

「要是錐子嘴的隊伍來了，他們還愁沒有辦法？我們這點兒人，能夠幹得出什麼來？」

黃青庭立刻又是很嚴厲地反駁，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對方這種主張是發生於胆小，他說：

「你不要祇怕到錐子嘴的隊伍要開來，就忙着去冒險。那個魏先生走的時候就說過，叫我們不要輕易就動起來，無論怎樣朱黑痣的隊伍總要先到這兒的！」

「那你怎么知道呢？」仍然是不服的神氣。

「怎麼不知道」？黃青庭好像生起氣來了，「錐子嘴的伍要是往這面開，朱黑痣還在那兒站得住？他要是不往這面扯，他到那兒去」？

「你又怎麼知道錐子嘴的隊伍一定要往這條路來」？

「你這人的腦筋真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錐子嘴的隊伍就不往這條路來，他朱黑痣也不敢再待下去了，他即使不怕受攻擊，他還不怕把後路給他截斷了？他不怕受包圍？再說那方面爲什麼不走這條路？他們還怕朱黑痣？你真是，這都看不到」！

於是，大家都把問題拋開，逼起氣來了。起先是一句硬一句地頂下去，最後鄧班長一言不發，退去坐在木凳上。這時，王占標拉着黃青庭，用很嚴重的口吻責備他！

「無論你是怎樣見得到，你這樣的架勢都是要不得的！你不是在想說服別人，你是在顯你比別人見得到！像你這樣，不祇是得不到別人的同意，是會惹起反感的！不懂得什麼並不是羞人的事，那些甘心當亡國奴的大老官兒們，那一個不比我們懂得多？我們值價的東西不是這點兒腦筋，我們值價的是迫顆心！是這股子氣兒」！

王占標一隻手拉着黃青庭，一隻手在那兒指東畫西，好像在講演，圍聚在一轉的人們都集中着他們的注意力，跟着王占標的臉色在變；他的每個麻子孔穴都脹得透紅了。

對於這種責備，黃青庭的態度也很迅速地在轉變；不但完全消滅了剛才的氣勢，反而突然一吓笑了起來；然而，在大家的心目中，一點兒也不顯得勉強，是直率的笑，天真的笑；他一吓就擺脫了王占標的手，翻身去把鄧班長拖起來，在屋的當中來回地跳。

「老兄，我是你的小兄弟，不會說話，你是大輩人，你是不會爲了幾句話就生氣的，可不是嗎？你說！你說！」

這樣一來，更使得鄧班長難於應付；脹紅一張臉，掀起不自然的笑紋，不由自主地隨着王青庭拖去拖來的轉。屋裏霎時闖起了一片笑聲，王占標也笑了。

「我說，你鄧班長也太沒有出息！」王占標在一旁嚷，「他要是兩句話不對勁，

刮刮就給他幾耳刮子，打了再說！誰像你，又不是老娘妹兒，這樣羞答答地！」

「到是打我幾下也還痛快！我就怕像這樣鬧悶氣！」

「我原來就說，你這人是賤骨頭」，王占標笑着說，「核桃性，捶着吃的！」

「不是什麼賤骨頭不賤骨頭」，黃青庭放開鄧班長，忽然擺出一副正經面孔來，

「我們這般弟兄！就是頭打開了也合得攏來，像那批孫子們，話再說得甜，都是各人有各人的心眼兒！我們在這時，除了日本鬼子，和那批狗娘養的，都是好像一母所生的親兄弟，其實，都是五百年前共一家……」。

「好了」——王占標突然截斷了他的話頭，「你的話是一開頭就沒有落尾的，不要老是待在這兒瞎吹，我們商量好了趕快去各人幹各人的」。

於是，屋內的空氣一吓就改變過來了，可是，他們並不要怎樣繁複地討論，並沒有花費多少的時間，就完全把當時的工作大綱規定出來了。

完了，王占標忙着拉起黃青庭一塊兒走到關帝廟，他們要到劉長富的家裏去。

第七章

月亮好像一把透明的鐮刀，掛在半空中；街上沒有燈光，也沒有行人，夜是死一般的沉寂。王占標和黃青庭走出了關帝廟，轉出了街口，昏昏的月色下望着朦朧的山野，他們頓然感到一種清冷的恐怖之氣，平空襲來。遠遠地望着人和馬的黑影在四下裏散佈着，大刀和手電的光輝到處閃着，遠近都是叫口令的吼聲，寂靜中更顯出情形的嚴重。這樣突如其來的變動，使他們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

「這是怎麼的」？！

他們非常吃驚，同時發問，一句話剛落口，身旁忽然轉出來一個人來。

「是王隊長」？

那個人在當前站住了，王占標認出了是第六分隊的載蝦蟆，他立刻就湊上前去，很急促地，低聲問。

「是怎麼的？怎麼戒備起來了！」

「你還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王隊長張惶地往遠處望，「今天晚上又不是我們的班，我剛走到這兒來」。

「聽說前邊出了事」，戴蝦蟆的頸子伸起來，蹣着嘴貼着王隊長的耳朵，輕微的聲音在喉管裏發抖「說是馬隊長遇事了！」

「馬隊長？」王占標和黃青庭一齊吼了出來，各人伸出一雙手來抓着了戴蝦蟆的一支胳膊，緊緊地把他逼在當中，「這是好久的事」？！

「剛不久」！答覆的聲調漸漸地提高了，「馬隊長從大隊部回去，就在前邊不遠出了事」。

「打着沒有？」

「聽說挨了兩下……」

王占標不等對方說下去，一雙手搭在他的肩頭上，使勁幾搖，吼聲從牙罅裏擠出來：

「還有沒有救？兇手捉着沒有？這到底是誰幹的？」

「……說是馬隊長身後還跟得有一個馬弁，說是剛走過前邊的柏樹林，從一根大樹的旁邊一連就放了幾響出來，馬隊長倒下去還抽出傢伙來還了幾下，跟他的馬弁太胆小，不敢去追，祇看到兩個人向溝邊的蘆葦裏跑；當時第五支隊就全部出來包圍，第一支隊同第四支隊的哨聽着槍聲一響就把這一帶都戒備起了，你看，許是兇手還沒有捉着！」

「沒有捉着」？黃青庭的雙手接在戴蝦蟆的肩頭上發抖，「到那兒捉去」？！

驚惶和氣忿堵着了他們的嘴，戴蝦蟆又伸起頸子去貼在王占標的耳邊說：

「這簡直是在哄鬼！誰有這樣大的狗胆？捉？到他媽那兒捉去？再說，要捉兇手也不是這樣的辦法，你看到沒有？第一支隊好像預先就有了準備，事情出來了，立刻就是全體出動，把第五支隊包圍着了！瞧着吧，事情不會就完了的！」

正在說，無數的馬蹄聲從街上衝出來，他們回過頭去，一眼望着當頭一個就是他們本隊的唐隊長，大家都閃在一旁，筆直地站在那兒，十幾匹馬，就在街口呆站着，人們都翻身下來。再一看，第三隊的方隊長，第四隊的艾隊長都一齊出來了。

大家都把他們包圍起來了。幾股電光在他們的臉上一晃，幾種聲音同時發問：

「兇手捉着沒有？兇手捉着沒有？」

一齊的回答是：

「報告隊長，沒有」。

大家都沒有作聲，伸起頸子在遠遠地望。唐隊長的電筒又在王占標的臉上一晃：

「王隊長，你趕快回去，增加警戒，同三四隊聯絡好！」

王占標和黃青庭立刻就抽身轉來，回到了關帝廟：所有的弟兄完全聚集在大殿上，充滿了的是叫囂和怒憤。迎着王占標他們，大家都圍了上來。

「馬隊長怎麼樣？」

「兇手捉着沒有？」

「第五支隊現在怎麼樣？」

「恐怕要起衝突吧？」

「媽的X的！捉什麼兇手！捉得到我才信咧？」

「要是這樣幹的話……」

王占標排開衆人的紛擾，放大聲浪吼：

「這件事情，無論誰都是明白的，馬隊長就是爲了反對投降才受害的！誰是兇手，我們立刻都能夠指得出來，還到那兒捉去！不過，各位弟兄要知道像這樣的手段實在太卑污，實在太不高明，這是他們自己撕破自己的假面具！反對投降的不僅是馬隊

長，他們幹得了馬隊長一人，幹不了這麼多的弟兄，他們要想把馬隊長幹了就完了嗎？這簡直是妄想！

他立刻又分配，叫黃青庭和第三班的胡班長帶兩班人出去警戒，並且通知其他各分隊同三四支隊的警戒線取聯絡。

剩下來的鄧班長和鄭明山他們還有十幾個人，亂轟轟地聚集在大殿上，討論對於馬隊長被刺的事件應該採取的行動和步驟；剛一開頭，三四隊的各分隊接連不斷地送來了通知，所有的弟兄都爲了這事自動地開會決定，就要在當天晚上召集一個各分隊的聯席會，每個分隊要派兩個代表去出席。說是他們都在這地徵求到了各分隊的同意，會議的地點就在火神廟——第十一分隊的隊部。

結果，鄭明山和馮袴子被大家推舉出來，到第十一分隊去出席；臨走的時候，王占標又詳詳細細地囑咐了他們一遍，要他們去，就在當晚上把抗日會組織起來，要他們提議在明天開一個全體大會，要是馬隊長死了的話，就改成追悼大會，要大隊長把兇

手交出來！

這是他們一致的要求，這是他們在匆忙中決定出來的議案，鄭明山和馮袴子負着使命出去以後，王占標這才鬆一口氣，同着鄧班長走進屋裏去。

這時，唐隊長突然走了進來，繃起一張臉，顯得很嚴肅；大家筆直地站在屋的當中，經過片刻的沉默，唐隊長才開口問：

「人已經派出去了吧」？！

王占標站在一旁答覆，鄧班長默默地退了回去，唐隊長又接着問：

「聽說他們各分隊都有人來過」？

「是的」，王占標很自然的答覆，說是一般弟兄對這件事很憤激，大家都在起鬨，在今晚上就要開會。

「開會？怎樣開法」？

「開聯席會，各分隊推選代表出席」。

「那末」，唐隊長的眉頭都繃在一團了，「你的意思呢？」

「我嗎」？王占標遲疑了一會兒，很堅決地答：「是同大家一樣，拚了這條命不要，不能去投降」！

「好的」！唐隊長突然伸起一支手來，拍在他的肩頭上：「不過馬隊長的事情也未必就是這種原因？也不一定就是他們幹的」。

「祇是誰都要這想的，馬隊長要不是爲了這事情，他同誰有仇恨？他們要是不幹，恐怕誰也沒有這樣大的胆量吧」？

「也說不定，未必不是錐子嘴派來的人幹的」？

「就是那方面派來的人，也給他們是有關係的，再說第一支隊預先就有準備，全體出動，他們那兒是捉兇手，他們是在保護兇手，他們是在防止第五支隊起鬨：未必隊長還看不出來」？五占標充滿了一肚子的牢騷，說話的時也想不到什麼顧忌了。

「假如真是他們幹的話，這有什麼好處？這種手段實也太不高明了」！

「他們是逼得沒有辦法，急不擇路，才使出這種卑污手段來的！馬隊長那人，那個弟兄不知道？要有一差二誤的話，恐怕誰也說不脫！」

「聽說馬隊長是死了！」

「死了！」

大家都無話可說，唐隊長帶着感傷的情調垂頭嘆氣，王占標睜睜的眼眶內一般淚水在湧，呆住了。

「今晚上要不是第四支隊的警戒綫在當中隔着，立刻就衝突起來都說不定！第五支隊的氣勢很盛，這時在街口上就可以聽到他們在喊口號！」

最後，唐隊長又表示，他說他也是反對投降的，不過從前他希望大隊長能夠改變他的主意，免得自己內部起分裂，誰也沒有心腸再同他們那一般人，相處下去了！

「祇是，你也得謹慎一點兒，看看真實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再說」。

唐隊長的話說完了，抽身就走，王占標垂着頭送了出去。

在這兒，我們不能不把白岔山的地勢，反保安隊各分隊的駐處弄清楚：白岔山是一個中等村鎮，就靠在大山腳下聚集着六七百戶人家，祇有順着南北四方一條正街，穿插着十幾條小巷。走到正街上，由南往北，右手第一條是柏木巷，左手是簸箕巷；再走過去，右手是青龍巷，左手是火神巷，快要到北頭，兩面相對着，右邊是扁担巷，左邊是羊腸巷；巷與巷之間，還有一些橫街相通，由柏木巷到青龍巷有一條橫街叫狗屎壩，大隊部就設在那兒——這公所的舊址。第一支隊的一分隊就駐在大隊部，二三分隊駐狗屎壩一帶，四五分隊散佈在正街及街的南口外，同駐在鄉下的第五支隊相聯接；第五支隊全部駐在娘娘廟，離街上約摸有一里遠近；第二支隊同第一支隊對着，相隔一條正街，駐在簸箕巷一帶，第三支隊同第二支隊相連接，駐在羊腸巷及正街的北口；第四支隊對着第三支隊，駐在扁担巷附近；此外還有新招來的一部份隊伍，大約有一百多人，駐在四五里外的別山嘴，正要改編成補充隊，市面上最繁華的地方

是正街的中段，趕集的日子最熱鬧的是火神廟的大壩裏。十一分隊駐在火神廟的後殿，前面一大部份是開放了的。

可是，一月以來，市而上一天比一天冷淡，尤其是最近幾天，錐子嘴起了變動，什麼生意都沒有了，昨天晚上又經過了那樣駭人的事實，恐怖的空氣立刻就震動了人們的心；今天雖是正當趕集的日子，火神廟的大壩裏，除了幾担青菜，其他的買賣都完全絕跡了。

雙方的對峙，經過了一夜，表面上好像沒有那麼緊張了，第一支隊的警戒漸漸撤退，第五支隊的勢頭也平靜下來。跟着又不知道那兒吹來了一種空氣，說是對於馬隊長，第一支隊長曾經有人這樣主張過，被大隊長嚴厲地阻止了，現在事情竟弄了出來，所以他也感到了非常地作難！這種消息很迅速地傳遍了一般弟兄。發生的效力是大家都認為并不是大隊長的主使，減輕了羣衆們對他的仇恨心理；然而，同時，對第一

支隊的惡感却因此更加深了。第五支隊不消說，就二三四各支隊裏都普遍地喊出了「懲辦凶手」，要「槍斃漢奸」！要「肅清反動份子」！

一早起，大街小巷都貼滿了這類的標語；此外，街口上還有大隊長的一張布告：他說他的「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能維持地方」，以致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情，他說他自來就很倚重馬隊長，現在想不到馬隊長遭遇到這樣的不幸，使得他好像失掉了一支膀子一樣，他是除了意外的痛悲而外，祇有引啓辭職。不過，跟着却又翻了轉來，在事情還沒有弄到水落石出的時候，他仍然要勉為其難，他要替馬隊長報仇雪恥，他宣佈出來的辦法是「懸賞緝凶」！

然而，結果却並沒有把人們的反感緩和下來，一般的弟兄已經自動地決定，就在當天下午要全體集合在火神廟，為馬隊長開追悼大會。

到了預定的時候——午後一時，各支隊都全部武裝陸續地開到了火神廟的廣場中，大家料不到第一支隊也開來了，祇是向隊長因病未到，而是由溫鐵牛領來的。

正要開會的時候，大隊長也趕到了。

大會的主席台設在大壩當前的戲台上，當中橫掛着一幅白色的布標，上面寫着「馬隊長被難追悼大會」。台上台下的木柱上貼滿了各色的標語；主席台的當中壁間交叉着掛的是國旗，下面設着馬隊長的靈位。設備很簡單，沒有對聯，也沒有輓帳，一排排的人衆，把大壩的每一個角落都填滿了。

主席是第五隊的分隊長施瞎子，宣布開會，他領着行禮以後。就開好他的一篇沉痛的報告，他吼得太大，聲音都發沙了！可是，會場的空氣這樣的靜，大家都屏息着呼吸，集中着全部的注意把台上望着，所以他的每一個聲音都能夠聽得清清楚楚。

他說他跟馬隊長跑得最久，所以很知道他。——說是他不但知馬戰長過去的一切，還能夠在事前想得到他的結果；現在，不幸在他的預料中，馬隊長果然遇害了！他說他對於馬隊長的爲人，不願意在他死了以後來照例地頌揚一番，他不願意來報告他的好處，他說馬隊長的好處用不着現在來報告，早已在他的直率的勇猛的言語和行動

上充分表現出來，沒有誰不知道的！他說他要指出馬隊長的缺點，他說馬隊長這些缺點太深，他在平時就深怪馬隊長不能改正他自己的缺點，現在竟因此把命斷送了！他說從前他深切地感到馬隊的第一個大缺點太任性，祇要是他認定了要幹的事情，無論你有多少人反對，無論你用什麼話來勸他，他的意志好像鐵一般硬，一點兒沒有緩和的餘地！即使到頭來失敗了，他也沒有一點兒悔意！接着他就舉出一段事實來：說是從前他們在瀋陽剛剛跑出來的時候，原來還有三百多條槍，在一個地方遇着一小部份日軍，大家都立張避開衝突，保存實力，說是即使是打了勝仗，沒有後援也是不行的，但馬隊長却堅決要幹，他認為這種機會難得，他以為打勝了一定可以得到中國軍隊的援助，就可以大大地把勢力振作起來；但是，結果呢？受了別人的包圍，好容易才衝了幾十條槍出來！馬隊長即認為很痛快，打死了些日本鬼子，出了這口氣！

施瞎子報告到了這裏，一口氣轉不過來，台下一片吼聲乘隙而出：

「打死日本鬼子，出這口氣！」

等到吼聲過去，施瞎子又繼續他的報告：他說他感到馬隊長的第二種缺點是太直率，不知道用手腕！說是當他們剛拖到熱河來的時候，湯二鬍要來收編，并且還答應不撤散他們的隊部，祇要歸服他受他的提調，不然的話，就要解決他們；他說他們那時都主張暫時歸服湯二鬍，但馬隊長却反對，他說湯二鬍已經是很明顯地在勾結日本，他正想多招收些人馬來發展他的勢力，好去向日本講價錢，好去要更好的名義！馬隊長說：「我再過得無路可走，當土匪都行，不能去給賣國軍閥當工具，這種不要臉的事情，我是一刻也受不了的！……」

「打倒賣國軍閥！」

「打倒不要臉的軍閥！」吼聲好像暴風雨，突然襲來，壓着了施瞎子的報告。

「就在最近」，施瞎子換過一口氣，又繼續着報告下去，「使我很感到馬隊長的第三個缺點，是他太相信人！我現在更明白，他簡直是一個大傻瓜！他雖是有了這麼多的越歷，他的思想雖是有這樣清楚，他好像還不知道人這東西是險惡萬分，是什麼

卑污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來的！我們不祇警告過他一百遍，勸他要隨時隄防着，謹防別人的暗算！但馬隊長到底是一個大傻瓜，他毫不在意，祇願勇往直前。就在他遇難前幾個鐘頭，我都還勸過他，他竟這樣就死了！……

施瞎子滿腔的悲哀湧塞了喉管，眼鏡下一顆顆的淚水掉了下來。

「打死走狗：槍斃漢奸！」

又是一陣吼聲經過，施瞎子率性就一邊哭一邊嚷，在台上亂說：

「……就在他臨死的時候，都沒有一點兒悔意！看着他的眼珠在翻了，眼睛已經沒有了光，口裏還在不斷地唸着，他這樣死得痛快，要是他一死，一般弟兄就更清楚了，大家的意志就更堅定了！」

「槍斃兇手！爲馬隊長復仇！」

熱狂的怒吼壓着了施瞎子的悲嘶，最後，他又勉強支持着呼喊：

「……可是，我們這時來替馬隊長想想，他這樣死法算得是痛快嗎！這時需要

他去死嗎？！要是他不死，我相信我們一般弟兄的心仍然是一樣堅決的！馬隊長死了，無論怎樣是我們絕大的損失！我們這時，不僅要給馬隊長復仇！我們要替成千成萬的，像馬隊長這樣遇害的民衆復仇！我們要替幾萬萬被日本鬼子和他的走狗們壓迫着的中國人復仇！我們要有馬隊長的奮鬥精神，同時要注意到他的這些缺點！要這樣才對得着馬隊長，馬隊長才不是白死！

「馬隊長精神不死！」

「槍斃凶手！爲馬隊長復仇！」

「槍斃漢奸！」

「捉拿漢奸！」

這時，施瞎子退到一旁去揩眼淚和汗水，接上來的是一片呼聲吼聲，甚至於還有哭聲，整整地繼續了幾分鐘。

突然間，吳大隊長不等到邀請就跑到台口上來，下邊的羣衆霎時就湧起一片吼聲

：

「請大隊長交出兇手來」!!!

大隊長團團的面部脹得透紅，臉皮下的笑紋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却做得很鎮靜，等到噪雜過後，用盡全力在那兒吼。

他說他對於馬隊長的死，實在很痛心，現在是「欲哭無淚」！接着他就替馬隊長背了很多的功績和好處出來，說是沒有一個隊長趕得上他的，所以他認為馬隊長的死，是整個的保安大隊的損失。據他們的推測，說是白岔上近來一定有不少的漢奸潛伏着在活動；於是，他又發揮了很多的抗日的理由，態度和言論都顯得非常激烈，在每一節段他的語氣停頓幾分鐘之久，希望着下邊羣衆的響應，但得到的是一片沉默！最後他表示：說是他是大隊長，對於這件事情自然要負責任，要是在幾天以後，再弄不到一個水落石出的時候，他不但願意受一般弟兄的制裁，他自己也是不甘心的！他希望一般弟兄在事情還沒有結果以前，不要操之過激，在這種大敵當前的時候，不要在

自己的內部先就惹起裂痕！他說要是大家都能夠替他設想，給他三兩天的時間，他一定可以對得起大家，他一定要為馬隊長報仇雪恨，他說要是不能原諒，他祇有任憑大家來處置！他看着羣衆沒有響應，立刻又提出了他的意見，就在今天把抗日會組織起來，他還慎重聲明，就在最近他決定要派人去把曹大脚板和朱黑痣歡迎到白岔山來共同組織義勇軍！

對於大隊長的意見，祇是響應着少數的鼓掌，一般羣衆都沒有什麼表示，不過這樣的情形，已經使得大隊長滿意地退了下去。

接着上來的是幾個隊長講演，語氣都很緩和，這更適合了大隊長的意味。

最後，一些弟兄也自動地跑上來講演，但差不多祇是一聲聲地吼，表達不出什麼特殊的意見來，他們常壓在「絕對服從」的紀律下，今天突然擺脫了一切，才爬了起來，不能希望他們再有什麼更進一步的表示來的！大隊長對於他們特別提出來的一些要求，他當場要表示一概接受；於是這一股惡浪，在表面看起來，是漸漸地平靜下去

了。

散會的時候，已經將近黃昏了，當場就由各分隊選出抗日會的代表來，並且組織起宣傳隊，從明天起，出發講演。

第八章

就在給馬隊長開追悼會的那天，白岔山的各種人物立刻掀起了極大的變動，保安隊的內部不消說，雙方的裂痕更顯著地爆露出來了。一些商人如像羅掌櫃他們請過願以後仍然沒有效驗，對於和平的希望漸漸地消滅了，對於財產的保障湧起了無限的恐怖，所有的存貨盡都忙着設法往別處去推銷，街上的舖面一律關了起來，於是罷市了！至於一般「收租喫飯」的發財人，對於吳大隊長的力量也開始懷疑了，他們感到高貴的生命發生了極大的危險，他們預料到在幾天內就要大禍臨頭了，於是忙着把所有的財寶窖在土裏，一切的細軟收拾在身上，往安全的地方逃走了。剩下來的莊稼漢，他們沒有辦法把田地房舍積着走，他們全家的生命都種植在地裏，他們祇有死死

地把自己的莊稼守着；要是日本鬼子來了，他們祇有拿命去拚，反正是個死！

不用說這些莊稼漢，就是在宋家祠教學的曾老先生曾師魯——白岔山惟一無二的有學問的人——也不走，他對於這時要逃走的人，很是反對，他能夠引經據典地提出許許多的理由來，要在平時這位老先生的言論是很能夠被人尊重的，然而，現在却一點兒效力也沒有了！

幾天來，他看到他的學生很快地在減少，到了今天就少去了一大半；剩下來的，除了宋孝繩宋大老師的么少爺，盡是些赤着腳滿身污垢的看牛小子！

曾老先生很生氣，他有滿腹牢騷發不出來，舉眼一看，那些蠢得像豬一樣的小子放大聲浪好像在唸經，他不禁連連嘆氣，湧起了無限的感慨：「道不行，乘桴海於海，從我者……誰呢？」

於是，他想起了宋大老師的么少爺宋繼繩。

然而今天已經下午了，宋繼繩也還沒有來！

他等得很焦急，感到一片陰影在當前閃；他一時把那副老光眼鏡取下來，一時又把那根旱煙竿塞在口裏，一時又坐下，一時又站了起來——總之，他的心在跳，感到了萬分的不安！頹然地把正中的牆壁上望着，望着一邊是「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一邊是「總理遺像」，他的心理想；「這吓要是有了什麼變動，恐怕再添上一個什麼「神像」，這個「館」怕都保不着了！」

這個「館」屈指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歷史了，本來是宋孝繩大老師專為他們宋氏子弟設立的私館，一直到國旗的樣式由「五色」改成「青天白日」以後才開放出來，並且定了一個名字叫：「中山學校」。

提起這個名字，曾經在白岔山惹起過不少的糾紛；那時，宋大老師的大少爺宋肇繩剛從北京回來，先在區公所的旁邊辦起了一個「區黨部」，跟着就要在宋家祠來辦學校，於是原有的私館也就無形取消了，壁上的「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也撕掉了，代替的是「總理遺像」及「遺囑」，還在頭頂上交叉着嶄新的兩桿青天白日旗！這使

得老先生曾師魯實在忍無可忍，正當宋大少爺他們在行「開學典禮」的時候，他突然跑了進來，好像發了瘋，一支手高高地舉了起來，指着壁上的「總理遺像。」一邊哭，一邊跳：

「孫文呀！中國就給你害了！」一大團油綠色的鼻涕搭地一吓摔在柱頭上，點點的唾沫好像野草尖上的露水，在灰黑的鬚鬚上糊滿了。

人們勸不着，他愈哭愈悽慘。

一會兒，宋大老師提起他的雀籠，走了進來，一碰頭就給他的大少爺一頓臭罵：

「我看你這小子長了翅了！你如今回來，不認老子，不認老師，你要辦學校了！要說曾老先生教不好，也把你教出來了！你要辦學校，好，滾開去辦，我宋氏宗祠沒有你這樣的子孫！」

最後，經過了許多人的調解，說是「孫總理」和「孔夫子」的學說並沒有衝突的地方，說是要現在的「孫總理」才是「孔夫子」的正統，但問題在這兒又發生出來了

一既說是夫子的止位，那孫文的地位也不過給曾師孟一樣，怎麼倒把夫子的神位取消了？！

勸解的人又加以解說，就是「總理」是現在的國父，給周朝的天子一樣，假如孔子生在現在，他也要尊為「總理」的。

結果孔子的神位和「總理遺像」並排着貼在壁上，教學的老師仍然是曾老夫子，「私館」改成了「中山學校」。

就爲了這個「校」字，也費了許久的研究，討論；曾老先生主張用「堂」字，宋大少爺却堅決要用「校」字；曾老先生能夠引經據典地解釋，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以後都叫「學堂」，所以應該用「堂」；但宋大少爺卻說現在又不同了，他說：「北京南京都叫學校」，所以要用「校」字。

這種爭執究竟有無結果，白岔山至今還沒有人敢出來證明；因爲宋大少爺僅僅在

家裏住一個暑假就走了，曾老先生以後也漸漸地發現了「孫總理」的學說確實是「夫子」的正統，然而，不幸的是發現得太遲，「區黨部」已經被宋大少爺帶走了！

直到現在，一般人還是祇知道宋家祠有一個「學館」，誰都沒有記着什麼「中山學校」這個名稱。總之，白盆山仍然祇有這個獨一無二的學堂，曾老先生也還算得是地方上最有學問的人！

然而，照最近幾天的情形看起來，這個學堂看看也保不住了！宋氏的子弟幾乎走光，祇剩個宋繼繩都不見來了！

曾老先生的心頭好像火在燒，雙手背起在兩排書桌當中踱方步，越走越快，最後，簡直像在一跑趟子，突然一吓。在一個滿身污垢的他的「門徒」當前站住了：

「胡冬生，你到宋大老師家裏去看看，宋繼繩今天怎麼沒有來上學？」

一會兒，把宋繼繩叫來了，沒有帶書包，後面還跟着宋家的老「長年」胡二老爹

一看情形，曾老先生知道事情不妙，跳動的心幾乎衝出口腔來了；果然，沒有到他發問，胡二老爹搶上前來，掀起滿臉的笑紋，一支眼望着他，一支眼聽着他。少爺，帶着痰的聲音在喉管裏說：

「大老師叫我來給先生說，明天一早就要走。么少爺不能來上學了，大老師太忙，也沒有來看先生，才叫我把么少爺帶來，給先生……」

「怎麼？怎麼走得這麼忙？」先生不耐煩聽下文，搶着問「到那裏去？你們大老師全家都要走？」

一大堆問題連着吐出來，胡二老爹來不及答覆，在喉管裏咕嚕，站在一旁的么少爺未繼繩脹紅一張臉，接了過去：

「大哥在北京有信來，說是恐怕不清靜，叫我們到北京去，爸爸說先到平定堡，以後再說……」

「路上呢？」曾老先生臉皮上的縐紋完全成了直線，毫無光彩的眼珠死死地把他

惟一無二的「門生」盯着，「聽說路上更不清靜，你們怎麼走」？

對於這問題，么少爺不能答覆，張着嘴，靈活的眼把他的先生望着，這時胡二老爹已經一口接了過去。他說大老師已經找得有教會上給他保護，他還要想去叫劉長貴送到平定堡。

曾老先生無話可說。他再也想不出什麼理由來非難對方，他知道事情已經是無可挽救了！正在忙得失措的時候，么少爺突然在他的當前跪下去，忙着磕了幾個頭，就爬了起來，胡二老爹在旁說：

「大老師說，以後再來再給先生請安……」

先生沒有聽清對方說什麼，他祇望着胡二老爹把他惟一無二的「門生」拖走了！他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嚴重，他見着大家都在忙着要逃走，心裏掀起了無限的恐怖，「日本鬼子未必真是要來嗎」？

他整天關在館裏，外面的情形完全隔絕；幾十個小孩的吼聲，把腦子都鬧昏了！

他當同胡二老爹他們說話的時候，屋裏顯得很清靜，等到他一轉身，一片吼聲突然高漲起來，他望着半盞的燈完全空了，剩下的盡是滿身污泥的看牛小子：他滿肚子的气沒處出，咬緊齒關，一手速速拍桌子：

「還吼什麼？滾吧，滾回去！」

好像一道赦旨下來，那些「看牛小子」把書包藏在懷裏，立刻就「滾」出去了。

曾老先生放了學，回到家祠，他要到劉長貴那兒去看火色。

那時，太陽已經升到山頭，吐出赤色的光輝，洒在天邊，反映在遠近的樹林上，顯得錦繡千條，燦爛奪目，初夏的微風，輕輕地在臉上撫摸，徐徐地在剛發出來的麥芽上盪漾，顯得無限溫柔，無限溫柔！曾老先生口裏含着旱煙竿，慢慢地，慢慢地，在田坎上踱方步，剛才的恐怖和鬧聲消却了一大半，精神一爽，胆量也提起來了。

「什麼日本鬼子也這樣猖獗！他能夠勝得過我華夏之邦？這些人簡直是庸人自擾

「！」

「會老先生」！

一聲呼喊忽然從後面傳來。掉頭一看還是一根田坎，望着胡二老爹正跟着他走了過來。

「老先生要往那裏去？」胡二老爹兩臉都是笑，熱烈的眼光把他望着，他却並不答覆，緊逼着反問：

「你呢？」

「宋大老師叫我去找劉長貴……」

「喂！我沒有問你，胡二老爹，他一下發問，扭身往前走，「你們大老師這一走，到底我這個館還開嗎不開嗎？」聽着他這道什麼話？」

「這……到沒有聽到提過」

簡單地答覆後，大家都不作聲，這時離劉長貴的家祇隔一根田坎了，望着大門裏

鬧鬧闐闐地湧了許多人。

「長貴哥！在家沒有？」胡二老爸忽然拉開嗓子叫，他們不約而同地站住了。

「是那個呀？」應着聲跑出來的不是長貴哥，長貴嫂手裏握着一把菜刀，喘着氣望着他們叫：「呵呀，胡二老爹，會老先生也來了，看我這個爛像，快請進來吧！」

迎着他們走進去，院壩裏湧起一片招呼，一眼望着盡是些莊稼漢，并且大家都是認識的。

劉長貴不在家，到處找人去了；劉秀英搬出一個凳子來，特別給會先生坐的。

「老先生，你也不走？」

熱烈的招呼，老先生也突然興起了。

「我走？往那兒走？」他連着吸了幾口煙，使勁唾出一口痰來，好像一吓就把滿肚的不平吐盡了，「這樣多的人都不怕，我這樣大的年紀了，我生在這裏，就要死在這裏，我……噫……吾何畏彼哉！」

在大家的注意之下，首先得到同意的是胡二老爹：

「實在！我就不信。他日本鬼子有多兇！有嗎可怕的？再說，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這付骨頭送到外鄉去，扔了也不值得！」

大家正在唾息，曾老先生一下把旱煙竿從口中拔出來，又是一口痰吐在地上，沒有神的眼光把胡二老爹瞪着，臉皮細起，所有的縐紋成了直線：

「你未必也不走？不跟你的主人一塊兒走。」

「我不走，就是天塌下來我也不走！」胡二老爹本來蹲在地上，說着，一吓站了起來，聲音突然降得很低，眼光在大家的面部一掃，掀起滿臉的笑紋接着說：「其實說，他們這些發財人走了倒還好，他們把銀子帶得走，倉裏的糧食總運不走，老先生，你別發愁，我們留下，還有沒飯喫？」

「真話！」亂圍圍湧起一片歡呼，「我們留在家裏喫飽飯，到比拖起一家大小到外面去討口的好！」

會老先生滿臉的縐紋也掀起了無數的圓圈，模糊的眼眶也發出欣慰的光彩了，「你們都不走」？

正在亂紛紛的時候，劉長貴回來了，並且還跟着一大幫人，望去盡是一律的武裝，他們大家都認識，彼此忙着打招呼。

「好熱鬧」！劉長貴在門口一聲叫，跑了進來「會老先生也來了！胡二老爹也來了」！

接着又來了一批人，劉長富也來了，跟着進來的有王占標，黃青庭，少不了還有胡文海。

人們都在盡量地吼，一堆一堆地拉着跳，坐在院壩當中的會老先生，不得不站了起來，慢慢地退到階沿上去，劉秀英在人叢中鑽，不住地叫：

「慢點呀，看把茶壺踢壞了」！

人們沒有聽到，胡文海也鑽進來，替她在地下揀茶盃。

「今天施瞎子真有勁兒！」

「非要把兇手給我們交出來不成！」

「單憑這股子勁，還怕他媽什麼日本鬼子！」

正在鬧，胡二老爹來把劉長貴拉着，「長貴哥，宋大老師叫我，要你明天送他到平定堡，看你去不去？」

長貴哥還沒有答覆，劉長富搶過來，「送他到平定堡？！你告訴他，辦不到！」
人們立刻圍攏來，大家都在罵：

「要他的命才是命！」

「平常他多兇，這會兒要人送！」

長貴哥，不要去，管不了這樣多！

胡二老爹不作聲，掀起滿臉的笑紋把長貴哥望着；這時，站在階沿上的曾老先生忽然舉起那支旱煙竿在空間一擺，拉破喉管一聲叫：「胡二老爹，你就回去告訴他，

說大家都要死守白岔山，他要逃命他自己走，沒有人送」！

大家都很喫驚，掉過頭來把老先生望着，「老先生，你也不怕」？

老先生滿臉的縐紋縐成了直線，立刻又是一口痰，掉過頭去噴在凹坎上，「我怕什麼？！告訴你們說，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絃歌之聲不絕！這就怕了？他日本鬼子有多大的本事，我就不信……」

人們都聽不懂，互相望着，劉秀英在人背後做鬼臉，拋出一句問話，把老先生的牢騷打斷了：

「什麼叫絃歌」？

沒有答覆，老先生把那位小姑娘恨入眼，咳了幾聲，又繼續着說下去：

「……你們不要以為我上了點年紀，我也是個中國人，我怕他日本鬼子？孔夫子都要尊夏攘夷，孔夫子在幾千年前就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不怕他日本有皇帝，他勝得過我們中國人？……」

人們又聽不懂，互相望着，劉秀英又喊着問：

「老先生、孔夫子抗不抗日？」

「你小姑孃知道什麼？」老先生不勝感慨的樣子，聲音滾進喉管裏去打咕嚕，「還有民國時候的孫中山，他……」

王占標在人背後偷偷地給劉長富說：「不管怎麼，這個老傢伙也還能夠拉到我們抗日會來。」

劉長富點點頭，望着老先生叫：

「好的很！老先生要抗日，我們大家都歡迎！」

王占標開始在一旁鼓掌，一片掌聲接了上來。

於是，老先生更加起勁，一股股泡沫在嘴角間冒着，灰白色的鬍鬚糊滿了點點的口水，拉破喉管講演起來了。

可惜的是人們對於老先生的話都聽不懂，開頭是大家張着嘴睜睜的眼望着他笑，

漸漸地，各種燥雜聲高漲起來，把他的吼聲壓下去了。

王占標挑開衆人，擠到階沿上去，一把手拉着老先生，駭得他一大跳。「什麼事？王隊長」！

「老先生要抗日，就加入我們的抗日會！」王隊長笑着，面向着大家說，「我們要出去宣傳，到街上去講演」。

驚疑的眼光把王隊長盯着，祇有「宣傳」和「講演」特別來得響亮，心裏想幾年前宋大老師的大少爺剛回來的時候，也在街上宣傳過。講過演，他清清楚楚地聽到要他加入什麼「抗日會」，同時又記起了宋肇繩回來辦的那個「區黨部」，他的心裏想，如今的世道又變了，不是「區黨部」的世道，是「抗日會」的世道了，他想宋肇繩辦「區黨部」的時候，沒有來約過他，……

「怎麼？老先生，你加不加入？」王占標見他不作聲，逼着問。

「加入！……」老先生順口答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他小子不認人，所

以不長久」！

大家又都聽不懂，互相望着笑；但這時人們已經漸漸地分散開，忙着去討論各人的工作去了——王占標他們一批人向屋裏鑽；劉長貴拖着胡二老爺到墻下去說了一些話，把他送走了；剩下一些時間出來，曾老先生站在那兒繼續想，他知道他們這幫人很有些那個話，就是吳大隊長都沒有辦法，剛才他又聽着他們罵宋大老師，他想如今完全是「抗日會」的世道了！

「區黨部那裏有這樣多的人！那裏有這一股氣」！

他不覺笑了起來，忽然一聲叫：

「加入抗日會！宣傳去！講演去」！

這時，王占標他們已經從屋裏跑出了，人們又在院壩裏打成一片，曾老先生也被拉了進去。

沒有多久，大家的討論，大家的工作都決定了；宣傳隊分配好了以後，王占標又向着大

家提議，要曾老先生把他的學生組織一個兒童隊，也開出來講演；一片掌聲，響應着熱烈地同情，曾老先生滿臉的縐紋掀起無數的圓圈，也默默地表示同意了。

「我們再叫小劉參加進去，領導兒童隊！」

王占標接着又提議，立刻又得着了大家同意。

王占標同黃青庭回到關帝廟的時候，天色已經黑盡了。

他們剛回去就得着值日的報告，說是在西山嘴放步哨的鄧班長打發人回來說過，

他們在山頭上望着遠遠地有一大股人馬正往白岔山開來。

「哦！這吓好了！」王占標雙手一拍，忍不住歡呼起來了，「要不是朱黑痣，總是曹大腳板的！」

正在高興得跳，鄧班長又打發傳令兵回來報告，說是朱黑痣的前站已經到了西山嘴，並且帶回來了一封信，是朱黑痣給吳大隊長的，要他趕快去見大隊長請示。

「老弟，你留在隊上」，王占標一把手把那封信抓過來，一支手突然打在黃青庭的肩頭上，發狂了，「等等我去找唐隊長，到大隊部去」！

他們見着了大隊長，王占標雙手把信交上，簡單地報告以後，大隊長還是顯得鎮靜，堆起滿臉的笑，很客氣地讓他們坐着；等到他退過去，折開信在燈下看，團團的面部迅速地起變化，青一陣，紅一陣，所有笑紋立刻消逝了。

「想不到……想不到朱黑痣來得這般快！」大隊長把捧笏在桌上，回過頭來望着唐隊長，「朱黑痣給我到還有些交情，祇是……：……唉唉……：……祇是這樣實突如其來，一時怕也不大好安頓，唐隊長，你看怎樣回答他的好」？

「信上是怎樣說的？」唐隊長的反問。

大隊長先不答覆，取過那封信來遞給唐隊長。

信上到沒有說什麼「祇是說他的勢子太單薄，在猴兒坑待不下去了……：……」大隊

，大家都在搶着要先說白岔山在這幾天內起的一切變動。魏克說是他們一到西山嘴就已經很清楚的知道了，不過他也很用心地再聽一遍，王占標他們也十分熱心地在一旁追述；提到馬隊長被難，大家又是一陣驚叫和怒罵；說到一般弟兄們的情緒，他們都不禁互相抱着跳起來。

「太好了！這些弟兄太好了！」

過度的興奮，使得魏克掉下淚來，他自己都想不到這到底是歡迎還是悲傷。當時，他又說出朱黑痣的態度和幾天來的經過。

說是他們到了那面的時候，一看朱黑痣表現得很激烈，他們就把白岔山的情形，毫不隱諱地說出來了。說是朱黑痣完全聽從他們的主張，先把隊伍扯過來。並且，總是曹大脚板那面已經聯絡好，也同朱黑痣的部隊在同一天出發的，算起來，明天還可開攏了。又說是，錐子嘴的「東亞聯軍」有漸漸地向這面移動的模樣，所以朱黑痣還是沒有把猴兒坑放棄，留下了郝金剛帶幾十條槍在那兒把守，要是將來猴兒坑實在

保不着的時候，這個地方也要另找出路才行。

王占標忙着要把大隊長的信帶去見朱黑痣，可是，這時魏克却要提出他的意見：

「抗日會既組織起來了，就在今晚上把標語貼出去，歡迎抗日部隊，歡迎抗日義勇軍，歡迎抗日將領朱司令和曹司令！」

對於魏克的提議，他們立刻就決定了，黃青庭去負責辦理；王占標和魏克一塊兒去西山嘴，趙得勝就留下來辦抗日會的工作。

完了，魏克又拉着王占標囑咐，要他同朱黑痣見面的時候，特別要把一般弟兄們的抗日情緒充分地表現給他知道；他們這才牽過兩匹馬來，一塊兒走出了關帝廟。

黃青庭忙着要到火神廟去參加「抗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他要把趙得勝拉在一塊兒，叫他代表鄭明山去出席。

「我又不是你們隊裏的」，趙得勝顯得很遲疑，「要我去代什麼表？那可成！」黃青庭拉着他笑了：

「那就算是新招的毛骨頭好了；沒有什麼關係的，幹這種事情，誰還管這些！」隊裏的事情就交給第三班的胡班長，黃青庭和趙得勝到火神廟去了。

第十一分隊長胡文海本來是學生出身，在保安隊，他是最著名的「小白臉」兼「詩人」，各級的長官中祇有他的年紀輕。也祇有他長得漂亮，僅僅因為這樣，他是具有很能夠吸引人們來同他親近的魔力，但是一般弟兄却好像都缺乏這樣的興趣，對於他們這位隊長總不放在眼裏，大家在暗地裏都叫他：「小孩兒隊長」。自從他同施瞎子有了來往，參加入抗日工作以後，他在隊裏也做了不少的事情，於是一般弟兄的隔膜才跟着他的努力漸漸地打破了。他最佩服施瞎子，尤其是今天追悼會上那一股火烈的情緒鼓動了他，週身的血管都燃起來了！他最相信施瞎子的話，然而他對於小劉的熱忱却總是打不消，施瞎子曾經很誠懇地這樣告誡過他：

「對於一個女人，你要取得他的愛，必須要有一種什麼特點，使她佩服你，尊重你，信仰你，女人的愛是在這些條件上發生出來的；不要以為你的臉子長得漂亮，年

，這都不濟事，要緊的是你要有那種本事來抓着她的心！，況且小劉那樣的人，又正當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你越去追遂得急，越使她看你不起！」

他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聰明，絕不比施瞎子弱，但施瞎子却有那麼一股子勁頭，好像一團烈火，無論惹到那裏，立刻就要燃起來，「自己呢？所有的感情都用到小劉一人的身上去了！」

他能夠寫宣言，他能夠定標語，他還能夠分析許多的問題，他們隊裏那些傢伙——像劉扁嘴，唐春山，那一批——雖是再跳得起勁，這些事還是祇有他一人才辦得到！

天一黑，他就忙起，在亂闐闐的大殿上，他的筆沒有離過手！

黃青庭他們到了火神廟，各分隊的代表還沒有；趙得勝被介紹以後，他們才知道朱黑痣的隊伍已經到了，立刻就湧起了一片歡呼，劉扁嘴和唐春山好像發了瘋，抱着趙得勝亂跳：

「歡迎！歡迎我們的好弟兄！」

胡文海也離開桌子，走了過來：

「怪不得，隊長到大隊部去了，大概就爲這件事情，大隊長怕又要開什麼會來對付了。」

「管他怎樣對付」？黃青庭很氣盛地說：「我們有了抗日會，我們要歡迎，我們抗日會去歡迎！」

唐春山接着吼，「待會兒我們開了會就去歡迎！祇要抗日的就是好弟兄！」

第九章

次日絕早，正當朱黑痣的隊伍在一片歡四聲中開進白岔山的時候，曹大腳板的先頭部也到了西山嘴。

平地襲來一般暴風惡浪，誰也沒有辦法掩護了，這樣多的隊伍一開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駐所，經過大隊長的分配，把第五支隊調到街上來，分駐在民房內，朱黑痣全部就擠在娘娘廟。對於曹大腳板，大隊長更弄得手忙腳亂，怎麼也找不到適當的地點來安插，然而，曹大腳板却太不客氣，不等到大隊長分配駐所，就長驅直入地開到了正街上。

第九章

這樣一來所有的民房立刻變成了兵營，大街小巷湧擠得水洩不通，挨戶插滿了旗

幟，這兩部份人馬——尤其是曹大脚板的大隊伍——給一般老百姓帶來的是忙亂，恐怖，人們都感到一種變動快要爆發了！街沿邊搭滿了的是鋪板，地面上撒下了一堆堆的亂草和馬糞，人們躺着的，站着的，混合着各種噪雜，叫罵，怒罵，更顯得情形的紛擾。

曹大脚板打起義勇軍的旗幟，號稱兩師，其實全體官兵伏的人數還不到兩千，槍支及馬匹則不及一半。可是，在這幾部份隊伍當中，他的勢力已經要算首屈一指了。至於朱黑痣，同保安隊的勢力，不相上下，仍然用的是靖國軍的旗號。

吳大隊長，這時才感到了無法支持，他知道這種局面再也穩定不下去了！他想不到事情來得這般快，他怕看到目前的變化，他更耽心着將來的結果，要是有了什麼事變發生，就是保安隊整個的實力也不是別人的敵手，況且自己的內部已經是無法指揮了；精明的吳大隊長現在是深切地感到他的危機四伏了。

至於各支隊的隊長，除開第一隊的向隊長，本來都是沒有什麼一定的主見的，他

手交出來的時候那……又怎麼辦呢？」

對於這些問題，大隊長立刻就詳細地給他解答：他說錐子嘴的關係雖是暫時斷了，實際上是算不了甚麼緊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設法保存這一部份力量，祇要能夠維持下去，將來無論到那一方面去找關係，都是不會有甚麼困難的；他說現在最沒有辦法來對付的並不是朱黑痣同曹大脚板，而是自己的內部，祇要能夠設法把過去的種種隔膜打破，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他又說，據他知道的，朱黑痣和曹大脚板並不是怎樣合得來的，祇是被一時的勢子逼迫，才拉到這條路上來了。並且朱黑痣的力量又顯得太單薄，他對於曹大脚板總不免隨時都要提心弔胆的。他說他同朱黑痣過去還有點兒交情。祇要去把他拉得緊，並且不妨向他明白表示，說是假如將來實在弄得不對的時候，保安隊全部他願意交出來受他節制，他朱黑痣空手就得到這一大部份力量，還有不樂意的嗎？要是曹大脚板有甚麼意見的話，這兩部份隊伍聯在一氣來對抗他，要不然。也可以暫時保存實力，以後再慢慢地找出路，話雖如此，困難還是有的：

「最要得緊的是設法把內部的隔膜打破，不然的話，恐怕我們的下邊看看就要動起來，那時不但我們的力量沒法保存，恐怕誰都跑不脫身！」

又經過了許久的沉吟和討論，大隊長才把他的具體辦法宣布出來；

「現在爲了要保全我們大家的生命，保存這部份勢力，必得拿出一個人來犧牲！」

問題明擺出來了，一切的辦法都集中在溫鐵牛個人的身上，大隊長睜睜的眼光在注視向隊長的臉色，不管他再怎樣感着難，事情還是只有這麼決定下去！

當曹大腳板的隊伍一開到，保安隊的各支隊部都集中着擠在大隊部附近一帶，所有的地方都讓了出來。當天下午，保安隊全體齊集在大隊部門口的廣場中，舉行歡迎大會。

開會以前，各隊都是全副武裝齊整整地排立在廣場中，第一支隊還是由溫鐵牛領頭，向隊長又是因病未到。不一會兒，朱黑痣二部也在號聲歡唱中陸續開來了。

主席是吳大隊長。

宣布開會以後，主席報告歡迎的意義：他說他一向就是存心與倭奴，「不共戴天」的，怕的是力量不夠，不能盡他的「保土安民」之責。他說正在大敵當前的時候，熱心抗日的朱司令和曹司令都來了，他是無論站在抗日的意義上，或是保衛地方的責任上，都是極表歡迎的！他說朱司令和曹司令雖不是正式軍隊，但他們的兄弟却是最有紀律，無開到那兒，一般老百姓都是歡迎的。最後他宣佈，他立刻就要把保安隊改編成義勇軍，同朱司令曹司令澈底合作，抗日到底！

接着是抗日會的代表施瞎子跳起來致歡迎詞，一開頭他就說他可以替一般弟兄說出這時的心情，一方面看到大家望了這麼久的朱司令和曹司令的隊伍來了，固然有說不盡的高興，但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隊伍裏少了一個堅決抗日的最得力的領袖，這是多麼令人難過的事情！他說他相信，就是朱司令和曹司令在這時也同大家一樣，悲喜交集的！因為馬隊長是最初主張歡迎朱司令和曹司令的抗日部隊來自岱山的第一人，

他就是爲了要了要抗日才主張歡迎朱曹二司令來的，他就是爲了要抗日才被那些漢奸走狗陷害了的！他就是爲了要歡迎朱曹二司令才把命送掉了的；現在朱司令和曹司令的隊伍來了，在這樣熱烈的歡迎大會上沒有馬隊長參加了！

「槍斃兇手，爲馬隊長復仇！」

羣衆忽然爆發出一聲呼喊，把台上的講演壓了下去，就是：

「肅清漢奸，鞏固抗日戰線！」

「……現在大隊長既是表示要堅決抗日，我代表抗日會要大隊長立刻把兇手清出來！」

施瞎子退下去以後大隊長沒有答覆，請出曹司令來講演；司令的身體太胖，好容易才爬上了講台，從他動身上去，一直擺到台口，整整地費去了十分鐘之久；那個臉，因爲兩頰吊下來的肉太多，精晃晃的腦頂更顯得尖，於是成了一個三角形；在台下望起來，看不見他有眉毛，眼合成了兩道綫。他開始說話的時候，滿臉的肉聳動了好

半天，顯得很困難，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地吐出來；幾句開場白過去，又停頓了十幾分鐘，大家都等得很不耐煩的時候，他好像發了瘋，忽然破口謾罵起來。

他罵日本鬼子，罵軍閥，罵大老官兒，罵漢奸，罵完了以後，又停頓了十幾分鐘，臉上的肉一跳動，忽然笑了：

「我兄弟，今天實在大樂了，不會講什麼演，在從前就沒有講過什麼雞巴演，講過演的是個王八蛋！吳大隊長要我上來，好，歸宗一句話，我要同那些王八羔子的拚個你死我不活！」

完了，曹司令又在台口上站了幾分鐘，半句話都沒有說，就抱着肚子慢慢地退下去。從他上台，一直到現在，下邊的羣衆筆直站在那兒，沒有「稍息」過？

鼓掌聲中接上來的是朱司令的講演。

誰都想不到的是朱司令講演以後，特別爲吳大隊長表白一番，他說他自來就知道吳大隊長很有點血性的人，他一定是很熱心抗日的，不過在他們的隊伍還沒有開到的

時候，因為所處的地位關係，有些事情是不能辦到的。他說他相信吳大隊長對於馬隊長的事情一定有個辦法，在他還沒有弄實在的時候是不便宣佈出來的，所以他叫大家耐着性子等，以後自然就會知道吳大隊長絕不騙人的！

散會的時候，吳大隊長跑到台口上來，握緊拳頭，撕破喉管，領着喊口號：

「歡迎抗日將士！」

「歡迎熱心抗日的朱司令和曹司令！」

「一切抗日部隊聯合起來！」

「誓死為國守土，保護老百姓！」

「打死日本鬼子！」

想不到，一等到吳大隊長領着呼完以後，羣衆忽然又接上了一片吼聲：

「槍斃漢奸，鞏固抗日戰綫！」

「搶斃兇手為馬隊長復仇！」

在「敬禮號」的歡聲中，朱曹二部整隊開出了會場。

散會不久以後，又是一件出人意外的消息傳了出來，說是大隊長把溫鐵牛扣起來了。據說已經查出實據，馬隊長的事情就是他做的！說是他還跟向隊長同謀，但向隊長早已畏罪潛逃，大隊長的處置，一方面是「撤職查辦」，一方面是「懸賞通緝」！就在當天晚上，吳大隊長又同朱司令曹司令他們開了一次三頭會議，決定從明天起，一律改換旗幟，總稱為「熱西抗日義勇軍」，曹司令為第一路，朱司令為第二路，吳大隊長為第三路，並且招收各地的部隊，分配佈置抗敵陣綫。

一切事情，都按着魏克的計劃在進行，對吳隊長的态度，朱黑痣完全採取了魏克的主張，按步就班地往前邁進。本來，對於魏克的一些意見，趙得勝和王占標在先是帶有一些懷疑來反對的。他們認為這是向對方讓步，再說文氣一點，這就叫做妥協。

他們覺得大家的局勢已經逼到這種地步，就應該斬草除根；因為吳大隊長的投機性，在這時是瞞不過誰的眼線的！要是還不趁此把這傢伙幹掉，將來說不定就是禍根。

魏克對於這些意見一時是不便答覆，他祇是用一種很堅決而且很泰然的口吻要他們相信他，對於他的計劃，不用絲毫的懷疑；僅僅這樣囑咐，對於趙得勝是可以的。根據他已往經驗，再看這神情，他知道這位先生是不會有什麼變更的。然而，王占標却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知道軍事上的祕密是不能立時要求明瞭的，他的心頭裝着的一塊疑團仍然沒有消滅；可是，這對於他們的工作也並沒有發生絲毫的障礙，他們仍然按照着魏克的計劃在努力邁進。施瞎子同魏克却一碰頭就打得很緊，他們之間用不着怎樣詳細地解釋，彼此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剛見面就好像是若干年的深交，感情和態度是絲毫的隔膜也沒有；他們之間究竟有一種什麼關係聯貫着，這是誰也算弄不清楚的。使魏克最感着不快的是朱黑痣內部的那十幾位下級軍官，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表現出來完全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集團，並且一向就同他是針鋒相對的；他很明白

。這是因爲朱黑痣太信任他，所以才惹起了那批傢伙的反感，他知道他們並不是有什麼一定的主張，祇是想在裏面來抓點重要的位置，所以總想找機會要坍他的台，對於保安隊，他們就極端主張要澈底解決。他們的理由很是充足，尤其是那位郭排長，他抬出了很多的抗日救國的帽子來；他說現在惟一的出路，祇有抗日，要真正抗日的戰士才能團集在一塊兒，那些混蛋傢伙是不能再許其存在的。但朱黑痣的意見却同魏克一樣地固執，無論你說得頭頭是道，他都是一概置之不理！跟隨着各方面的情勢在進展，保安隊的內部已經蘊釀成了一種秘密的組織，除了他們自夥兒，局外人是沒有一個知道的。最初是發生在第五支隊，漸漸地蔓延到各支隊，尤其是馬隊長被難以後，更有了飛速地發展，就是一般人認爲最沒有辦法的第一支隊也產生了這樣相同的細胞。他們決定出來的主張，可以左右整個的保安隊的意志；他們的力量，成了抗日戰綫的中心。

在這當中，施瞎子要算是最得力不過了，也要算他最爲忙碌；幾天來，他幾乎沒

有一刻的時間來休息。自從馬隊長的事情發生，因為過度的興奮，他也沒有想到過要甚麼休息！朱曹二部的隊伍一到，對外他都要費許多心思，好在內部的組織已經很健全，祇要決定的事情，都能夠很順利的進行。朱黑痣那面，有魏克負責，一切都沒有什麼問題；最不好辦的還是要算曹大脚板這部份隊伍，裏面雖是也有幾個相信得過的份子，如像那位水上飄同王胆大，但能力太薄弱，并且那些兄弟，又都是野性難馴，無論你再怎樣去宣傳，也得不到多大的效果。這使得他們從前的熱望漸漸地減退下來，施瞎子同魏克經過一度討論，他們將來的方針，不是專對吳大隊長，改向曹大脚板了。

就在當天晚上曹大脚板在大隊部開了「三頭會議」以後，回到他的司令部——羅掌櫃的布店裏，他已經逃難去了——王大胆把施瞎子帶了來，特別報告他一件很重要的消息，說是別山嘴那部份隊伍在今晚就有異動，準備向錐子嘴扯，說是向隊長已經

跑到那面去了。

祇是這樣簡單的報告，已經就惹起了曹大脚板的野心勃發，立刻又是一頓臭罵：

「這個混賬王八羔子的，要想給他媽那巴子的日本鬼子當孝順孫子！」

施瞎子接着又說，那部份隊伍的槍支馬匹都很齊全，戰鬥力也很不錯，要是扯走了，不但在這面的損失不小，反轉給敵人增加一股力量。他說他們在今天的歡迎會上，聽到朱司令替吳大隊長辯護，大家都不大滿意，所以這樣的消息都不敢去報告他了。最後他懇切地要求，要曹司令給馬隊長復仇，趁這個機會把向隊長捉回來！

曹司令滿臉的肉在跳動，眉根上也發紅了：

「他媽那巴子的……」他罵過以後，立刻就發號施令，施瞎子又

把所有的路線都告訴他，說是這件事情，他們別山嘴的弟兄在事前一會兒也不知道，就是要出發的時候，命令下來了，還說是開赴前線去佈防；祇是他們這樣的陰謀，也有看得出來的，所以才趕着來報告。他說恐怕這是已經出發了，最好是分成兩路去！

：一路從西山嘴抄出，把前面的路截斷，另一路從後面跟追上去，包圍着襲擊，這才萬無一失。

曹司令興奮得滿臉的肥肉亂跳，從椅子上爬了起來：

「快請彭參謀長來；快請鄭師長來；媽那巴子的這些死東西跑到那兒去了！」

馬弁從門外跟斗撲爬地跑進來，施瞎子敬了一個禮要告辭，曹司令一把手把他抓着，一支拍在他自己的肚子上。

「施隊長，我姓曹的一定給你……給你那個話，誑你是王八蛋！我姓曹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馬隊長的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你回去可不要聲張，那批混賬王八蛋不落在我的手裏才算天星高！你放心，媽那巴子的，等着瞧吧！」

施瞎子被王胆大送走以後，彭參謀長匆匆忙忙地跑進來；曹司令連嚷帶罵地說出了剛才的消息，他立刻就要發號施令，他要親身出馬，然而，參謀長却意外地冷靜，帶着睡眠不足的眼光望着，顯着無精打彩的神氣呆在那兒，這使得曹司令更着急，忍

不着破口罵出來：

「你當什麼雞巴卵子的參謀長？瞧你這個勁兒，這樣不撐氣兒！你的癮還沒有過足？我寧肯挨九十九刀，那個王八蛋願意看你這個樣兒！」

參謀長笑了，猶滑的笑，兩支眼睛合起來祇剩一綫，尖尖的嘴巴伸了出來：

「司令老大哥，我勸你息息氣罷！要是那部份隊伍要扯走，未必給他吳大隊長沒有聯絡？未必保安隊不動？要是我們幹那面去了，這兒一有什麼亂子出來，又怎麼幹？」

「你在放屁！」曹司令肥胖的臉脹得透紅，帶着口水吼「你在放你媽的拍擊砲機開槍的冲天大臭屁！你才是他媽巴子的矮子心多，巴地草的根多！他同吳大隊長有什麼卵的聯絡，他們就是在這兒待不下去才要扯走的，這都看不出來！保安隊怎麼動法？他吳仁還呼得動！」

「吳仁呼不動？你能料得定朱黑痣不趁火打劫？」

「朱黑痣？他要趁火打劫」？曹司令把肚子兩拍，逼了過去，「他有多大的本領？單是他那點兒力量，連保安隊都抵擋不過，他媽那巴子的會打誰的劫？我說這幾天是油把心眼給你糊着了，我也不同你說什麼卵，待會等老鄧來再給你一頓臭罵」！

正在鬧，老鄧一頭鑽了進來。他的個子很高，同司令比起來，要高過一半，同參謀長比，簡直就要高出一倍。可是，假如司令的身批能扯長，說不定還可以高過他，因為他祇是長，瘦得好像一根細竹竿；因為他太長，從胸部以下就改變了方向發育，背脊骨成了弧形，頭部伸出來離胸部怕有一尺多遠。他同司令的脾味最合得來，祇要遇着什麼爭執，他們總是聯在一氣把參謀長罵得狗血淋頭。在這時，假如你不明白他們的習性，你一定會耽心着立刻就要打起來；其實，這一點兒也不妨礙他們的感情，他們一向就是這樣，除了罵，幾乎不能開口，他們自己習慣一種語言，「罵」就是他們的特殊語言，他們純粹是感情的結合，多年的把兄弟，惟一的信條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鄧師長鑽進來以後，在一陣熱烈的罵聲中這才決定了；發動一師人——其實只有六百多——出去，鄧師長領一半抄出西山嘴，司令親身領導向別山嘴逼進；留下參謀長同何師長坐鎮後方。

第十章

吳大隊長想不到，抗日會竟同他鬧起公函來了，溫鐵牛已經扣了起來還不算，要他交出來，他們要公開審判！

公函是在「三頭會議」開過一會兒就送來的。并且要他即刻答覆，吳大隊長正陷在萬般無法的情勢之下，跟着唐隊長也匆匆忙忙地跑了進來，只消一看那樣驚惶萬狀的神情，大隊長正在跳動的心裏又襲進了無限的恐怖，果然沒如等到他發問，唐隊長就喘着氣報告來了。

「聽說抗日會議要派代表去請曹大脚板，給馬隊長報仇，他們各分隊已經自動地戒備起來了，看情形恐怕今晚就不穩。他們都在說，馬隊長的事情，不能輕容易就解

決了的，說是溫鐵牛不是正兇，他們要弄個水落石出！」

就是智足謀多的大隊長也感到了茫然失措，無論他有多大的魄力也止不住心跳。

「要誰才是正兇」？大隊長逼得發喘，聲音在喉管裏抖，「這批狗娘養的到底要鬧到什麼地步才止！」

「事情已經明擺出來」唐隊長垂着頭，有聲沒氣的說「現在是對大隊長！」

「對我？」大隊長的臉脹得透紅，一對眼珠像要爆出來了，「這種說法」？

「豈只說」唐隊長忽然抬起頭來，失了神的眼把大隊長印着，「他們把口號都提出來了！」

「據你看來——」這一聲拖得很長，又停頓了一會兒。大隊長定了定神又才繼續下去，「他們究竟是一種甚麼辦法？」

「他們要想抓着曹大脚板做靠山，對於馬隊長的事情，是不不會放鬆的」，毫不思索的答，表現得很確定，將來弄到結果怕是倒給曹大脚板！」

「那——嗎——對於朱黑痣呢？」

「朱黑痣今天的講演他們都不大滿意，再說他的勢子不及曹大脚板。不過這批昏虫也不睜眼看看曹大脚板那是什麼隊伍？能夠成得了氣？」

大隊長無話可說，陷入在沉思裏——從各隊長到一些兄弟，霎時都湧上了腦際；他早已看出了各支隊長已經是無能爲力，至於分隊長，又找不到幾個相信過的，大勢所趨，這才使他感到了完全絕望。

沒了主意的大隊長背着手在屋當中來回地踱着，雜亂的腦子裏搜索盡了也想不出一條路來，唐隊長一隻手撐在桌上，望着燈光出神，嚴重的空氣緊緊地壓在心頭，他要靜靜地等候着對方的指示。

然而，時間是這樣挨了過去，大隊長祇在那兒不停的踱來踱去，什麼指示也沒有

！
「事情已經逼到這步田地」，唐隊長在一旁發慌，終於忍不着開口了，「要想保

存力量恐怕已經是辦不到了，只有看看大隊長想個什麼辦法來保得生命的安全！」

大隊長隔着桌子在對面站住了，這時面部的表情顯得異常沉靜，好像剛經過大風雨的深夜，好像強烈的大火已經熄滅，好像祇剩了一口氣在喘息，望了望唐隊長，感到對方的一片好心實在難得，從感激中湧起了一股傷悲的情調，帶着一包淚水，直往眼眶外衝。

「想不到……」大隊長的雙手在發抖，聲音在喉管忽然堵塞着了，頓了一會兒，又才繼續下去，「想不到這時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想不到事情會弄成這樣一個局面來！倒戈的倒戈，向後轉的向後轉，就讓我姓吳的一個人來做靶箭子！」

在對方站住的唐隊長不難聽懂這種意思，他立刻就接過去加以解釋，他說他知道方隊長和艾隊長絕對沒有什麼意見的，他們對於大隊長無論怎樣都是始終如一。他說，他可以担保他們對於大隊長祇要能力上能夠辦得到，沒有不竭誠擁護的。不過，他又說，大家都是為情勢所迫，連自己的行動都不得自由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他

說街上戒備得很緊，要有抗日會的通行證才走得動，就連他都是王占標把通行證借到了手才得到大隊部來的。最後反說，二三四五各支隊的氣燄已經完全打成一片，就是一支隊也有點動搖了；他說現在的辦法是趕快打主意自己脫身，要是稍遲一步，恐怕更不可收拾了。……

這時，孫癩子突然一頭碰進來，站在門內才衝出一聲「報告」！驚得他們一跳。

「曹司令的隊伍已經出動，不知道是什麼用意，街上到處都戒嚴了！」

這樣的消息使得大隊長呆住了，團團的面部變得慘白，失了神的眼把唐隊長望着。一時說不出話來，經過片刻的沉默，才漸漸地恢復了知覺，掉頭過去向着直立在門口的孫癩子發命令：

「你趕快去通知一支隊的各分隊，全體扯進大隊部來，把大門柵上，我自有辦法。」

孫癩子退出去以後，大隊長忽然興奮起來，面部也泛起了血色，聲音也響亮了，

睜睜的眼光射着唐隊長：

「我看現在祇有朱黑痣這條路可走，要是曹大脚板弄去了，還有你我的事？他要這樣不客氣，好，一不做二不休，倒給朱黑痣做個人情！」

唐隊長沒有話說，互相間用閃爍的眼光望着，一會兒，大隊長忽然跑過來，逼在唐隊長的耳邊，低低地沉着的聲音說：

「祇是還有一點兒後患，就要除掉才行，溫鐵牛要是留着，將來總是禍根！」

這樣說了以後，慢慢退開兩步，眼光中充滿了感傷的情調，把對方望着；唐隊長垂着頭，沉默代替了答覆。

「這樣……」大隊長說着，又走過來，支手搭在唐隊長的肩頭上，「你就到娘娘廟去，見到朱司令就說我願意全部給他節制，一切都望他維持！大部隊的事情，我立刻去辦」。

唐隊長應命退走以後，他又把孫癩子叫來，把溫鐵牛的事情，完全交託給他。說

是假如把溫鐵牛留着，將來誰都脫不了身。叫他帶幾個得力可靠的弟兄，把溫鐵牛提出來，就在後面的土坑下去解決。接着，他又把當晚的口令改過，叫傳令兵來發下去。完了，他又親身在大隊部內巡視一轉，視察各處的警戒，然後才回到「大隊長辦公室」來等候唐隊長的消息。

唐隊長還沒有轉來，傳令兵進來報告，說是朱司令的參謀長見大隊長，於是立刻就請了進來；所謂參謀長原來就是魏克，他們曾經在歡迎會上見過一面的。

這位參謀長就是朱司令特別要他來關照一聲。問一問吳大隊長對於今晚上的變動有沒有什麼辦法來處置。他說曹司令有兩支隊伍向別山嘴出動，並且來同朱司令取聯絡，要解決保安隊；他說保安隊已有人去向朱司令請命，要對付吳大隊長；因為朱司令顧念吳大隊長的交情，正在從中極力調停，所以才沒有即時爆發出來。不過，他又說，對於曹司令那面的意思，朱司令實在感到兩難——答應他呢？感情上給吳大隊長太下不去！不答應他，又恐怕曹司令發生什麼誤會！

說到這裏，這位參謀長的話打住了，睜睜的眼光中飽和着猶豫不決的情調，把對方望着，靜候答覆。

所有一切吳大隊長是早已決定了，對於這些問題，當然是不難答覆的。吳大隊長開口就說，他很感激朱司令的一片好意，他是「歿世不忘」的！接着他又說，他現在對於朱司令沒有更大的要求，祇希望朱司令出來替他支持這個殘局，他願意把整個的保安隊交出來；他又解釋，祇要這兩部份隊伍合併在一塊兒，即使曹司令再有什麼動作出來，也是很可以同他周旋的；他說他個人現在是知難引退，祇希望朱司令能夠保得他生命的安全，他就感恩不淺了！

在對面聽得入神的參謀長乃然顯得很沉着，他開頭是對於吳大隊長極口贊揚，說他很識大體，很認得人！不過他又改過語氣，帶着疑難的口吻說：

「這樣一來，曹司令那方面恐怕敷衍不過去！」

吳大隊長即刻答覆顯得很憤急：

「事情是他逼出來的，我願意倒給朱司令也不能輸過這口氣！」

於是，這位參謀長就用很堅決的口吻來安慰他。他說，朱司令祇要能力上辦得到，他是絕對不會辜負朋友的！他說祇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勝不過別人，有的事情，朱司令實在是感到愛莫能助的；他說既是大隊長有這一番意思，為顧全大局計，朱司令是沒有不樂從的。

他們談判的結果很圓滿，最後吳大隊長決定親身去見朱司令，魏克答應他負責保險所有的警戒線。沒有等到唐隊長轉來，他們就帶着兩方面的隨從擁出了大隊部。

一晚上的經過，一切惡浪兒完全平靜下來，所有的真像，在次日早起就完全揭開了。

大隊部門口及街口貼出了吳大隊長辭職的佈告，說是保安隊已經完全交了出來，請求朱司令改編。

曹大脚板一晚上的圍攻，已經把別山嘴部份隊伍解決了，祇是向隊長，仍然沒有捉回來。

這樣一來，曹大脚板才感到昨天晚上完全失策，看看一大塊肥肉，竟這麼容易地落到別人的口裏；他充滿了一肚子的悶氣，無處發洩，把他的司令部的人們，一個個罵得狗血淋頭。

然而朱黑痣還給他來了一封信，很客氣語氣解釋——他的「師爺」唸出來——說是昨天晚上曹司令的隊伍出動的時候，保安隊感到了萬分的恐慌，他又沒有得到這面的知會，不知真象如何，所以很感到難於處置；說是吳大隊長怕曹司令對他有什麼舉動，所以才去找着他，把保安隊交出來了。最後他的信上又說，大家部是站在抗日戰綫上，本來是無分彼此的，所以他才不揣冒昧，接受了吳大隊長的請求把，保安隊收編了。要這樣，以後更能夠負擔起抗日的任務，同曹司令採取一致的行動，祇要曹司令有什麼命令，他是沒有不樂從的。

這一派官樣文章，粗魯的曹大脚板實在聽得不耐煩，他的「師爺」在一邊唸一邊解釋，他在一邊不停的罵，凡是男女的生殖器的各種名稱都完全被他叫了出來；然而，對於朱黑痣仍然是束手無策，他們之間的一股痕跡還是祇有悶在心頭，現在雙方都已經勢均力敵，他也無可如何了。

就在當天上午，朱墨痣在大隊部門前的廣場上舉行檢閱，全體部隊實行改編。他特別向着保安隊作一度很懇切的講演，他說一向都是知道保安隊的將士們都很識大體有血性的，從種種艱難危險的環境中打出來，唯一的希望是要抗日，是要替中國人爭這口子氣，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欣佩的。他說大家這樣熱烈地歡迎他同曹司令到白岔山來，這樣堅決地來同他合在一塊兒；他說這惟一的原因也還是爲了要抗日，要在奮鬥中來求生存；他說他祇要還有這口氣，他是絕不會使大家失望的。最後，他又聲明對於保安隊的內部，他是絕不怎樣調換的改編；成義勇軍以後，連他原來的隊伍一併都要把所有的名義換過，番號暫編成兩師。

一切情形。大家都很滿意，祇是對於處置吳大隊長的辦法，魏克和施瞎子在開頭曾發生過一點兒爭執；施瞎子主張對於馬隊長的事情要澈底查辦，要逼着朱司令把吳大隊長交出來，在抗日會去處理。等到魏克詳細向他解釋以後，也就無話可說了。魏克這樣給他說：

我們在這時，應該注意的是我們這次的行動，意義上是革命的，不是報仇！我們的注意要集中羣衆的仇恨心理，來擴大我的影響。但我們的最大目標絕不僅是爲個人報仇！我們的仇人不僅吳仁個人，況且實際上害死馬隊長的也不是吳仁那個人，馬隊長是爲反抗反動勢力才受害的，現在那部份反動勢力已經被我們消滅了！馬隊長是爲了抗日才受害的，現在我們的步伐應踏上另一個途徑上來，努力完成我們更偉大的任務！再說，我們現在的環境，並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朱墨痣也並不是怎樣地能夠同意我們的主張，他完全是一個講義氣的好漢，滿腦子裏充滿的是英雄思想，我們要他把吳大隊長交出來，一定是辦不到的。並且我們現在剛剛合在一塊兒，這種要求

顯然是給他下不去。實際上，吳大隊長恐怕現在已經不在白岔山了，他就願意交也交不出來。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努力擴大我們的影響，使朱黑痣那部份隊伍也要轉變成爲我們自己的力量」！

自此以後，不但吳大隊長沒有了消息。就連從前在第一支隊跑得最起勁的孫癩子也不見蹤跡了。

對於魏克的計劃，趙得勝和王占標到這時才得到解釋；祇是他們還不大明白，爲什麼一定要倒給朱黑痣，爲什麼曹大腳板的隊伍端端就在昨天晚上出動，爲什麼吳大隊長那樣地就交出來？

對於這些問題，魏克到這時才毫不憚煩的給他們解釋；他說，在從前，保安隊的力量還是吳大隊長個人的，所以那時在裏面的工作注重在分化，到了馬隊長被難以後，已經普遍地鼓動起了反吳抗日的情緒，保安隊已經由個人的武力轉變成革命的武力，所以要努力保存整個的勢子。他說曹大腳板純粹是土匪性質，他的隊伍也是野性難

馴，那是最沒有辦法的；要是倒在他的部下，前途是不會有什麼發展的。他說自從朱曹二部開到以後，吳大隊長已經是逼得走頭無路，對於他是毫不足慮的，祇是假如在那時就下他的手，保安隊的勢力就分散了，說不定還有更多的糾紛。拿這幾部份的力量來說，曹大脚板完全占了上風，結果是有害無益的。他說曹大脚板對於保安隊，一來就是野心勃勃，所以他用調虎離山的辦法來把他賺出去，一方面還可以藉這種變動來威脅吳大隊長，已經弄成驚弓之鳥的吳大隊長恐怕一般弟兄要報他的仇，他還不趕緊想脫身的辦法？他說在給曹大脚板放空氣的時候，同時給別山嘴的隊伍去得有信息，說是曹大脚板要解決他們，使他們立刻就扯，走這顯得給曹大脚板的消息是真實的，並且也要他使他多費一些勁兒，才解決得下去。

魏克在一旁給他們解釋得頭頭是道，他們在一旁聽得眉飛色舞；最後，趙得勝忍不住叫着起來：

「我們祇要有這位軍師先生，事情是不會有什麼走展的！幹把！怕個卵！」

「我說老趙，你又在發瘋了」，魏克望着他那發狂的樣兒，忍不着笑了，「你把眼光放大點兒罷，你還是軍師先生，你知道我剛到這兒來，怎麼會摸得這樣清楚？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施隊長同我計劃的。並且事情得這樣順利地進行，也不是少數人的力量能夠辦得到的，要是大夥兒不齊心，他吳仁能夠這麼容易就下台！」

他們繼續着對於過去的工作作了一次總檢討，並且計劃此後進行的方策和步驟。

「自此以後，我們的環境又到一個新的階段了……」

魏克望着施瞎子說，大家都滿糊了得意的笑。

經過編制以後，朱黑痣原來的基本部隊編為第一師，師長定郝金剛充任；現在由朱同令本人兼代；保安隊為第二師，委羅魚鯁任師長。從前的支隊長改為營長，分隊長改為連長，祇是原來的第一支隊提升王占標充任，第五支隊提升施瞎子充任。魏克燾委做軍部參謀長，趙得勝同郭排長以及其他十幾個下級軍官分任參謀，副官，軍需。

朱黑痣有了魏克這樣得力的助手，他的勢力才得到這樣飛速地發展，他感激魏克，他信任魏克，他的心裏說不盡的高興。

因此，無論什麼事情他都要找着魯克來商量，從一切的言論和事實上看起來，他認為這位先生的見解是不會走岔路的。

這樣一來，更惹起來郭排長他們那批人的反感，他們總是針對着魏克的計劃向朱黑痣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來；可是在一般情勢的進展上，魏克的計劃在一步步的得到勝利，朱黑痣更對於郭排長他們的意見祇感着厭煩，有時甚而至於忍不住現出不好看的臉色來，郭排長的視線被眼鏡眶子揜着了，沒有些兒感覺，對於魏克仍然是一步都不肯放鬆，包圍時時從各方面襲來。

魏克對於他們，最初是退讓，他認為那一批人祇是些昏虫，許多事情是見不到，所以一遇着同他有什麼爭執，他還給他們多方解釋。過後，他感到了他的解釋完全白費，於是，他又以為他們是出於嫉妬，要想排擠他，所以這樣處處給他為難。他覺得

那批傢伙的能力有限，再怎樣也掀不起一般浪頭來，他毫不介意，對於他們完全是處以泰然。他把全副的精神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般弟兄的身上，他想在這種局勢開展上，把下層的基本建立起來，祇要羣衆的基本力量穩固了，就可以一直向着相同的目標邁進，不用說那批昏蛋傢伙，就連朱黑痣將來有什麼變動，他都要走不通！

然而朱黑痣却並不等到來，在他改編了保安隊的時候，一片陰影就在他的腦海裏出現了；這片陰影，在他的眼光中曾經是鮮明的火燄，就在保安隊落到他的手中的時候同時就熄滅了！他看到一般兄弟們的氣勢太盛，感到萬分的不安；他看到他們抗日會的勢力太大，覺着一種無名的威脅。這樣的情勢，昨天對於他還是莫大的助力，今天却一吓就變成了他的眼中釘。

當天晚上，朱司令在他的司令部（現在已經由娘娘廟移進了從前的大隊部）召集第一次的軍事會議，連長以上的官佐一律參加。

會議上提出來討論的是目前軍事的佈置和將來的計劃；像這樣漫無頭緒的大問題

，像這樣單薄的兵力，大家都感到束手無策；朱司令宣佈出來以後，人們都在互相觀望，雖是擠滿了一屋子，但沉寂得祇聽到喘氣。

司令的眼光在人們的面上掃了幾遍，然後才掉過頭來望着身旁坐着的魏克：「參謀長，你有什麼意見？先說說看」。

參謀長沒有響應，埋着頭在沉思，一會兒，才慢慢地站了起來，說出他的意思。

他說：「抗日工作不能單靠軍事，要有廣大的民衆作後盾才能得到軍事上的勝利。所以，現在熱西抗日義勇軍組織成功了，馬上就應該加緊宣傳，使一般民衆知道抗日的意義，知道祇有抗日才能夠救國圖存，以實力來幫助軍隊。他說，在軍事上應該同曹司令那方面作一個通盤的計劃，在指揮方面，要怎樣才能統一，在行動上，要怎樣才能迅速一致；並且，在這時，應該向各地去招辦一切的部隊來參加，擴大抗日勢力。他說要是靠這點兒隊伍在這兒，無論怎樣是不能抵禦敵人的」。

魏克的意見發表以後，仍然得不到一點響應；又經過片時的沉默，郭排長——不

，現在應該叫郭參謀，在司令部任參謀——站了起來，先把那付紅玳瑁架子的眼鏡往鼻樑上一擡，咳了幾聲嗽，慢慢地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說現在白岔山的老百姓差不多跑光了，還到那兒去找民衆？再說，這樣的工作，也不是一兩天能夠做到的；他說，看看敵人快要逼攏了，最重要的還是祇有另找出路——白岔山這個地方是不能守的。剛說到這裏，朱司令忽然把他的論調打斷了；

「不忙」！掃帚似的眉毛立了起來，伸出一支壯健的手在當前一擺，「我們現在要計劃怎樣抗敵，不是商量逃走；你說白岔山怎樣不能守？要什麼地方才是出路」？對方沒有答覆，細小的眼從紅玳瑁的眼鏡眶上跳出來，張惶地望着朱司令，粗而且黑的臉皮上看不出他的表情，祇是嘴角間的肉在發顫。

嚴重的沉默，所有的眼光都把那位張惶失措的郭參謀盯着。

一會兒，施瞎子站了起來，他說：

「要說沒有民衆，當然是不對的，我們真正的民衆是一般農民，是一般窮光蛋

要說他們才能夠負起抗日的工作，他們那些有錢的大老官兒，要不逃走也祇有投降，祇有出賣民衆的利益，祇有破壞抗日的工作！不過，現在要說宣傳民衆，組織民衆，困難也是有的，這種困難不在民衆本身，而是發生在我們自己的軍隊上影響出來的，我們的軍隊要是沒有紀律，欺負老百姓，騷擾老百姓，這樣再怎麼宣傳也是白費！

於是問題集中在整頓軍紀，維持地方治安。所有的議論都針對着曹大腳板的隊伍在發揮！

「本來我們還有民衆抗日會，兒童隊」，王占標裝着滿肚子的牢騷，滿臉的麻子脹得透紅，「自從曹司令的隊伍開到，誰還敢出來露面？照這樣，要百姓來幫助？」

對於這些議論，朱司令立刻把他的辦法宣佈出來。他要同曹司令共同來決定，規劃一種辦法，地方上的治安要對方來維持；接着，朱司令又提出，他很贊成參謀長的意見，要趕快發展實力。

於是，沉悶的空氣漸漸地轉變過，大家的意思也活躍了。沉默在一旁的郭參謀在這時才找着了牠發言的機會，他說他在軍偽方面，湯二鬚那兒還有點路線，他可以運動一部份隊伍來；施瞎子也接着起來報告，他說在「東亞聯軍別動縱隊」李卓之那面有一個營長從前同馬隊長同個事，馬隊長到白岔山以後還常常有消息往來。他說現在去打聽吓，總可以扯一部份過來。大家接連不斷的指出了不少的路線，並且都限定期限，由各人負責去設法活動，把這些零星部隊招集到白岔山來集中。最後，朱司令又決定去會同朱司令商量以後，聯合發出一個通電，說明抗日義勇軍成立意義，及其所負的使命，並請求各方面的援助。一方面派人到沽源多倫去聯絡，並請求接濟，擴大並鞏固抗日陣線。

散會以後，朱司令又拉着他的參謀長商量內部的問題；他說是對於郭參謀剛才在會議席上提出來的意見，雖是立刻給他壓了下去，但是這樣的問題朱司令說是他早就很明白地注意到了的；郭參謀所耽心的其實並沒有錯誤，祇是他不應該這麼冒冒失失

地在會議上當着衆人提出來！精明的朱司令當時認爲要是不立刻給他的打擊，那種論調是足以動搖軍心的。現在，他却同魏克這樣說了：

「你看白岔區真是能夠守嗎？要不，我們往那兒退」？

對方毫不猶豫地答覆：

「能不能守是另外的問題，退路是當然應該早預備」。

往西退去，偏北是多倫，偏南是沽源，他們現在的決定是先派人到這兩處去取聯絡，以後看情形再定方針。

朱司令接着又提出了一了個難題，他說他覺得第二師的抗日會在這時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他說這是因爲從前在吳大隊長的下邊，才不得不有這樣的組織，現在在整個的抗日義勇軍系統之下，大家都在一塊兒努力抗日工作，假如另外還有一個抗日會，這在名義上和權限上都顯得不統一，所以他認爲抗日會應該即刻取消。

魏克開始感到很難答覆，朱司令睜睜的眼光把他望着，逼着他發表意見。

「是的，司令的見解到是不錯的」，對方的氣勢逼着他無暇思索，順口一句答覆，衝出以後，又停頓了一會兒，才改變過語氣，顯得很慎重的繼續下去：「不過，在保安隊那時的抗日會同現在的抗日會，雖是一樣的組織，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那時的吳大隊長主張投降，所以抗日會同他是對敵，現在司令是主張抗日的，所以抗日會在我們的軍隊中是一致的。並且，抗日會的工作同軍事工作也不一樣，抗日會是注重在宣傳，組織民衆，擴大我們的影響，不但在我們的軍事進行上沒有絲毫的衝突，實際上還有莫大的幫助」。

「照你這樣說來」，仍然是反對的口吻，「我們就應該全體來組織抗日會，應該官兵一塊兒來共同組織」！

「這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了」！魏克很明白曹司令的用意所在，可是他祇能這樣答覆，他又極口稱讚，朱司令，他說要是又給朱司令來提倡擴大抗日會，更可以抓緊一般兄弟們的信仰；他又給曹司令解釋，說是抗日會本來就沒有限制在下級長官和弟

兒，給是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之下自然形成的，現在的環境完全不同，當然抗日會組織也應該隨着改變的。

曹司令認為這樣的答覆很滿意，他這要去找曹司令商量軍事上的種種計劃，立刻帶着一大羣馬奔湧出了他的司令部。

第十一章

好像一陣秋風猛烈地刮來，大地上立刻變色了，自從這兩部份隊伍——尤其是曹大脚板帶來的那一羣野獸——開到以後，一般人心情跟着就掀起了極大的變動。人們感到的是失望，失望，無限的失望！

民衆抗日會的工作沒有辦法來進行，大家都耽心着自己家裏出亂子，老先生剛組織的兒童隊也無形解散了，宋家祠變成了曹軍的營本部。

那位營長同我們的老先生一碰頭就拉得很熱，他向曾先生表示，說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教書匠，給老先生的年紀也差不多，並且樣子也十分相像，他的家裏也還有母親。同一個妹子，說起來也同老先生的情形一模二樣；祇是，老先生却沒有這樣的兒子。

在外邊當營長，他正缺乏的是兒子。

更碰巧的，這位營長也姓曾，他說他在外面跑了幾年，同他的家裏音信不通，他想會家裏的人，真想得要命！他說他一見着曾先生就想起了他自己的父親

「一姥姥的」，營長的口頭語，每句話總是這樣開頭。父母這玩意兒，到底是……
 ……是人的根兒，要不，人從那裏出來？最後，照例還有一個尾巴：「你說，是嗎？」

曾先生滿臉的繆紋亂扯，他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樣的表情來回答這位熱情勃勃的營長，他祇把頭連連地點，聲音在喉管裏滾，「哎………哎………」。

營長像一副話匣子，祇顧說他的：

「一姥姥的，自小就說說我命犯五魁星，怕帶不起來，又怕尅父親，又怕尅母親，他媽那巴子的這也尅那也尅，命生就是這樣，有卯的說頭！你說，你說，是嗎？」

曾先生找不到適當的答覆，祇是：「哎………哎………」

營長越說越是起勁，他要認老先生做父親，搶着說出了許多理由來，同時還提出了他的辦法：

「姥姥的，命犯五魁星，自小就沒有叫過什麼父親母親，叫的是先生，先生娘；我們如今認了一家了，我也這樣叫，你說，是嗎？」？

曾老先生駭得一跑，一口痰在喉頭湧：

「營長怎麼……怎麼……」

營長的主意狠堅決，掙起一把手把他拉着，「姥姥的，我這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要不答應，就是看我不起，你說，是嗎？」？

「營長！……哎……哎……」老先生，望着對方那一股神氣，禁不着週身發抖。

「姥姥的」，我們是一家人，以後再不要叫什麼卵營長，就叫我的名兒，叫小和尚；要不，你就叫紹武，這是我們師長給我取的；我們一家人，還叫他媽那巴子的什

麼長，多難聽？你說，是嗎？」

並沒有等到對方的答覆，他又提出要求，要拜見他的「先生娘」和妹子。

「營長，哎……：……：……：……：……：……：……」老先生雙手摸在鼻樑上，表示拒絕。

「姥姥的，怎麼？這樣看不起人？我曾紹武就是這個脾氣，我最尊敬老年人……：

……：……：……：……：……：……：……」。

兩方面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先生娘」自動地從房裏拐出來了。

「先生娘」那個臉，同她的身子一樣，橫的方面過度地發展，那雙腿，筆直地好像短木樁，看不見腳板，祇有兩個腳尖，把那樣肥胖的身體支持着，走起路來止不着前伏後仰地搖晃；最可怕的是那對眼，血紅的眼皮翻出來，模糊的眼球高高地挺在眼眶外，好像要吃人；他拐出來，先把會老先生恨一眼，駭得他連連打倒退。

「營長，你不要同他說，他是不識抬舉的！」

營長忙着打拱作揖，先生娘的脚尖支持不着，幾乎跪下去了。

「姥姥的……我會紹武……大妹子呢？也請出來見見面……大家都是一家人……」

先生娘也跟着叫，同時翻身往房裏拐：

「桂芬，你快出來！……」

一會兒，大妹子被先生娘拖出來了。

曾老先生在一旁望着，滿臉的縐紋成了直線，滿肚子的氣發不出來，眼球冒起好像一對大銅鈴。

營長不落地地在叫大妹子，先生娘拉着她的女兒很熱忱地在告誡：

「桂芬，人家營長不是外人，不要學你的老子一樣，見不得大場面，隨便點，不要緊。」

「姥姥的，真叫怪，你瞧，這個大妹子也給家裏的妹長得一個樣，祇是一家人沒有錯！我家裏的妹讀了不少的詩書禮義的，這個大妹子一定也很有些學問。你瞧，一

眼就看得出，大妹子，你說，是嗎？」

大妹子不作聲，垂着頭，要想笑，但又笑不出來，一個臉脹得透紅，先生娘很着急，看到她的女兒不聽指揮，祇得在一旁搶着答：

「她的爹也教了她讀些書，常常還做些什麼詩……」

「姥姥的，你瞧，這麼巧……」

這時，外面突然撲進一支雞來，打亂了他們的話頭；大妹子乘勢翻身就往屋裏鑽，那支雞飛上桌子拉長頸子在亂叫，跟着就跑了一個人進來。

「姥姥的，劉副官怎麼？怎麼？」

劉副官沒有答覆，滿臉都是笑，手裏握着馬鞭子，高高地舉了起來，忽地一下向着那支雞抽打，落了空，突然從他的頭上飛過去，往門口撲「這老子！」

門外一陣嘈雜，同時叫了起身：「對了！對了！捉着了！」

先生娘着了慌，喘着氣往門口跑：「老總！老總！放了它……」

她正在喊，劉副官已經搶過了那支雞，雙手捏着它的頸子。祇一扭，斷了頭的雞扔在地面上；鮮紅的血從頸子裏冒出來，翅膀還在撲。

先生娘雙手捧着臉抽身就往屋裏拐；劉副官笑着，出去了。

「姥姥的，簡直是土匪行動！」營長睜起眼把驚惶失措的曾先生一望，一直往屋裏走，「怎麼的？大妹子，怎麼進去了？大家都是家人，還有什麼說的！」

「營長」！曾老生搶上幾步來叫。

營長不理會，已經鑽進屋裏去了。

「姥姥的，先生娘。大家都是一家人……」

「呢呀，營長，你請坐！」發抖的聲音，先生娘在屋裏叫，「桂芬，你快去提開水來，泡點茶」。

桂芬一頭奔了出來，滿臉脹得透紅；曾先生蹩起嘴，迎着他的女兒伸手用那支旱煙竿往後面指，急促地低低地衝出一句：「快到劉長富家去！」

跑進菜園，穿出後門。她張惶地往田壩裏逃走。

她不敢回頭，好像後面有魔鬼在追逐；她看不見什麼，埋着頭在田坎上奔跑。

暮然間，爆裂一聲巨響，忽地一下從她的耳邊掠過，平空襲來的恐怖，把所有的力給他吞蝕了，雙腳一軟，當時就跌倒在田壩裏。

一片噪雜，又連着爆裂幾聲巨響，一個黑色動物從不遠的樹林內衝出來，跑到她的身旁忽然倒下去了。這時她才認得出，原來一條帶傷的豬，躺在鮮紅的血泊中，還在不停地喘。

一會兒，老總們慣着槍追過來了。

「奶奶的」！

「這個娘妹兒怎麼了」？

大家把豬扔在一旁，向她包圍起來了。

「這娘妹兒是幹麼的？奶奶」！

她的耳腔內好像雷在吼，分辨不出老總們在叫些什麼；她還有一點兒知覺，祇感到無數的猶猙的面孔向她逼攏來，許多強烈的眼光把她刺着。

「奶奶的，女偵探！」

人們都在笑，彼此望着做鬼臉。

「搜搜她的身上有傢伙沒有？」

無數的手把她的週身抓着，提了起來。

「這娘妹兒一定是個偵探，帶到連部去！」

她完全喪失了自主力，恐怖刺進她週身的血管，幾乎昏迷了。

「老總！我……我是本地人！我……」她好不容易才衝出這樣的呼聲。

然而，老總們却不由分說，往田坎上拖。

「走！帶回連部去！」

老總們分做兩部份……一部份拖豬，一部份帶人。豬倒很容易地就拖走了，人却

倒在地下，拚命地掙扎，拚命地叫：

「老總……！！」

「沒用的來西，一個娘兒都帶不走！」田坎上站着一位大漢子，沒有穿軍服，下身是油綠色的棉褲，上身是大紅的毛衣套上一件黑坎肩；腰間掛着一桿盒子砲，粉紅的絲綉帶在大腿上，黑而且大的眼鏡掛在鼻樑上，把粗黃的面部遮去一大半；發沙的聲音在喉管裏乾辣辣地吼出來，好像鴉雀叫；他在一旁等得不耐煩，把右手握着的鞭子夾在左腋下，伸起手帮着拖。

「她不走，把她抬起來！」

呼聲，罵聲，噪雜聲，在田壩裏鬧成一團。正在難分難解的時候，老總們當中忽然發出這樣的報告：

「連長，你看，有人來了！」

大家的手立刻鬆了，望着樹林旁邊轉過幾匹馬來。

「奶奶的」！連長把黑眼鏡往額上一推，睜起眼望去，「放手，看看到底是那些個」？

老總們都摸着槍，閃在路側邊；遠隔一根田坎，馬背上忽然有人在呼喊：

「張連長」！

「我當是他媽的那一個？」張連長的鴉雀聲氣在向自己說，「原來是老郭這小子」！

「老張，我祇望到你這這身，就知道是你」，幾匹馬跑攏了，翻身下來，一眼望着當時的情形，驚惶地問，「喂你這傢伙！又在幹什麼」？

「女偵探，」張連長一笑，嘴腔擴張得很大，立刻又把笑容收插起來，焦黃的臉板起，「老郭，你我好弟兄，井水不犯河水，這些事情，你不要照」！

張連長正在說，老郭的身後忽然有人叫了起來！

「這不是那個教書匠會先生的大姑娘媽？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失了神的大姑娘一驚，這才恢復了知覺，哭出聲來了。

老郭立刻回過頭來拉着介紹：

「這位是保安隊的胡隊長。這位是王隊長，這位是……」

大家同時湧起一片呼聲：

「久仰久仰！」

「少會！少會！」

據老郭說，張連長從前在承德同他在一個部隊裏，那時大家都是排長，到他們在圍場沁駐防的時候，他就沒有幹了。

「老張他最熱心抗日，所以他比我脫離得早！」

「老張無話可說，很侷促地在那兒站着，焦黃的面皮上掀起不自然的笑紋。

「奶奶的，不要灌米湯了！」

胡隊長無暇應付，搶着把田壩裏的大姑娘扶了起來。

老郭一把手把張連長拉着，眼光從那副紅色玳瑁框子上面跑出來，把他望着：

「老張，不看金面看佛面，賞兄弟一個臉，給這幾位新弟兄一個人情……」

大家都笑着，飽和着希望的眼把張連長望着。

「不要說這麼多，她既不是偵探，我還有嗎的說，奶奶的！」說着張連長把頸子伸得很長，遠遠地望着停頓在十字路口的那幾個弟兄，「喂怎麼的？怎麼不趕快抬回去？」

「老張今天要出來打獵來了！」老郭在一旁笑。

「老胡，你快把她送去。」麻大哥在發命令。

大姑娘不願意走，說是她要往劉長富的家去。

「那很好，我們正要去，一塊兒好了。」麻大哥一邊叫，牽着馬匹打頭走。

「對不着，張連長。」人們同時叫，「再會！再會！」

張連長呆在那兒，望着那一羣人馬從他的當前走過去。

「奶奶的！有邪門鬼！」

街上沒有了老百姓，老總們分散出來「打獵」，家家戶戶打得鷄飛狗跑，田壩裏成了他們的戰場，豬和羊在到處亂竄。

曾老先生在宋家祠住不下，逼了出來，同他的家眷一塊兒擠在劉長富的家裏。

曾老先生最不放心的是他的這位「閨女」，因為這是他惟一無二的繼承者——他也曾經有過兩個兒，但都在幾年前死去了——所以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堆在這位「閨女」的身上，他要把他全部的一道德文章「傳授給這位繼承者。他曾經想把她造成一個怎樣出衆的「才女」；但是，胆量太小，他發現這位「才女」偷偷地看起紅樓夢這類的怪書來了；就突然感到了前途的可怕，於是，開始感到失望了。自此以後，對於她的行動不得不嚴密防備，輕易是不准她走出房門一步的。

但他的「先生娘」卻又是另一種想頭，她祇希望在這位「閨女」的身上發跡，她

曾經把這種希望針對着宋大老師的大少爺，但大少爺從北京回來那年，同曾老先生又鬧得很不對勁；並且還聽說已經有了「女相好」！此外，在白岔山她再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她看到自己的女兒快滿二十歲了，所有的希望還沒有一點兒着落，她很怪老頭子，怪他的心眼兒太死，就這樣關在屋裏，能夠關她一輩子嗎？

她一看老頭子實在沒有辦法，祇得自己拿出主意來了。

曾營長駐在宋家祠，她認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到了，她在屋裏聽到曾營長那一些話，她覺得祇要有了這樣的關係——得到這位營長兒子，他的妹妹的終身大事還愁沒辦法？

她還在屋裏的時候，祇恨老頭子太死；走了出來以後，她才漸漸地感到營長的可怕；等到營長衝進了她的屋裏，她才把對方的野心看穿了。

至於這位「閨女」，真算得是一位典型的「閨女」，環境養成她的性格過分地怪癖，她的精神異常地脆弱；當然她也有感情，但輕易是不能表現出來，除了她家裏的

人，無論當着誰，沒有一句話，祇是一個臉脹得透紅。

然而，最近幾天却變得很快，自從劉秀英來過幾趟以後，她也漸漸地活躍起來了

。這樣一來，却又給老頭子增加了一些顧慮，他又不斷地告誡他的「閨女」：

「男女有別，是人之大倫，你又不比她們……」。

先生娘的意見總是同他針鋒相對的：

「如今是什麼世道？你沒有看到宋老太師的大小姐？都要像你一樣死？桂芬，不

要聽你老子的話！」

老頭子沒有話說，祇是嘆氣：

「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現在搬了出來，老先生對於他這個家庭，更感到束手無策了！整天整晚的人們川流不息，他這位「閨女」被那個劉秀英拉起來滿院跑！祇要他一哼氣，「老腐敗」，

「老迂酸」的頭銜就向他拋來，人們都毫不客氣地向他攻擊，他無話可說，祇得忍氣吞聲地保持沉默；「你們知道什麼啊！」

人們都太忙，也沒有誰願意老是他爭辯下去，大家都覺得這個老傢伙沒有一點兒辦法，祇是有時候把他圍着來取笑；然而，老先生却絕不示弱，他又要常常當着衆人發揮出他的理論：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日本鬼子就是東夷……」。

這些理論，大家都聽不懂，祇把它作爲笑話的資料：

「老先生，你們的夫子抗不抗日？」

老先生也知道這類的問話是玩笑，他惟一的答覆是：

「你們懂得什麼啊！」

人們都懂得不得，老先生充塞滿腹的牢騷，只有整天著詩。一到晚上，就在院壩裏當着大家明聲朗氣地背出來。

這當中，同他最談得上來的自然只有胡文海。不但同老先生一樣懂得「五言七律」，他對於老先生的一切言論都表示得非常尊重。老先生每句話說完，他都照例在一旁接上一聲響應；

「不錯！」

人們祇要見着老先生，總忘不了要問他：

「今天又做出幾打詩來？」

施瞎子一碰着胡文海就要拉着同他取笑。

「喂，你的順書賣多少錢一本，」

「我的順書是非賣品。」胡文海笑着答覆，他對於施瞎子是無話不說的，他知道施瞎子也很贊成他這樣的辦法，他說他和小劉是不會成功的，他現在要改變方面去進行。他說從前也見到過曾桂芬，嫌他精神太不好，但是現在却不知道爲怎麼，覺得他處處都可愛！

施瞎子一半玩笑一半認真地告訴他說，曾桂芬的精神可以給他振作起來的：「有了你這個小白臉，就會叫她復活起來！」他說曾桂芬是不難改造的！只要把他從閨閣中拖出來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他自然就會成爲一個很有作用的女性，他又從她的家庭環境來分析，說是她又不是所謂大家閨秀，這沒有過高的幻想和虛榮心，祇是束縛在舊禮教的勢力之下，自己找不着出路，祇要領導得法，我預祝你們成爲抗日的夫婦詩人？」

「瞎子，」胡文海透紅的臉上掀起不自然的笑紋，「你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加得上「抗日」的兩個字！」

「可說呢？」施瞎子忽然顯得慎重其事地解釋，「要不是爲了抗日，怎麼能夠拉到一塊兒來。要不是遇着這樣大的變動，怎麼能夠把曾桂芬從閨閣中逼出來？告訴你，要是你不努力，將來他給小劉拖到前面去了，你又要湧出一幕戀愛的悲劇也說不定？」

他們在司令部裏散會出來，拉着匆匆忙忙地交談了幾句話，胡文海忙着要去找會老先生談詩，不願意聽施瞎子發議論。立刻提出了他的要求：「你這回總要給我幫忙了？」說着，抽身就走。

「好的，你去吧！」

施瞎子笑着答覆，望着他背影消逝在黑暗中去了。

這是五月初的一個夜晚，漆黑的天空佈滿了閃閃的明星，鄉村祇聽到遠近的狗叫，更顯得深夜的寂靜。沒有風，祇有侵人的寒氣陣陣地從空間襲來，會使你回想到可怕的冬天——近來，白岔山的氣候也好像當時的情形一樣，正掀起了劇烈的變動，有時好像酷熱的夏日，有時又像嚴寒的冬天，一年四季的氣候，可以在一天一夜中完全表現出來。

但整天整夜地在劉長富家裏鑽進穿出的人們都記不起氣候，他們在為偉大的前途

缺233-240页

起來了！

「不錯，這種主張是很有魄力的！」

老先生仍然在不斷地發議論，黑暗中他看不出各人的舉動。這時，上面屋裏漸漸地湧出了許多人，電筒的光線到處晃，院壩裏的雜聲亂成一片，漸漸地往田壩裏流去了。

職 務

第十一章

白岔山這一股抗日的火燄爆出來，不久以後就傳遍了熱西和察東各地，響應的函電，好像雪片似的紛紛飄來；從前方退下來的潰軍，到處逃出來的民團，散佈在鄉村間的義勇軍，以及潛伏在各地的土匪，都好像潮水似的向白岔山湧來。於是，朱曹二部的勢力，在幾天內就有了飛速地發展；同時，跟着帶來的却還有不少的困難——隊伍的分配和編制，這在朱曹二部之間隨時都有引起衝突的可能；本來，朱曹二司令會經當面商定，除了各人的關係拖來的部隊而外，凡是自動來參加的，都聽其自由決定；然而，這當中仍然免不了許多的暗鬪和誤會，互相間都在防止對方的運動；最後，又經過一度商定，對於零星部隊的收編，改成平均分配，這樣，才算把所有的困難勉

強解決下去。其次是給養的問題，雖是在一些大糧戶家裏可以收集大量的存糧，暫時的供給不致發生恐慌，但是仍然免不了許多的爭執，於是才決定由兩方面的軍需處和副官處來共同組織一個糧秣管理委員會，把糧食的收集和分配的權限統一起來，這問題才算是解決了。還有就是服裝的問題，部隊既有這麼複雜，服裝當然也是很不一樣的——有軍服，有普通短裝，有皮衣，有長袍，——各色各樣的裝束差不多應有盡有了，他們雖是並不需要怎樣的整齊來壯觀瞻，但是因氣候的轉變，迅速地一天比一天熱起來，冬季的服裝不能不設法改換了。這在朱司令的部下還算解決了一部份的問題，第二師的弟兄們都願意把他們在保安隊剩下來的衣服分出來；至於曹司令那方面，簡直就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其實，最要緊而又毫無辦法的還要算子彈的問題，統計起來所有的子彈，平均每個弟兄的名下分配不夠五十發，這點兒力量用來作戰，能夠支持多久？況且一切都沒有後方的接濟。

然而，他們却一點兒也不膽怯，尤其是曾經同日偽軍作過戰的義勇軍，他們每每

提起那些光榮的經過，總是說得興高彩烈；據說日軍簡直完全是草包，他們祇仗恃着飛機大砲和坦克車，可是祇要在一股勁頭上給他衝過去，同他們絞在一塊兒的時候，那些東西就沒有大刀和手榴彈厲害了。至於偽軍，那就更不濟事，祇要一接觸着，給他們一陣吼一陣罵，就會使大部份大部份地倒過來。

「到底大家都是中國人，誰沒有一個心？祇要大夥兒捨得這條命！」

正當各處的部隊向白岔山集中的時候，敵方的勢子也一步步地逼攏來。

據郝金剛從猴兒坑來的報告，說是東亞聯軍右翼司令李守信的部隊已經由錐子嘴向這面推進；奇怪的是對方的先頭部隊有一營人要準備倒過來，派人到猴兒坑來接洽，祇是郝金剛不敢相信，所以特別向司令請示。說是那部份隊伍現在還停頓在牙兒坡，等候這方面的回覆。

魏克對於這種情形，一點兒也不懷疑，他覺得現在敵方對於一個猴兒坑何必要來

玩這樣的詭計？祇消把他們的大隊壓迫過來，猴兒坑就要受很大的威脅，所以第一點他推論出來決定這並不是敵方的策畧。接着他又更進一步地推測，說是敵方這樣遲遲未進，一定是有原因的，照這樣看來，準定是內部的意見不一致，軍心不穩。他說：

「對於敵方投誠過來的部隊，現在應該毫不遲疑地歡迎過來，並且更要用種種方式來運動那些動搖的隊伍！」

朱司令完全同意了魏克的推論和決定，他笑了：

「這樣的好事到把金剛駭壞了，他那兒祇有幾十個小嘍囉，怕吃不乾！」

「要得十分安全，也沒有什麼難辦的」，魏克又提出了他的意見：「就叫他扯回白岔山來，讓出猴兒坑，就把那部份隊伍暫時安插在那兒，委他一個名義，等到猴兒坑守不着了的時候，再調回來改編」。

事情就照這樣決定下去，由魏克寄了一封信，立刻就把猴兒坑來的人打發走了。隨着事實的需要，這才感到了電訊的設備太不週密；朱黑痣的司令部祇有保安隊

原有的無線電機，這祇能向遠處或有這種設備的地方傳達普通的消息，要是軍事的調動和秘密的計劃仍然是不適用的。至於有線電報，祇有往西一線還通得過，往東到錐子嘴就截斷了。他們還要敷設電話，從白岔山到猴兒坑，材料和人才，保安隊遺留下來的也足夠應用。

朱司令正同他的參謀長計劃組織通訊隊的事情，施瞎子喘息不定地跑了進來，顯得很興奮地站在那兒報告，說是李卓三那面變了一團人，現在有兩個代表要來見司令。他的報告太急，額角上的血管高高地冒了起來，很吃力地衝出了幾句，換過一口氣，才走攏去繼續報告。司令同他的參謀長同時跳了起來，兩對睜睜的眼飽和着又驚又喜的光輝把施瞎子望着。說是那部份隊伍已經開到了西山嘴，他們的團長被叛兵幹掉了，祇是由一個營長帶來的；說是那位營長原來同馬隊長在東北軍同過事，分散以後也聽說馬隊長他們在白岔山，但還不知道馬隊長已經被害了！施瞎子漸漸地平靜了，報告得很詳細，說是他也認識那位營長，他對人很是忠實，並且也有些計劃；這次帶

過來的足夠有一團人，槍支和馬匹都是齊全的，並且一律都是三八式的步槍。

朱司令很高興地允許接見那兩位代表，他立刻同魏克一塊兒走出去，在客廳裏施瞎子同他們介紹：

「這位叫羅作章。」

司令走進客廳，一眼望着坐在那兒的兩個人站了起來；他一看開頭介紹給他的那位大漢子，粗糙的臉皮上沒有一點血色，一陣青一陣白的好像起了縐的樹膠皮。接着，施瞎子又介紹：

「這位劉春庭。」最後，他又補上一句，「都是團部的參謀」。

劉春庭是一個五短身材的青年，精神和態度都比羅作章活潑，靈動的眼不住地在司令的上下打量，也不像羅作章那樣胆怯，——機械地站在那兒，顯得促促不安。

司令很客氣地同他們握手，讓他們依還坐着。劉春庭很鎮靜地敘述一切經過，說是他們在赤峯駐防的時候就常常都在計劃着要開小差，可是被團長種種的監視和壓迫

，連假期中徒手出來都要受限制，並且那時又找不着路子，沒有適當的去處，所以不得不暫時耐着性子待下去。他說這次李卓三受日方的指揮，明義上說是開到察東去剿匪，要從英金河經過白岔山的背面向多倫前進，可是在中途又聽說這兒會合了大批的匪賊，所以又要拚轉來進白岔山，但他們的營長和一般弟兄都知道這兒的義勇軍組織，大家都在暗地起鬩，說是他們的營長叫孫魁庭，本來同團長拉得很緊，很能得到團長的信任，可是，他昨開到花灘——離白岔山四十里的一個村莊——的時候孫營長就在當天突然用手槍把他的團長打死了，當時就把全團的兄弟齊集起來講演，大家都高興得發狂了！

劉春庭在那兒敘述得手舞足蹈，朱司令也在一旁聽得入神了，乘着對方的語氣一頓，掃帚似的眉毛在司令的額角上忽然展開，圓睜睜的眼珠突了出來，衝出他的問：

「事情幹出來以後別的部隊都不知道？他們都沒有舉動？」

「因為駐在花灘的祇有我們一團，別團都還離我們有十幾里地，在當天晚上我們

就扯走了。「劉春庭的臉脹得透紅，誠摯中帶鎮靜「我們的營長很知道司令的威名，并且想到馬隊長也在這兒，我們今天到西山嘴才聽說馬隊長已經被害了」！

「你們營長知道的是俺這個土匪頭兒」！司令的眉頭一縐，一半怒一半笑「那些王八羔子的找好了主子，當了大官兒，要來剿匪了！他們賣了自己的祖宗，一翻過來人盡都是匪了！你們也都願意來當匪，足見都是有血性的，俺姓朱的就最佩服這樣的人」！

最後，魏克忍不着跳起來，拉着那兩位代表的手歡呼；

「好弟兄！好弟兄！我們歡迎抗日戰士」！

朱黑痣立刻打發魏克同施瞎子代表他去西山嘴歡迎，隨着就把那兩位代表送出了司令部。

兩天以後，郝金剛也回來了。他見着司令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以後，就要拉着

趙得勝去找王占標，他說他聽說白岔山幹得很是熱鬧，他知道王占標他們在保安隊費了些勁兒，他恨不得馬上跑來也在一塊兒痛快痛快；他說要是再待兩天會 他悶死在猴兒坑。

「悶死」！朱司令見着他興奮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笑了，「再待幾天，說不定會把你這個金剛炸成粉碎，不用活金剛，恐怕連死金剛也找不着了」。

「炸死我到不怕，我這人一輩子就高興個痛快！一會兒聽說這裏也動了，一會兒又聽說那裏也幹上了，就把我坑在那個鬼地方，睡在鼓裏聽響聲！」

「好了！你不要祇圖嘴上起勁」，司令連說帶笑他叫起來，這樣安閑的地方留給你，還嫌不好了，你還要幹個卵？要幹怎麼不就在那兒找路子去幹？看到一塊肉送到嘴裏來，還怕是毒藥，別人要倒過來，你怎麼都不敢收。」

「那可不能怪我沒有胆量！要是你一刀我一槍的來拚，我郝金剛還不怕禍事！要是他們真是在弄什麼鬼，把我套着了，那日子才不是人受的！」

「閑話少說」，司令仍然是滿臉的笑紋，聲音放得非常和藹，睜睜的眼光中却充滿了威嚴的神氣，你的事情還多得很，你不要忘却你現在是師長了，你應該先回師部去辦你的事，理出一個頭緒來，不要一回來就祇顧到處去瞎吹如今大家弄到一塊兒了，還想沒有見面的時候？你一定要找這個尋那個的。別人不是又沒有事！這幾天，大家都是黑白連夜地在忙得發昏，誰有這些閑工夫來應酬你這位師長大人！」

師長大人還要想聲辯，外面忽然湧進了一批人，一看司令部各處差不多全體都聚齊了，包圍着郝師長湧起一陣熱烈的慰問，郭排長——不，現在是司令部的參謀，匆匆忙忙地排開衆人的紛擾，掉轉身去向司令報告：

湯二鬚的隊伍已經變了一部份過來，大概就在今天晚上要開攏，現在那面來了兩個人，在外邊等着要見司令」。

消息立刻壓倒了所有的噪雜，大家都集中着注意郭參謀的報告。

「有多少人？」幾種聲音同時問。

「聽說大約有營把人。」細小的眼從眼光鏡眶上跳出來，在人們的面部一掃，發沙的聲調答覆。

「媽那巴子的這還打什麼呢？」郝師長忽然跳起來了，「再待幾天恐怕那批兔賊子的老妹子都要變過來了！」

大家都沒有同郝師長搭話，祇注意到朱司令給郭參謀發命令。

「你先把他們領到參謀處去，我待會兒就來。」

郭參謀奉命令以後，匆匆忙忙地掉身就走，不提防一碰頭撞在郝師長的懷裏，玳瑁眶的眼鏡掉了下來。

「啊呀，我的媽！」

郝師長一聲吼，雙手把眼鏡接着了。他沒有歸還原主，往自己的眼上戴。

「瞧瞧我這副面孔，有福氣戴這玩意兒沒有？」

郭參謀粗黑的臉皮掀起了不自然的笑紋，細小的眼珠翻上去把對方望着，司令在

一旁用很侃切的口吻接過去：

「別人有事情，你總愛開玩笑」。

郭參謀把眼鏡接到手裏，不作聲，從人叢中鑽出去，張惶地跑了。

「我看這位老兄到很有趣，」郝師長斜起一支眼望着郭參謀的背影，有聲沒氣的向着大家說，「那付眼鏡的味兒真夠長」！

「你這人就會挑眼子」，司令笑着說「一付眼鏡又有什麼味兒了」？

「我真不明白，那付眼鏡戴起有什麼用？掛在那鼻樑下邊，我都替他着急」，這是郝師長的解釋。

「你着急？別人的事礙了你什麼了？」司令的口氣和臉色忽然變得很慎重，「不過，郭參謀總算是個好人」。

郝師長沒有接下去又同別人交談起來了。

朱司令正要起身出去接見他的來賓，迎面跑進來了魏克施瞎子。

「郝師長回來都沒有迎接，真該死！該死！」

魏克拉着郝師長的手，給施瞎子介紹。

「久仰！久仰！」

施瞎子同郝師長站在一旁就攀談起來，魏克拋下他們，掉轉身去，向着司令說他有緊要的事情報告；司令會意了，一塊兒走進另一間屋裏去。

報告出來說是湯二鬚那面派得有人來白岔山，聽說現在還在曹司令的司令部；他說這樣看起來，說不定他們是有什麼勾結的，現在應該設法提防着！

「這是那兒來的消息？」朱司令警惶地問。

「施營長那兒有弟兄來報告，說是湯二鬚的人是從別山嘴那面過來的，他們親眼看到穿的是黃色軍服，手膀上還纏着，一幅藍布，寫着東亞協合軍的字樣，並且還有曹司令的人護送」。

正在說，副官處進來報告，說是曹司令那面的參謀長要來見朱司令。

「就是爲這件事情吧？」朱司令沉鬱的面容忽然展開了，向着魏克望了一眼。
• 立刻就掉轉頭去發命令：

「去請進來吧！」

那位彭參謀長懶懶地在門口敬禮以後，慢慢地走了進來，睡眠不足的神把司令望着，有聲沒氣的吐出他的報告。

他「東亞協合軍」湯二鬚派人來疏通，要他們司令同朱司令把白岔山讓出來；說他實在是迫不得已，受日方的督促，限在最近兩天就要把白岔山取到手，湯二鬚到有說不出的苦處，要曹司令和朱司令原諒他，他是不願意同這方面硬幹的，他不願意中國人自相殘殺，所以才來要求這面暫時把白岔山讓出來，以後祇要有機會的話，他都要聯在一塊兒幹一下的！彭參謀長又說，曹司令對於這種請求他個人不敢作主，所以來請朱司令去商量商量。

彭參謀長報告完了以後，兩支眼睛合成了一線，把朱司令盯着靜靜地等候答覆。

朱司令要忙着到參謀處去接見郭參謀帶來的來賓，他立刻就吩咐魏克：

「你給施營長一塊兒同彭參謀長去看看吧，看曹司令是怎樣決定好了。」

對於白岔山，到祇是防守或是放棄，朱曹二部發生了不少的爭執。

曹司令堅持着要往多倫退，他惟一的理由是白岔山的地面太小，不能發展；子彈缺乏，沒法支持，他說：

「像這個鬼不生蛋的地方守來有卵的用？就是那些雜種養的不來逼我們，這樣多的人老是待在這兒喝西北風？」

然而，朱司令却又是另有一番見地，他覺得照最近幾天的情形看起來，對方的勢子不怕再大，內部却是很不穩固的。他以爲祇要兩方面一接觸，一定會大大地振作一下。況且，現在剛剛把抗日的旗號打出來，敵人還沒有到就要扯走，他預料到這是會遭受到部下的反對的；朱司令無論怎樣也不願意示弱於人，他向大家表示得很堅決，

他決定要同那些丫頭養的拚個你死我亡，他要爲中國人爭口氣！所以他向着曹司令提出了種種的困難，他說：

「要說把白岔山放棄了，退到多倫去恐怕也不是好辦法，我們的隊伍成立了這幾天，多倫那面連什麼響應也沒有，還不明白他們的態度到底是怎樣的，我們能夠就往那面扯去？」

曹司令很快地就接過去，劈頭就把一切的困難問題都推翻了：

「多倫有那樣多的隊伍，他媽那巴子的還不能幹上一吓子？我就不信盡都是日本鬼子的孝順孫子，在這時還來同我們下不去！」

最後朱司令祇得轉過語氣，把他們的爭執結束下：

「總之，就是要退，也不能立刻就白岔山讓出來，要是這兒被敵人佔去，再往西就無險可守了。」

接着他又拿出主張，說是現在趕着派人去多倫取聯絡，作爲退一步的準備。

「要是你早就這麼說，那你我弟兄還有卵的爭頭！」曹司令忽然哈哈大笑，把一身的肉都震動了。

他們的談判是下午的事，朱司令回去以後，就在當天晚上接着猴兒坑的電告說是那面在今天忽然來了兩架飛機，扔下了十幾枚炸彈，好在有地方掩護，還沒有受到什麼損失。現在要向司令請示，要是猴兒坑要守呢，就請急速調部隊去增援，不然的話，他們馬上就要退回白岔山來。

此外，還有一種報告，說是敵方已經把李守信的部隊撤回去，因為他的軍心不穩，現在換來的是「東亞聯軍右翼司令」崔省三的隊伍，人數大概在一萬以上對於猴兒坑是取的大包圍的形勢，一方面同赤峯的「東亞聯軍別縱隊」李卓三聯絡，一方面同西寧的「東亞協會軍」湯二鬚聯成一氣，逐漸地向白岔山推進。

司令立刻發下命令，叫猴兒坑的隊伍立刻扯回白岔山來。

朱曹二軍決定分担防務——朱司令守西山嘴迤南一帶防務，曹司令守別山嘴迤北

一綫。民衆抗日會由劉長貴他們領導起來幫着軍隊掘戰壕，捕築防禦工事。

同時，敵方的氣燄也迅速地襲來了。

就在次日早起，東方的山頭上，同太陽一塊兒出現了兩架飛機，驚人的吼聲捲起了一股惡浪，人們立刻就擾亂了。駐紮在各處的部隊一聽着天空中發出的巨響，差不多盡都不聽指揮，漫山遍野地散佈開，人們呼喊着在田壩裏亂跑。恐怖的情緒壓緊了一般人的心，緊張的空氣籠罩着了整個的白岔山。

然而，事實上却又如衆料所不及，那兩架怪物祇在白岔山的空間繞了一轉，撒下了許多白色的紙片，依還又折回去，埋沒在山頭去了。

紙片上印就的是：

「日本大軍已將熱河全境收復，組織政府，聞尚有少數地痞流氓，聚集各地散軍土匪，擾亂邊境，陰謀不軌，危害本省安寧，意圖抗日，大軍即刻到，對於此等暴徒必殺無赦，如有携械來歸，或殺戮叛逆來投，或如維持地方而有效勞者

• 特予獎賞。地方官民務須努力，和衷共濟以建立共樂平安之生活，是爲切要，特此警告」。

朱司令對於一般的情形都感到很大的失望，他同魏克到各處去視察防務，一路上祇顧發他的牢騷：

「要像這樣，兩架飛機一來就亂成一片，這還能夠作戰」！

然而，魏克却并不因此就恢心，他又有一番解釋！

「因爲部隊太雜，指揮不統一，又沒有經過很有組織的訓練，所以在行動上很顯得不一致；在事前對於防空又沒有一點兒設備，臨到頭來就不免弄得大家驚惶失措。現在最重要的是趕緊振作士氣，設備防空。」

朱司令回到司令部去，馬上就發出通告，召集各級軍官在當天下午一時在司令部當前的大壩裏訓話。同時，通知曹司令，要他們也加緊防空設備。

在規定的時間前，所有的軍官已經到齊了。郝師長先來站在主席台上等候，並指揮排列的秩序和地位。一會兒，望着朱司令由裏面走出來，主席台上迎着就喊出一聲

「立正」！

站在主席台前當前的朱司令，睜睜的眼光向着大家一掃，臉色顯得非常暗淡。

「稍息」！

朱司令沉默了片時，這才開始訓話：

「各位弟兄」！所有的脚步又齊斬斬地並攏了，「大家都是爲了要抗日才到這兒來的，都是爲了要給中國人爭這口氣才到這兒來的，都是要想同那些混賬王八蛋拚命才到這兒來的；看看敵人就要逼攏了，我們大家是決心拿這條命去拚嗎？還是退走」

「拚命」！台下湧起一片吼聲。

「好的！稍息」，司令換過一口氣，又繼續下去，「既說決心拚命，像今天那樣就不是辦法，要是一看到飛機來了就亂跑，那我們祇有給敵人炸死炸完，那我們不是拚命，我們是送死！逼到這個時候，我們祇有拚命才有活的希望，要是怕死的祇有任敵人來屠殺！俺想各位弟兄當中也有曾經同他們日軍作過戰的，一定有些經驗，從今天起，就要加緊訓練一般兵士弟兄的防空知識，在防綫上以及各處駐紮的部隊預先就要找好掩蔽的地方，如樹林，山洞，有亂草的水溝，都是最好的防空處所。遠遠地望着敵機出現的時候，除了防止空中襲擊外，還要避免敵人的偵察，各指揮長官要切實帶領部屬，行動要迅速，要秘密，要統一，散佈的地面要寬，彼此間要不失聯絡」。

朱司令很詳細的，反覆地把一切防空的辦法宣布加以解釋後，說是祇要大家能夠切實遵行，在白岔山這個地方是不怕轟炸的，到處都是山谷和樹林，就有多少人馬，也可以掩護着的。

講話完了以後，朱司令又得着了報告，說是猴兒坑的那一營人已經開到了。

戰 抗

第十三章

朱黑痣的部隊正在忙着演習並構築一切防禦工事的時候，曹大脚板那面也亂成一片，他們的忙法却又完全不同，差不多全部隊伍分散開，成羣結隊地往附近的村莊裏去拉大車，抓牲口。別山嘴的警戒線也完全撤退了，所有的部隊都集中到大街上，看情形，是正在準備着出發。

這樣一來，白岔山的局面更顯得嚴重了，曹司令這樣的舉動震撼了各部隊的心。朱黑痣知道了曹大脚板已經決定，要單獨撤退，逼得他滿肚子的氣無處發洩，直跳直罵：

「他媽的這樣撐不着氣，還要幹義勇軍，別把他十八代祖宗的德喪盡了！」

他不是來抗日，他是來打獵，白岔山給他打光了，又往別處扯……。」

魏克也感到了茫然失措，一時打不定主意。

接上來的是各種罵聲和怒吼，都表示出每個人的忿忿不平。起先是司令部的人們聚在一塊兒，跟着郝師長也來了，羅師長也來了，施營長也來了，所有的官長沒有命令召集，都脹滿了一肚子的氣衝出來。

亂闐闐地鬧了一陣，魏克在當中排開衆人的紛擾，發表出他的意見；

「我們現在祇有一方面派人去看看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再來討論辦法」。

郝師長馬上就吼出了他的抗議：

「不行！不行！」好像一股忿氣塞着了喉管，開口就頓住了；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他吸收去了，「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我們就脫下褲子放個響屁給他聽，他媽那巴子的要氣了勇了，咱們乾脆給他個不理，看他把誰的雞巴撇得斷——！」

魏克忍不住笑了，他向郝師長解釋，他說這種事情不是逼氣能夠解決得了的，他

說要是曹大脚板的隊伍扯走了，白岔山這個地方無論怎樣也待不下去的。

「現在我們自己總共還有不過三千人，這樣孤單的勢子能夠做得出什麼來？再說他現在這麼一扯動，把我們軍心也動搖了。在這時我們還不能同曹大脚板斷絕關係，以後祇要碰着什麼機會，還可以想他一點兒辦法。」

然而，郝師長的氣勢很盛，不管這一套。仍然不顧一切地在一旁跳：

「我寧願挨一千刀，一一萬刀，也不願輸這口氣！」

朱司令完全同意了魏克的主張，他又是一番改釋，他說反正白岔山他們就沒有意思要死守的，要抗日必須要設法把勢子大大地振作一下，白岔山這個地方是不能發展的。他還是主張派人去看曹大脚板的意思，要是一定要撤退，大家也應該採取一致的行動，並且在先還要看看往什麼地方退？

郝師長還要想申辯，魏克一把手把他拉着，態度放得很和藹，語氣來得沉着：

「你這種氣概實在是值得佩服的，要是大家都照這樣，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在這

樣困難複雜的環境中，我們一切的計劃必須要隨時變通，祇要對於我們的前途有益，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行？不能祇顧一股勇氣衝去，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這時需要的是忍耐，遲早總是要拚的；我們要養精蓄銳，保障將來的勝利！」

「好了！你又來灌我的米湯！」郝師長也笑了，「不要再說了，我懂了！我懂了！」

「你懂個卵！」朱司令也笑着說「參謀長，你不要對牛彈琴，我們決定了，還怕他不服從命令！」

於是，郝師長無話可說，立刻就決定派施營長去見曹司令。

「這樣一來，祇有準備撤退了」。

朱司令失了神，把大家望着，一會兒，他才發下命令，叫大家歸隊去，準備着候令出發。

在司令部的人們，都一聲不響地垂頭喪氣地退走了。

爲情勢所迫，不能不把白岔山放棄了。可是，究竟往那兒退呢？朱司令和魏參謀長到這時都還把握不定。

「看看曹大脚板……」朱司令無可奈何，提出他的意見，把他參謀長望着

「他們準定往多倫扯」，參謀長接着說。「就不知道在那方面，他們有什麼關係沒有？」

「關係想來總會有的吧，」司令的眼直往上翻，顯得很遲疑，「要不，他們怎麼能夠扯去？」

「那也說不一定」，參謀長開頭的語氣拖得很長，口頭在說話心裏在沉思：「要是有什麼關係的話，爲什麼那方面一點兒響應也沒有？其實曹大脚板的隊伍，完全是一種流寇性質，他們是沒有一定的計劃和趨向的；今天拖到這兒，要不成，明天又往那兒扯；經過的地方愈多，他們就愈弄得肥，打的旗號也可以隨時變換的。現在，他

一看白岔山已經弄光了，所以要拖走，要是到了多倫，一見勢頭不對，他們可以換過旗子，或是再往別處拖。像這樣，我們怎能夠跟着他們到處跑？」

這樣說，朱司令更陷入在焦愁沉默中，一會兒他才慢吞吞地說：

「等到拖去看情形再說。」

「這也不是個辦法……」

話雖如此，他也拿不出什麼辦法來。於是，接着就是嚴重的沉默延長下去。

「聽說多倫的隊伍很不少，」朱司令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衝破沉寂問：「怎麼沒有一點兒動靜？」

「就是因為隊伍不少，所以我們要斟酌。」參謀長的解釋，「本來在多倫駐防的就有晉軍兩千多騎兵，聽說還有由東北返回來的義勇軍和雜牌隊伍，總只有六七百人，要是他們能夠抗日的話，到很可以扯起勢子來幹的。祇是現在敵人一天天地逼攏，還是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們假如扯到那兒去，說不定會給我們一個蹩手不及，像我們

這點兒力量，有什麼辦法來對付？」

就到這裏，施營長已從曹司令那面轉來了，還同着王占標一塊兒進來。

果然據施瞎子的報告，曹大腳板決定往多倫扯。他接着就提出意見，竟同魏克剛才的計劃不謀而合；同時，他主張另找路子。於是，王占標這才接過去，說是他那營裏有幾個弟兄是大梁底的人，大梁底的保衛團他們很熟悉，從前在吳大隊長的時候，他們就準備往那兒扯；說是那兒關係雖是很小，要是這面的隊伍扯去，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因為駐在大梁底的隊伍有兩部份——一部是原來的保衛團，另一部是由長城綏敗退過來的軍隊，他們的意見不很一致，總共雖是有六七千人，據王占標的推測，一定是不敢拒絕的。

大梁底是在察東的邊境，介於多倫和沽源之間，由白岔山往西去走到七八十里的地界就分路，往西北去是多倫，往西南去就是大梁底。

又經過一番討論，問題就決定了；讓曹大腳板隊伍先頭出發，要是多倫沒有問題

，就一齊開去；不然的話，再掉過來往大梁底扯。

決定以後，就擬定行軍程序，通令準備出發。

夜——伸手不見掌的夜。

漆黑的天，佈滿了閃閃的星，好像一個個都要掉下來；人的噪·馬的嘶吼擾亂了遠近的村莊，震動了田野和山窩，號聲接連不斷地在叫，星兒在跳了，大地在動了。

朱曹二部撤退的消息傳出來，民衆抗日會的人們感到了無限恐怖，大家都齊集在劉長富的家裏，掀起了無數的紛爭——有的主張還是留在白岔山，把他們的工作秘密起來，將來可以在敵人的部隊裏發生一些作用，同時也可以同抗日軍方面傳遞一些消息；劉長貴的意見最堅決，他認為抗日的工作不能單靠軍隊，軍隊一開走什麼都完了！有些人也覺得，扔掉了家，扔掉了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走，到沒如留着受點危險，總是比較安心些。

「那個沒有妻室兒女的？這樣扔下走了，曉得以後的事情是怎樣的？要是帶走，也不是個辦法，這些婆娘娃娃的，怎拖得動！」

但是有的却認爲軍隊開走以後，凡是參加過抗日工作的人們絕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們的理由是：「白岔山仍然少不了有漢奸潛伏着，要是日本鬼子來了，他們都是一目了然的，誰有隱生法可以藏起來！清清楚楚地看到的，爲什麼要冒這麼大的危險？」

對於這種理由，曾老先生引經據典地發揮了不少的意見，他說「君子不立乎巖墻之下，明哲保身，」所以他主張要跟着軍隊走；他說他並不怕死，這樣大的年紀了，還活得幾年，他完全是爲大家想，爲中國人想，這樣冒危險實在不值得。

古人云：「死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孔子也說過：「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語也！……」

曾老先生的意見，照例是越說越令人聽不懂；但祇要一開口，別人就沒有插嘴的

餘地，一口口的痰吐出來，鬚鬚尖上糊滿了點點的唾沫，滿臉的縐紋扯成直線，顯得很激烈。

然而人們沒有心緒來注意他的理論，大家都在亂攘攘地爭辯，「閨女」現在也能夠在人前發表她的意見了，並且每說出一句話，都可以得到人們的尊重，因為她的年齡確是同劉秀英差不多，但是情形比劉秀英沉靜。她常常在人們的面前阻止她父親發言。同是最簡單明白的話句吐出她的意見來。祇要她一開口，立刻把所有噪雜打斷了。

這時，我希望大家不要儘在什麼危險不危險上邊來爭執，她沉默了許久，打斷曹老先生的理論，一口接過去，「我們應該把工作放在前頭，要說危險，到處都是有的，我們並不是怕危險，我們要看事實來決定！」

人們都閉着嘴，靜候她發表意見。

「對的，看事實來決定。」

胡文海等得發慌，他希望這些問題快些決定，營部裏扔下了許多事情要他回去辦理，他對於曾桂芬的意見首先表示同意，他的聰明想到曾桂芬的辦法，於是立刻替她補充出來：

「凡是我能夠拖走的，就參加到隊伍裏去，不能走的就留下來，以後還可以通些消息……」

這時，忽然一匹馬衝了進來，施瞎子跳下馬背，喘着氣望着胡文海叫：

「喂，我的詩人，我料得你又跑到這兒來了！」

施瞎子很生氣，要督促詩人立刻回部隊裏去，但詩人却不放心，逼着問：

「是怎麼決定的，到底是怎麼決定的？」

他知道，民衆抗日會的事情另外有一個組織才能給他們決定，他知道施瞎子一定是爲了這件事情來的。

施瞎子被逼不過，在人堆裏吼：

「剛才朱司令說了，能夠在軍隊中工作的，趕快到司令部去武裝起來！」

人們停止了爭執，大家都在搶着問：

「怎麼？今晚就要出發嗎？」

「到底是往那兒開？」

施瞎子無暇答覆，祇顧催：

「大家趕快回去收拾好一會兒到司令部參謀處集合！」說着雙手拉着胡文海，往門外推，「快些回去，有多少話，以後再說！」

胡文海笑着，騎上他的馬匹跑了。

在出發前，民衆抗日會的人們完全安插好了，——除了曾老先生暫時分配在書記處，劉秀英，曾桂 調在醫務處服務——全體組織成宣傳隊，暫時在參謀處的領導下工作。

朱，曹二部在決定撤退的當天晚上離開了白岔山。

曹軍打頭隊，朱軍殿後，所有的大軍集中起來由兩部的副官處，特務連在最後跟着前進。接連不斷地人馬和車輛，整整的一晚上都在大山谷中摸索。

果然不出朱司令他們的預料，大隊才走到中途，曹軍的騎兵前哨遇着阻礙折轉來了；於是，這才臨時決定掉轉方向往大梁底開。

在三天以後的下午，大隊才到達大梁底。

這兒同白岔山一樣，也有幾百人家，比較更好的是周圍還有一個堡子，但在裏面却不容易找着老百姓。

據說在堡裏住家的，原來都是些老肥土，這些珍貴的生物自從承德失陷以後，盡都遠遠地跑到更安全的地方保險去了。

這部份隊伍一到，當地的保衛團及駐軍都表示熱烈的歡迎，到處都貼滿了歡迎朱曹二司令的各色標語，並且預先就把駐紮地預備出來安插他們的部隊。

大梁底的堡子是用泥土築成的，但也很堅固，祇有一道城門，上面是砲台。朱黑痣的全部隊伍駐在堡子中心的天主堂裏，曹大脚板的部隊分散在城門口一帶。保衛團的團部就同天主堂相隔一個大壩，正對着天主堂；另一部份駐在天主堂的右側。駐軍分駐在城門左側的一條街上，同曹大脚板的部隊相聯接。

就在當天晚上，由駐軍陳師長及保衛團胡統領的邀請，在保衛團的團本部開軍事會議。

在規定的時間內，朱·曹二司令都先後到了。

這幾位軍事首領，見面就拉着跳起來，互相湧出熱烈的稱贊。胡統領說他聽着朱曹二司令在白岔山揭起了抗日義旗，真是高興得「不可言狀」，他說祇要有這番精神，將來的成功一定是「可期而待」的；最後，他又爲自己表白一番，在很善於詞令的胡統領說出來，語氣和態度都顯得很自然；他說他自幼也讀過些「古人之書」，對於忠孝節義這幾個字也是一生都「僅守不渝」的，所以他一聽到倭奴佔領一個地方，他

就要氣得「肝胆俱裂」，恨不得馬上就去捨身爲國，爭回一點兒「神明華胄」的光榮！總之，這位統領表示他很同情於朱曹二司令；同時，他也「願附驥尾」，「他要披甲前驅」！

胡統領的談吐，在盡量地收集那些文雅的習用語，充分地顯得他是有高等教養的。但這種很費勁的言辭，在朱司令聽起來，倒還勉強可以領略到他的大意所在，曹司令却祇是睜起眼望着，簡直就莫名其妙。

好在還有陳師長在一旁同他攀談，陳司令的話是不難聽懂的。他被胡統領的文氣壓了許久，悶着說不出話來，等到陳師長來同他搭上兩句，提到了日本鬼子，立刻就惹得他不顧一切地破口漫罵，他的罵聲太大，使得胡統領都提不起勁來表白了。

「陳師長也是抗日名將！」胡統領掉轉頭來，候着曹司令的罵聲打了一個頓，他就接上去：「他在長城線同日軍作戰，曾經親身手刃過不少倭奴的頭顱，祇是因爲缺乏接濟，才逼着退下來，真是「雖敗猶榮」，「雖敗猶榮」。」

「那裏！那裏！」陳師長滿臉掀起不自然的笑紋，「榮到說不上，祇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是爲國守土，生死早就置之度外的！」

據胡統領說來，他現在已經翻過一輪甲子了，可是他的言談和舉動都還顯得精神勃勃，一對粗而長的眉毛吊下來，幾乎把眼睛都蓋着了，眼角間掀起無數的深深的縐紋，差不多把眼皮鎖攏了；祇是一線強烈的光從窄狹的罅隙裏射出來，對着人的臉上一閃。從各方面來觀察，都可以看得出這位統領並不是庸碌之輩，他的年齡並沒有使他減少精神，祇是更顯得老練，沉着。

至於這位陳師長，他的特點更是顯著，不必怎樣用心去觀察，祇消同他搭上幾句話，看着他一開口就把眉頭縐在一團，就會使人感到這個傢伙是有些心計的；他的面部最惹人注意的是那個鼻子，鼻梁骨高高地突出來拱成下一個弧形，這也很明白地說明了這位傢伙定是老奸巨滑。

他們經過了一陣互相誇獎以後，這才漸漸地歸到本題，討論到軍事上的各項問題

和計劃。

在座的這幾位軍事首領，祇有胡統領的話最多，也祇有他善於詞令。

『我們都是自己一家人，就不必拘什麼形式吧！』胡統領的一支手撫摸着的絡腮鬚，一綫眼光向着大家的面部一掃，笑着徵求各人的意見。

大家都不作聲，點頭表示同意。胡統領接着又以主人的身份來報告，他說：在這時，倭寇臨境，難得幾位抗日將領聚會到一塊兒，實在是地方的福，他可以代表一般老百姓敬致歡迎之忱！他說現在所有的部隊，總共已經一萬多人，並且又都是久經戰陣的勇士宿將，將來同敵人作戰，一定是萬無一失的。他說：在大梁底這個地方，往南去八十里有個平定堡，那兒也有幾千條槍，平常都是聯絡的，假如敵人來了，這兩方可以互相策應，他能夠担保，不怕敵人再厲害，也不敢越過察境一步。他說：大梁底東南北三方面都是有大山包圍着，祇要把這幾方面把守着，就有千軍萬馬也衝不過來！他主張外面的防務，由朱曹二司令及陳師長分担，一切糧餉和運輸就由他全權負

責。他提議要把各部隊的指揮和行動設法一致，口令和標記也要規定一起來。

所有一切，都被胡統領一個人說完，大家都感到沒有插嘴的餘地了。

討論的結果，就這樣決定！等到明天，朱曹二軍把部隊整頓好，再來詳細規定各人的任務，並且討論防務的佈置。

最後朱司令提議口令就由保衛團製定分發，軍事上的計劃這幾部來共同決定。陳師長首先表示贊成，大家都同意了。

會議結束，朱曹二司令忙着要回部隊，於是，宣佈散會。

第十四章

朱司令對於他自己的部下，現在最不放心的是第二師的抗日會；在他剛從保安隊收編過來的時候，雖是經過魏克的一番解釋，沒有立刻就實行取消，但潛藏在內心中的一段痕跡，是始終不能消滅的。

在白岔山的時候，他就常常爲了抗日會的各種問題焦愁，他在自己的內部感到了一片陰影，漸漸地向他威脅起來。

所以他堅決的主張抗日會既不取消，就得改組，由全體官兵來共同組織。然而，結果却仍然不能使朱司令滿意，官長在裏面總是占着絕對的少數，一切的主張和決議仍然拿不出什麼意見來，並且總免不了要爲一般人另眼相看！不但這樣，他們無論討

論什麼問題，卻好像預先就打過通電似的，祇要有誰提出來，立刻就是一致議決，祇要通過，你就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這就是朱司令最不高興，而又無法解決的難題。

他認為抗日會被少數人操縱了，提議要改選；但選出來的還是少不掉那批傢伙！這還不算，第一師的抗日會本來就是朱司令親身提倡組織的；現在，也漸漸的，他們打成一片了，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是同那批傢伙一個鼻孔出氣！

朱司令就為這些事情發愁，心都愁亂了，想不出一點兒辦法。他爲了目前的現象生氣，脹滿了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

一攏大梁底，抗日會的工作又忙起來了，他們要發宣言寫標語，還要組織演講隊，同司令部的宣傳隊一塊兒分散出去；在堡子裏宣傳各「友軍」，到四鄉去宣傳老百姓。

可是努力的結果，「友軍」方面在第二天就把所有的部隊收藏起來，街上幾乎難

于找出一個他們的士兵，甚而至於原來在各處的崗位都撤回去了。

于是，司令就把抗日會的全體代表召集起來訓話，說是他很贊成這樣的舉動；他只是想到這是出於一種愛國熱忱，所以不便怎樣的來阻止他們。不過他說，這種方式，他認為不好的。他說現在對於抗日運動，應該同各「友軍」和衷共濟的來辦理，一切工作都要在一致的系統之下去進行，才能夠發生很大的影響的。他說要是像這樣幹下去，一定會引起很多誤會，使「友軍」方面覺得這是在存心去拉他們的兄弟，所以他認為這是有害無益的舉動。接着他又報告出來，說是在保衛團那面得到的消息，「東亞聯軍別縱隊」李卓三的部隊已經到了白岔山；還有「東亞協合軍」第二路司令劉七黑的部隊正由獨石口往北出動。他說這時最要緊的是抗敵的佈置和準備，幾天的宣傳到底有什麼卵用？

經過了這次訓話，在當天下午就發下命令，第二師擔任大青山——出堡往南去五里地——的警戒，一方面同曹司令的步哨線聯絡；就在當天晚飯後出發。

抗日會的人們十分明白，他們很知道朱司令的用意所在，是因為抗日會的主要人物差不多完全在第二師；他看到第一師近來也不大穩，所以要把他們隔離開，這樣才把第二師調出堡子的？！

然而，這是軍事上的佈置，這是軍令，也沒有辦法去違抗的。

大青山是大梁底迤南的天然屏障，是由熱河到察省的一道門戶，層層疊疊的山峯聳立，只有一線的路徑通到獨石口；包圍在山脚下有曲折的河床，不知道在什麼年代就乾涸了，只剩下灰白色的沙石，遺留着古代河流的痕跡，成爲深谷中的大道；山坡上還有些人家，在最高峯的樑子上還有一座磚石砌成的空房，據說是多年前的兵營。

第二師的隊伍開到以後，由施瞎子領一營人住在樑子上，其餘部份散在山坡的民房內。

夜

昏昏的月色照臨大地，層巒山崗現出朦朧的星影。沒有風，祇是一陣的冷氣從天上掉下來，直往人們的飢膚裏鑽，放哨的弟兄雖是穿着皮衣，也禁不着發抖。

在軍隊中最感到興趣的是吃，在長途的行軍後最要得緊的是休息。駐在大青山的第二師，現在除了在各處放哨的弟兄，盡都沉倫在死一般的睡夢裏。

只有警戒在樑子上的一營人仍然得不到休息，就連營本部的人員也規定出來換班，到處去查崗。營長施瞎子更是通夜沒有睡覺的機會。他要考慮地形，佈置警戒綫，他還要親身審查各連往來的任務分配的報告，以及各種表冊和名單；他還要指示書記製造當天的報告。完了，他還要親身出去視察要佈置好的防線。

一切的事情辦完以後，昏昏的月色已經消逝在暗淡的天空，岑寂的夜更加濃原的籠罩下來，在漫無邊際的山野吐出最後的喘息。他在這時已感到不能支持的疲乏，他需要休息；可是，他回到營本部，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出現了。在山嘴上放哨的弟兄到營本部來報告，說是他們捉着了一個莊稼漢，問又問不出什麼來，只在他的身上搜出

一封信，是平定堡給胡統領送來的。

報告者說着交出那封信；門口的細語聲，提起了營長的注意，黑暗中，祇能隱約的望着幾個人影堆集在那兒。

「人帶來了嗎？」營長忙着折信，眼斜視着門口發問：

「帶來了！」報告者筆直地站在當前，簡單的答覆。

營長不作聲，立刻翻身去把桌上馬燈的燈光扭大，默然而抽出那封信來看。

信是瞭草的寫着；

「統領節下；

示悉。一切均如囑陳明大伯爺，即照尊意進行，各方聯絡，約二三日內即可妥當，李劉各部代表已到達此間，對吾兄大計，頗為嘉許，多倫部隊雖多，然頭緒極為複雜，皆係烏合之衆，自顧不暇，焉能他圖；且近有撤退模樣。朱曹二部實力有限。刻下正走頭無路，狼奔豕逐，更可母慮，如開到，可虛與週旋，商同陳師長，謹慎佈置

，切勿使其漏網。劉軍已由獨石口向北推進，二三日即可到達此間，彼時定當出動，爲吾兄外援；如此則萬無一失，祈勿爲慮，並希隨時將尊處情形見告，是爲至盼，專此敬頌鈞安。

蘭庭再拜四月廿八日

從這封信，施營長明白一切，他心裏十分驚異，同時也很慶幸，但表面上卻得顯得很鎮靜，幾天來的疲乏，一時都消逝在突然激起的興奮和鼓舞的情緒中去了。他把信看了，心裏已經打定主意，對於當前站着的哨兵，一點兒也不露聲色，只是用很平靜的語氣叫「把人領進來」！

帶進來的人，是一個高長大漢，頭上包着一幅籃布。倒長不短的衣服用一根粗索捆在身上；黑暗中看不見他的臉色，只有那對眼睛翻上翻下，顯得是驚惶失措。

營長沒有去細心觀察，立刻把站在當前的哨兵喝退，很客氣的讓那位莊稼漢坐着，並且說：

『胡統領及我們都是一家，你既是要去見他，我可以帶你去』。

這樣，更使得對方手足無措，遲鈍的眼光把營長望着，不作聲；只是糊了滿臉的傻笑。

又是反覆地問，莊稼漢才答覆出來，說是他原來就在這大梁底種地，去年鬧桿子，莊稼沒了，才到平定堡去做小生意的。

莊稼漢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好像連珠炮，笨拙的聲音用了很大的力氣衝出來，祇顧他說話，不聽營長問。最後營長才知道聽不懂他的話，他也無心再詳細的問下去，當時就把副官叫起，暗中把事情吩咐好，叫弟兄把莊稼漢看管着，不要放走了；並且消息也不要傳出。

營長要親身進堡去報告，立刻叫勤務兵預備馬匹，匆匆忙忙繞下山坡，跑向黑暗的田野中去了。

次日下午，大青山佈防的隊伍又奉命撤回堡裏來了。城門口及各重要處，完全是

朱曹二部的崗位。

整整的一天，所有的部隊沒有出操。朱曹二司令同時發下命令，嚴禁官兵離開部隊。一般弟兄都弄得莫明其妙，簡單的腦子裏無論怎樣也找不出其中的原因。他們只知道軍事上的祕密是不能任意要求了解的，他們就抱着這種信條，無論對於怎樣嚴重的情形，也無暇加以思索的。他們祇感到意外的高興，幾天來過度的疲乏，現在整整的一天休息！

天色是那樣難看；陰沉沉地好像要傾頽下來！沒有風，也沒有雨，祇是令人悶得發慌！

晚飯後，事實跟着一陣狂風爆發出來，第二次的命令就完全把真像弄明白了。他們知道了就在當天晚上要掀一個劇烈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結果，據一般官長宣佈出來，勝利是拿得穩之又穩的！說是兩方面的人數雖是相差不遠，可是，對方完全失掉了聯絡，並且不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對方是毫無準備的。總之，根據種種的

情形來觀察，不但勝利很有把握，並且還可以担保，祇消一晚上就可完全解決下去！

整天的休息，保持着充分的精神；對方的陰謀激起了強烈的仇恨心，目前的變動，給與了極大的興奮，前途的發展和勝利，更引起了朱曹二部全體官兵的鼓舞和猛進

！

漆黑的夜幕籠罩下來，朱曹二部的一切也都佈置妥當了，爆發的步驟和時間也完全規定出來，這兩部擔任的各項任務也都分配好了。

這時表面上反顯得異樣的沉靜；黑暗的空間只有狂風在陣陣的怒號；清冷的街上叫「口令」的吼聲偶爾從風的罅隙裏出來，好像鬼在叫。朱司令是不知道什麼是疲乏的，他祇感到異樣的興奮；吃過晚飯，他親身到各連去觀察一轉，一般的情形仍然給平常一樣，所有的弟兄都好像沒有那末一回事似的，到了時間就鑽入睡鄉裏去了。

最忙亂的要算是司令部，許多事情必須要臨時幾個鐘頭內趕着辦好的——所有的標幟和暗記都要預備出來，等到發動前才發給各部，號音的番號和戰時的口令一律都

要變更過，司令部的人們，換班到街上去巡查，監視對方的動靜。

發動的時間是規定在午夜十二點鐘。

還不到九點鐘，一切事情都趕着辦好了。

司令部各處的人員在這時也得到了休息，大家都去睡着，靜候大變動的襲來。

祇有朱司令和他的參謀長睡不着，睜起眼把桌上的自鳴鐘望着，那個鐘却像死了似的，兩根針老是貼在那兒，許久都不動。

「俺瞧瞧，這老子的，是不是停住了。」朱司令的臉脹得透紅，掃帚似的眉毛倒立起來，睜睜的眼望了望他的參謀長，伸出一支壯健的手抓起桌上的鐘，貼在耳邊上聽。

「等我出去看看。」參謀長魏克也按不着性子抓起桌上的電筒，手槍插在腰間的武裝帶上，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地面躺滿的是人，鼾聲響得很起勁；天空中密密雜雜的星兒，被狂風陣陣的颳著

，好像要掉下來。

走出天主堂，街上更是死一般的沉寂，黑暗吞蝕了一切。參謀長魏克跟着天主堂的圍牆繞了一圈，他看了各重要地點完全是本軍的警戒。心裏充滿的是歡欣，鼓舞。他回轉來，站在保衛團當前的大鐘望去，暗淡的燈光在前面發抖，兩個團丁在大門口槓着搶來回的走。

沒有什麼動靜，參謀長放下心，折轉身來要回司令部。

驀然間，幾聲槍聲乘着一陣狂風吹來，他的心幾乎一吓跳出口腔來了。於是，立刻拉長脚步，一口氣跑回天主堂去了。

一碰頭正遇着朱司令從屋裏跳出來瘋狂的叫：

「他媽的，曹大腳板發慌了。還不到十一點鐘就響起來了！」

朱司令在院裏跳，司令部的人們盡都驚醒了。每間屋裏的燈光霎時關了起來，人們到處湧，噪雜聲在院裏亂成一片。

「趕快把標記和口號發下去，叫他們立刻出動！」朱司令跳着向大家吼，翻身又往屋裏跑「快叫司號長吹集合號！」

院壩裏開始是哨子的叫聲和號的悲鳴，人們好像一股惡浪由屋裏流出來，霎時間一排排的把塔沿上都填滿了。

朱司令站在正中的石級上，大聲高氣的宣佈他發動這次變動的原因；

「各位兄弟！我們受盡了一切的艱難困苦，逼起這樣東奔西跑，無非是爲了要抗日；大家想一想，我們抗了這麼久，見到過一個日本鬼子沒有？同我們作對的盡是那些喪盡天良的孝順孫子。如今俺不怕給大家說，多倫那批王八羔子已經準備把多倫送給他們的主子，要來包圍着解決我們，想不到這兒的保衛團也同日本勾結好，打我們的主意！如今是我們的生死關頭，我們爲了要生存，不能不這樣幹，我們爲了要抗日，不能不這樣幹！」

時間的逼迫，朱司令不能多說話，接着就發下命令，集合在院壩裏，隊伍開始出

動。

「把燈熄了？」朱司令望着大家叫，又忙着翻轉身來，一把手抓着魏克，叫黃連長把那一連帶着看守司令部，各處的事情，你就留下調動。

朱司令連馬弁都不帶，二十幾根盒子砲調去把守天主堂的大門，他參加到第一師同郝金剛一塊兒湧了出去。

所有的電筒和馬燈上貼着紅十字，全體官兵的軍褲都捲起來紮在大腿上，這就是他們規安出來的暗號。

黑暗的天空好像破裂了，大地也震動了，狂風大吼，哨子在叫，號音在悲鳴，接着就是密密雜雜的槍聲，和人的叫罵，在天主堂的大壩裏爆發起來了。

尤其是郝金剛的狂吼，同震耳的槍聲一樣聽得最清晰，而且沒有間斷的。

「打！打，瞧他媽的會上房子？爬上房去了呀！」

一陣吼，跟着就是一排槍聲爆發出來。

「散開！不要讓他小子跑了」！！

「門柵上了呀！關過去，關過去」！

「繳槍呀！要命的就趕快繳出來呀！」

幾陣噪雜，天主堂當前的惡浪漸漸地消沉下來。這時才聽得較遠的槍聲，和人的呼喊，城門口的戰爭愈來愈烈，一會兒，施瞎子帶着一些弟兄跑了回來，一進門就抓着魏克讓：

「司令叫把機關槍調去，城門口那面的的抵抗力很強，要想衝來接應保衛團」。

天主堂左側，湧起劇烈的吼聲和槍聲，子彈喔喔地往空中亂飛。

一會兒，機關槍偷偷地接連不斷的爆着，把一切巨響和吼聲都壓下去了。

暮然間，一股惡浪又改過方向衝出來，天主堂當門又爆發了排槍聲，掀起了一片噪雜。

「爬上牆來，快打！快打！」

躲在磚牆側的魏克，提起了全副的注意力，隱約地望着對面的牆脚，根出現了一羣人，忽然一聲呼喊，向兩面散開，直向天主堂衝過來。

「黃連長……」

一句話還沒有出口，密密雜雜的一排槍對準他的當前射擊過來，磚牆鑽得火花亂跳；火藥氣直往鼻孔裏鑽，跟着又引起一片吼聲：

「衝進去，衝進去呀！」

看守在門口的十幾桿盒子礮支持不着，暮然間一陣奔退，人們搶着往裏跑。

「怎麼？怎麼？」黃青庭的手槍在空間亂擺，火花跟着密密的巨響爆烈出來，他從牆側翻身站過去，站在火當中，「不準退，不準退，打，打！」

退進去的人們又返轉來，掩護在磚牆側向外面射擊，祇有黃青庭好像在大門口生了根，毫無顧忌地站在那兒指揮。

黑壓壓的那堆人，又在對面的牆腳根出現了。這時，魏克更望得清楚，人們都伏在地下，開頭是分散開漫漫地在爬；突然間，一片吼聲一陣槍聲第二次衝過來，他很爲黃青庭耽心，伸手去拖他一下。

「黃連長，瞧着沒有，你那兒不是地方！」

黃連長好像沒有感覺，祇顧吼：

「不要命的就……」

忽然連長輾了勁，就在密密的槍聲中，他的一支手按着腰間，慢慢地蹲了下去。

魏克立刻感到無限的恐怖。他知道黃青庭已經遭到不幸，一把手把他拖了過來。

「弟兄們呀，大家都是中國人！」這是王占標的吼聲，就在天主堂當前的大壩裏鬧成一片，「繳槍呀！」你們的胡統領勾通小日本，我們大家來打死那些漢奸，不要甘心去當亡國奴呀！」

槍聲漸漸地稀疏了，祇聽到人們的各種呼喊和叫罵。

一會兒，朱司令也帶着一部份隊伍回來了。

據朱司令說，街上的敵人已經完全解決了。他喘着氣非常興奮地報告戰事的情形

：「姥姥的，都把槍一齊往街上扔，羅師長還在那兒堵在，已經沒有衝突了！」說着，朱司令提在手里的盒子礮舉起來往外面一指，「祇是對面大概還不肯放手！」

朱司令說着，大踏步地往裏走，帶回來的隊伍由施營長領着機關槍架在大門上側，偵視着敵人的動靜。

「老黃掛彩了！」

魏克向施瞎子說了，這時才得抽身往裏走。

暗淡的燈光照着，黃青庭躺在門板上，一陣緊一陣地呻吟，包圍在四周的人們，一律地帶着感傷的情調互相嘆息。

「怎麼樣」？魏克鑽在人堆裏去，拉着醫官，低聲細聲的問。

醫官不作聲，祇是搖頭。

「不行了，剛才給他打了一個嗎啡針。」

蹲在一旁的劉秀英，睜睜的眼望起來，搶着答覆。

「怎麼打嗎啡針」？魏克接着問。

「他的脈已經亂了！」醫官這才答覆：「祇得給他打一個嗎啡針，減少他的痛苦，並使他速死」。

絕望的眼光互相望着。魏克的心幾乎要跳出口腔來了。

「傷在那兒」？

「從這裏進去的」，醫官指着腰窩說，「子彈還沒有出來，我看大概在盤骨裏」

朱司令和趙得勝蹲在黃青庭的身旁，各人拉着一支手，兩對睜睜的眼翻起來把醫官望着，眼眶內充滿的淚水在發閃先。

「解決了沒有啊」？黃青庭一邊呻吟一邊叫：「唉，肚子痛呀！」

「已經解決了」朱司令捧着他的手撫摸，大聲高氣地說：「你放心罷——已經解決了——」

遠近的槍聲仍然在不斷爆烈，祇是聽不着人聲的噪雜，顯得已經到退潮的時候了。

對面的號聲忽然在狂風中悲鳴起來，立刻提起了所有的注意。

「不要說話」！朱司令放了黃清庭的手。站了起來，眼睛翻上去望着黑暗的天空

「保衛團在吹敬禮號了，快叫他們停止攻擊！」朱司令歡叫着，掉身就往外跑。

第十五章

隨着夜色的消逝，大梁底的一般惡浪也漸漸地平靜了。在慘淡的晨光籠罩之下，黃青庭的眼珠上已經蒙上了一層灰色的薄膜，還在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呻吟。

在軍隊中，對於一個人的死，實在算不了什麼！喫糧當兵，誰不是在把命提着玩？掛在槍顛上的這盤飯，把生命看重了是吃不到口的！在作戰的時候，他們把所有的精神和生命都集中在一線的目標上，一切的犧牲都拋出來決勝負。祇要得到了勝利，生命的損失絕不能消滅一般人的歡欣的。

經過一晚的巷戰，敵方完全解決了。大家的心境裏都燃燒着勝利的歡笑，對於黃青庭的死，也就止有同情拉得緊，才能獲得這樣的報酬。

祇有趙得勝和王占標才有更深一層的感觸，不可抑制的悲哀壓住了一切的歡欣；在他們領着弟兄把黃青庭送出去安埋的時候，忍不住一股股的熱淚湧出來。

「我們的好兄弟又少一個了！」

趙得勝緊緊地拉着魏克，顫抖的聲音，好容易才從窒息着的喉管裏擠出來。

「我們的好兄弟是不會少的！」這種答覆，魏克自己都知道，他的話太勉強，可是，他的存心祇是在安慰對方，「要有好兄弟的犧牲才有現在的勝利，前途才能有發展，我們的好弟兄是越多越好！」

對於這種解釋，趙得勝和王占標雖是無話可說，在他們的心境裏却一點兒效力也沒有。

朱司令指定黃青庭那連去送葬，並且預定在幾天後，還要為這次死難的將士們開追悼會。

天主堂的裏裏外外都陷在極端的紛擾和忙亂中。一般人都為當前的情形感着極大

的興奮和熱狂，完全把他們的犧牲者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弟兄們去去來來，都在往返地運輸敵方繳出來的和存儲在保衛團的槍枝子彈，不一會兒，把天主堂裏的兩邊階沿都堆滿了；一串串的俘擄集中起來，在天主堂當門的大壩裏占去了一半。

最令人失望的是，胡統領和陳師長都脫逃了。

大梁底暴動的風浪，很快地傳遍了察東各地，朱曹二軍的聲勢更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同時，朱司令對於他自己的內部，跟隨着勢力的發展，感到的困難也擴大了。他現在需要的是很得力而又能夠推心置腹的人；然而，在自己的部下找遍了，沒有一個符合他心目中的條件的！第一個郝金剛，他很知道，祇是一個衝天砲，在一切的計劃上他是拿不出什麼意見來的；最使朱司令不滿的，是他忽然間又同王占標他們那一批也好像拉得很緊。這種人祇要一點兒感情就拉去了，朱司令認為是沒有多大的作爲的

！至於羅魚鯨，那就更不用說了。朱司令自來就認定他完全是一個柔弱無能的死傢伙！然而，這本來要算是朱司令的左右二膀，在猴兒坑時代祇有那點兒勢子，他都不會感到什麼困難；以後的情形起來越複雜，變化越來越劇烈，他才深切地覺着他的左右二膀的無能。他很迫切地要想另外再物色人才，在先他認識了魏克，他很滿意魏克對於一切事情的見解和計劃；他很高興魏克為他的勢力發展，抱着極大的熱心和努力；可是，他現在也漸漸地感到了失望，他覺察出魏克同施瞎子他們好像是一鼻孔出氣，他看出了魏克的努力並不是為他效忠，在盡量地同他敷衍！他還感到了潛藏在他的，有一片陰影一步步地向他威脅，抗日會的氣燄使得他感到了萬分的不安，他認定魏克這樣的傢伙也是靠不着的。其餘的人們，在朱司令的眼光中盡都是些庸碌之輩，並且同他的關係又都很淺實不是他所需要的人材。

精明的朱司令對於沒有能力的人，他是看不起的；對於太有作為的人，他又不放心。在這兩種矛盾的心情交攻中，使他感到了無限的痛苦。

現在把保衛團解決了，跟着就湧來不少的難題和過慮，他恐怕這部份隊伍編過來以後又要被他們拉去，他決定要防止那批傢伙的影響，他要減少抗日會的勢力。

可是，對方的行動來得更快，在朱司令的辦法還沒有想出來的時候，抗日會議在當天下午舉行歡迎會。歡迎保衛團的弟兄們參加抗日工作。

朱司令得着這種消息，立刻就找着魏克，他說這種事情，不能一部份來單獨舉行，應該同曹司令聯在一塊兒來辦，才更可以擴大影響。他抗日會取消，他們的決議，在明天同曹司令那方面一塊兒來開聯歡會。

「今天亂成這樣，看到許多事情都忙不過來，那兒還有工夫開歡迎會？」

朱司令的理由很充足，魏克的心裏雖是明白他的用意，口頭上却沒有適當的話來反對。

「對的！司令這種辦法很不錯，那麼，現在就通知抗日會的負責人好了。」

魏克馬上就去找着施瞎子他們，把司令的意見傳達出來；在每一個人的心裏，都

很能夠明白司令的用意所在。可是，大家都感到無話可說，只是在精神上對於朱司令又劃上了一段不滿意的痕跡。

等到魏克回轉去的時候，正碰着郭參謀他們那一幫人包圍着朱司令談得很起勁；魏克走攏去，他們的談話豁然中斷了。郭參謀的眼光從眼鏡眶上面跳出來，張皇地望了望，又改過話頭向着司令說：

「他們保衛團的槍支很整齊，大半都是三八式的，那幾桿迫擊砲真夠勁兒……」。

朱司令堆起滿臉的笑紋，好像沒有理會，郭參謀迫着魏克發問：

「怎麼樣？」

「已經通知他們了」。

「這樣簡單的答覆，朱司令滿意了，立刻又回過頭去向着郭參謀他們吩咐：

「去叫副官處趕快把軍械點清楚，把冊子造好交上來；俘擄今天暫時安插在保衛

團，叫郝師長派一營人去維持」。

那一幫人奉命退走了，只剩下魏克和朱司令。

郭參謀那樣鬼鬼祟祟的情形，引起了魏克滿腹的猜疑，他料到那批傢伙一定又在朱司令的面前同他搗蛋。

果然，朱司令當時就把一切的內幕向他揭開了：

「俺想好了一件事情要同你商量商量，看看你的意見怎樣」？

睜睜的眼把他望着，他發現朱司令的態度和口吻同過去完全兩樣，他從來沒有看到朱司令像這樣吞吞吐吐。他感到朱司令這樣客氣的口吻，一定又有什麼嚴重的問題提出來。

「什末事？司令」！

「還是抗日會的事情」，朱司令忽然笑了，「我還是主張把抗日會取消了」。

「那是怎麼的」？魏克的心裏很吃驚，但表面上却顯得很鎮靜。

「軍隊上到底不比別的，軍隊上的規矩又不像什麼民衆團體，動不動就來上一個什麼決議」！朱司令說到這兒，掃帚似的眉毛倒立起來，睜睜的眼珠脹得血浸，臉綳起，態度忽然一吓變得很嚴厲，「要是軍隊上動輒就要拿什麼決議來行事的話，到了要作戰的時候，他們一個決議下來，不打了！那還有辦法？他們一會又來一個決議，要把俺這個司令拿去當槍靶子，俺也只好聽他們去處置！像這樣還用着什麼長官來指揮？還拿俺這個司令幹什麼卵用」？

「那裏有的事」！魏克的臉上糊起不自然的笑紋，「像司令這樣的抗日英雄，他們還有不擁護的」？

「他們要來擁護俺，就應該服從俺的命令」！

朱司令接着就拿出具體的意見，他要把抗日會取消以後來成立政治處。

「要這樣才免得妨礙軍事上的指揮，聽說南方的軍隊一律都是這樣的辦法」。

魏克的心裏明白，這一定又是郭參謀他們的建議；可是，他見着朱司令的主意很

堅決，他知道再怎麼說下去也終歸是白費，他沒有力量來反對，只得順口答覆：

「那就照這樣辦好了！不過，事情總得慢慢地來，並且司令還須得同他們解釋解釋。」

司令高興得跳起來，一支手拍在魏克的肩頭：

「俺不用說是要向他們解釋一番的，祇是還要你在當中多費些勁兒！」

朱黑痣的部隊又是一次大變動，解決了保衛團以後，同原來的基本隊伍一塊兒改成了三師——第一師師長由朱司令自兼，第二師為郝金剛，第三師為羅魚鰍，黃青庭的連長一缺，委派趙得勝去充任。

抗日會的組織，經過朱司令的一番解釋以後，實行結束了，同時就要成立政治處。對於這件事情，朱司令也費却了不少的心思，他要預防將來的政治處又給抗日會一樣，不受他的提調，他恐怕政治處又落在抗日會那批活動份子的手裏，他要找一個同

那批傢伙合不攏的人來充任處長，但一時又找不到這樣適當的人。

他想了許久，想起了郭參謀。

「他那個樣兒？」郝金剛首先就提出抗議，「夠了！事情要是這麼辦，那就太……太那個了！如今取消了抗日會，弄出這樣一個人來，不說別人，連我都要說司令太偏心！」

朱司令沒有同魏克商量，他祇把郝金剛找來，他吐了一切的心事，經過許久的討論，仍然得不到一個完滿的結果。

最後，祇得這樣決定：在沒有找着相當的人的時候，暫由參謀長魏克來兼任。因為這樣一來，在抗日會的工作交替上可以得着許多便利。

宣傳隊的人們全體分配在政治處工作。

經過兩天的忙碌，一切的困難問題都算解決了；朱司令很滿意，所有的事情都進行得這樣順利，看到自己的勢力這樣迅速地發展，更激動了他的雄心，他現在不僅要

「昏天黑地」地鬧一場，他要以這部份力量作基礎來打出一條路子！

五月一日——暴動後的第三天——各部份的工作已經理好了頭緒，外面的警戒也協同曹司令那面布置妥當了。在那天的晚飯，朱司令的部隊裏特別預備了大量的酒肉來犒賞全體官兵。司令部裏，朱司令也同大家在一塊兒痛飲，在亂闐闐的酒席上，他興高彩烈地吐出他的志願。

他說他生平最崇拜是關雲長和岳武穆，他崇拜關雲長的那股子氣慨，他崇拜岳武穆的一片精忠，說是祇有這兩位聖人就與中國增光不少！最後他又嘆息，他說可惜的是這兩位聖人都沒有得到善終！說到這兒，他幾乎哭出來了。

「人生一世，如草木一春；人不怕一死，只怕死後無名！」

所有的聲息和動作都停頓了，大家都默默地望着朱司令發揮他的抱負；忽然，他伸出手來端起桌當中那一大盃酒，喝了一口，接着就是一陣狂笑。

「俺又發瘋了！在這時來掃大家的興！真是！真是！……各位爲什麼都不作

聲：我們都歡喜地唱一樂罷！」

說着，朱司令翻身過去，拉着魏克勤拳，各種呼喊跟着又漸漸地高漲起來了。

正鬧得起勁的時候，在大青山警戒的方營長親身回來報告，說是他們捉着了幾個逃兵，是由多倫逃出來的。據說多倫的隊伍從昨天起就紛紛撤退，今天早晨已經被日偽軍佔領了。

一瓢冷水熄滅了熱狂的歡欣，突如其來的消息壓倒了人們的呼叫；所有有的注意力都集中起來聽方營長的報告。驀然間，朱司令的拳頭在桌上一擊，把筯筷都震得亂跳。

「這些好丫頭養的，不許老子們去，原來才是給他們的老祖宗留下的！」

朱司令祇顧罵，方營長站在一旁茫然了；大家看到司令這麼興奮，都知道他是喝醉了。

等到司令的氣勢稍稍緩和下來，魏克一方面叫人把他扶進屋裏去，一方面挽着方

營長走出司令部。

「你先把幾個逃兵帶到師部去，等到司令的酒醒了再說，我現在到曹司令那面去看看。」

他們在城門口分手走了。

曹司令的部隊現在也振作起來了。魏克一走到他的司令部當門，首先提起他的注意的是一聲呼喊，兩旁值位的都把槍舉了起來敬禮，這種規矩在曹司令的部隊裏還是創見；一進門去，看到傳達處也設備起了。

遠遠地就聽見着曹司令的罵聲，吼得很響亮。魏克走進去，看着曹司令雙手抱着肥胖的肚子坐在坑沿上喘氣，彭參謀長躺在椅子上搖頭，鄧師長蹺起一支脚，踏着板凳，站在那兒，把曹司令望着，大家都默不作聲。

魏克站在門房口，向着曹司令敬了一個禮，軍帽起下來握在手裏，走了進去。

「啊哈，魏兄，你來得正好，剛在說給你們打個招呼」，曹司令很費勁地按着肚子慢慢地站了起來，兩頰吊起的肉在發抖，喘着氣說：「他媽那巴子的，如今多倫又給那批亡八羔子的混帳東西斷送了，這個卯地方是沒有辦法守着的，看看朱司令的意思是怎麼樣一個定準？」

一線的眼眶內放射出強烈的光，把魏克望着。

「朱司令一時也沒有什麼一定的主見」，很平靜的語氣答覆，才叫我特地來請示，看看曹司令是怎樣的決定？我們都是一家人，當然要取一致行動的。

「你老兄既是這麼說，依得我的蠢見，只有趁早撤退，要不等到他八亡羔子的剗七黑來把沽源截斷了，他媽那巴子的才是罐子裏捉王八，手到擒拿！」

魏克立刻表示他同意曹司令的主張，同時，還補充一些解釋，他說只要多倫失陷，大梁底這個地方就腹背受敵，無論怎樣也待不下去了。

「對的，老兄，」曹司令一笑，滿臉的肉都震得發抖，那一綫的眼眶完全閉攏了

，「退他媽那巴子的，那個亡八蛋才不退」：

魏克忍着笑，接着問：

「只是這樣一來，我們又往那兒退呢？」

曹司令說他們已經決定退到沽源縣；他說在這時各地的隊伍都在往沽源縣集中，到那兒或許能夠碰出一條路子來。

「碰」？彭參謀長聽得不耐煩。跳了起來，「我說你老大哥又在發昏了，如今不比從前，隨便到處碰？總要想出個安全點兒的辦法才行：少說也有這樣的幾千張口吃，沽源縣已經有了那麼多的部隊，還有我們的份？再說，那麼大的勢子，還像胡統領那樣好吃？保得定不打我們的主意」？

彭參謀長還要想繼續下去，曹司令和鄧師長已經在一旁忍無可忍，同時就罵了出來。

「你那臭屁到少在這兒來放些，不怕別人笑你」！

『你動不動就要說什麼卵的安全辦法』，曹司令的臉脹得透紅，眼睛翻起來看不見黑眼珠，『媽那巴子的你要本事，就把你的什麼卵辦法說出來』！

參謀長的意思仍然很堅決，他說：

「我們同沾源的部隊一點關係也沒有，誰料得定不出什麼事！再說，盡都朝一個地方開，拿什麼來吃」？

「那嗎，我要請問你，你的意思要往那裏開」？

鄧師長氣勢洶洶地逼過去，魏克在一旁很耽心，恐怕他們打起來。

「我主張要退，便很往遠一點兒的地方退」，參謀長的頭抬起來，翻起眼望着鄧師長的下巴尖，語氣拉得很長，顯得很鎮靜，「退到遠一點兒的地方去，多待些時候，養一養，以後有了機會，再說下文」。

曹司令又是一口氣往彭參謀長的臉上衝：

「你才在放屁！開遠一點兒那裏要你去？你要抗日？像這樣的胆子，還抗個雞巴

……」

彭參謀長勃然大笑，魏克也忍不住笑起來。可是曹司令鄧師長的態度還是拿得很穩。尤其是鄧師長，他說他沒有工夫再說費話，他不願再去對牛彈琴，他抽身過來拉着魏克，說是現在張家口有一種風聲傳出來，說是馮老總要出山抗日，正在向各方面拉隊伍。

「這消息可確實」？魏克很興奮地追問，「可是馮玉祥」？

「怎麼不確實」？鄧班長的上身彎下來，全身成了弓形，嘴唇蹶得很高，堅決地答覆，「聽說幾天前，我們還沒有開擴的時候，馮老總就派人到這兒來過，這是他們俘虜說出來的」。

「就是這麼說」，彭參謀長又一口插進來，「爲什麼還要到沽源去，何不一直往張家口開」？

鄧師長的頭使勁一擺，滿口的唾沫噴出來：

「事情還沒有弄到那步。你就想往張家口開？就算馮老總出來了，他也不能接你去享福！要抗日還要往張家口開」？

經過一陣熱烈的漫罵，問題終於決定了，他們決定在明天一早，往沽源撤退。

第十六章

沽源是察東一個小小的縣城。在商業交通上，從前是外蒙到獨石口及承德府必經的要道；在軍事上，與往北去二百多里的多倫成爲察東的兩道門戶。縣境迤東，萬山重疊，成爲天然的屏障；縣境迤西，一望無邊的平原，對於軍事的進行上很能夠得到便利。縣城裏的住家，却還不及大梁底多，要是再同往東北二十幾里地的平定堡一比，較那就更顯得荒涼冷落了！尤其是最近一月來，熱河的風聲一天比一天惡劣，經過的隊伍越來越多，所有的買賣都完全斷絕。住在城裏的人們，預感到不幸的變動將要襲來；於是，跑的跑，逃的逃，沽源縣祇剩下空城一座！

從多倫退出來的潰軍，從熱河逼近來的各色隊伍，現在就把這座空城填滿了。

曹司令的部隊擠在城內，把所有的民房都佔完了；朱司令的部隊分駐在離城幾里地的村莊裏。

在縣城駐防的何軍長，特別派出代表分頭到各部隊來表示歡迎；等到大家駐紮穩定以後，又由何軍長出頭來召集各軍事首領去開會議。

據何軍長的報告，說是現在日本軍進襲平，津，當局方面已經逼到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所以政府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暫時放棄平津，退守保定，滄州，要破釜沉舟地幹一吓；說是最近他接到上峯的命令，叫他把所有的部隊聯絡好，暫取守勢，政府自有辦法出來。至於軍餉和械彈，他說他可以勉力向上峯請求接濟。

會議的結果，爲了將來的指揮統一起見，組織起一個「察東抗日戰地軍事委員會」全體公推何軍長爲委員長，其餘各首領爲委員。

朱司令到城裏去開會議的時候，留在司令部的魏克，乘勢把從前抗日會的中堅份子找到一塊兒來，舉行他們的秘密會議。

人們擠在一間黑暗的屋內，有的斜靠在炕上，有的坐在靠壁の木凳上，有的在——旁站着；表面上顯得異樣地沉靜，大眾的心裏都燃燒起興奮的火焰。

「各人想辦法坐下。」魏克一看他們的人都到齊了，他開始發言。「我們快一點來討論」。

「打緊點兒，弟兄！」

嘻笑湧擠，炕沿上騷動了。一會兒，又沉靜下來，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魏克的報告上：

「我們從前在那些山谷中鑽出鑽進的，差不多同各方面都斷絕了關係，許多很重要的消息也沒法知道。所以在一般的工作上，除了自己的部隊裏，是沒有什麼進展的。現在的情形給從前完全不同，各方面的關係也越來越複雜，許多消息也在千變萬化得來；在我們的工作進行上得到很大的便利，同時加重了我們的使命；我們要在這大軍雲集的時候，擴大并提高各部隊的抗日情緒。我們的影響要設法深入一般的下級幹

部和士兵羣衆中去，我們要把抗日的力量來鎮壓一切反動份子漢奸的活動，并防止軍事首領的動搖！

接着，他又分析，說是日軍進攻平津的目的並不在於武力佔領，只是一種威脅手段，來抓取華北的統治權，完成他的滿蒙政策，一方面使於來侵佔察綏兩省。這種分析，他是由國際情勢的影響，及中國的現狀觀察出來的。可是，施瞎子却又是一番見解，他說魏克這種分析祇是注意到帝國主義間的衝突，以爲這種衝突下，日本不能來佔領華北，他說：

「現在的滿州國，日本在表面上也不是武力佔領，將來要是他取得平津後，爲了要排斥別國的勢力，未必不再來一個第二滿州國的組織」？

魏克的答覆是：日本在退出國聯以後，在各帝國主義者的監視之下，日本絕不出此一舉的；他說東北有日本多年的經營，平津是有國際間的種種條約的限制；佔領東北已經就使各帝國主義者感到了極大的不安，要是再來佔領平津，各國一定是不能

坐視不理的。他說最近的倫敦會議就是爲裁制日本的，他說要是日本定要孤注一擲，必定會引起衝突，那末，中國的前途是被瓜分。

問題的焦點就在這裏，施瞎子覺得日本何必要顧忌到中國的被瓜分？他說日本的目的就在奪取華北。魏克又給他解釋，他說在各帝國主義者利益均等之下，然後才能維持共管的局面，在他們的衝突中，中國當然要被瓜分。他說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者，必須的盡量地避免他們的衝突，來維持他們的命運。

「況且。日本的野心還不止於佔領華北，他要想滅亡整個的中國，征服亞洲，這是一貫的田中政策下來的！」

說到這兒，王占標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說他不贊成老是把這些大問題來花費時間；他主張只消推舉出兩個，把這些道理詳細地寫出一篇文章來給大家講。

「什麼文章啊？」施瞎子笑了，一口接過去：「我們要製定宣傳大綱」。

「不管是什麼大綱小綱，王占標也笑了，「我們總要一種那樣的東西，說得清清

楚楚地，大家都能夠一目了然，實在是最要緊不過的！像你們那樣說來說去，把要緊的時間耽誤了，我們好些還聽不懂——！

大家同意了這種提議，推舉出施瞎子和魏克來起草宣傳大綱，爭論就結束了。

接上來的是各級的工作報告。魏克根據各人的報告，歸納起來，說是下級的進展很快，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羣衆在他們的領導之下活躍。說是郝金剛和羅魚鰍的態度也還算不錯，對於他們的一切行動并不加以任何手段來阻止，只是朱司令的情形却越變越壞；他說他主張成立政治處不過是取消抗日會的手段，他說朱司令把抗日會一取消，政治處是怎樣成立法，他就不聞不問了，說是他還常常碰着郭參謀鬼鬼崇崇地，向着朱司令說這樣說那樣；他說他看出了那十幾個傢伙一定是有什麼組織的，要不然，怎麼總是這樣用盡方法來作對他？他又說，不過那批傢伙的能力，在他看來是發不到什麼作用的，只要下層的基礎穩固了，就是朱司令要想幹什末也由不了他。他最後又給大家下警告，說是以後在言論和行動上更要處處留心，避免他們的注意，防止他們

的活動！

說到這兒，沉默在一旁的鄭明山發言了，他說他常常看到郭參謀他們到曹司令那面去跑，說不定他們在那面還有什末拉扯？

「是的」，魏克接着說：「他們從前到猴兒坑的時候，本來說是要去投曹大腳板的，大概他們在那方面還有什末組織也說不定，這點我們到應該注意的」！

王占標說是他也知道，郭參謀在曹大腳板那面有些熟人。說着，他蹩起嘴把沉默在一旁的胡文海一指，向着大家一映眼：

「這傢伙一定比我清楚，我不明白到底是怎末弄起的，這一向他們倒拉得很緊」

！

胡文海沒有感覺到，睜睜的眼望着窗間出神；擠在他側邊的施瞎子用勁在他的背

上一拍，笑着說：

「詩人，你的心跑到那兒去了」？

詩人駭得一跳，一看大家都把他望着，他的臉上立刻泛起了一陣桃紅，張惶的眼把施瞎子望着：

「什末？什末」？

施瞎子還沒有開口，魏克搶着吩咐他們：

「對於郭的問題，待會兒就由你們兩位去單獨商量好了；爲節省時間起見，現在來進行我們的工作分配」。

大家都就心着朱司令回來了，要趕快結束；決定的工作是：對內加緊組織下層的弟兄，防止反動份子的活動；各級的政治工作人員，要政治處盡量地委派從前在抗日會努力的份子擔任；對外除了組織宣傳隊，貼標語，發宣言，並且還要暗中鑽入各部隊去活動。

工作分配好了以後，這就宣布散會，各人分頭去進行各人的任務。

幾天以後，政治處的工作顯得非常活躍，他們在各部隊都發生了聯絡，並且對於各方面的情形弄得非常清楚。這在朱司令感到意外的奇異，他想不出他們究竟有什麼方法這樣去鑽得到？他不明白他們的消息爲什麼這樣靈通？從魏克的報告，他才知道各方面的實際狀況，和時局的變動情形；這一切同他在何軍長那兒聽來的是完全兩樣，他知道了何軍長的話是有欺騙作用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精明的朱司令却又並不需要他的部下有這樣大的本領，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抗日會雖是取消了，那批傢伙還是那樣活動，他最不高興魏克的政治處那樣組織法。

然而，他現在不能直接向魏克提出來要他糾正這種辦法，他施展不出他的力量來禁止他們的活動；在這種千變萬化的情勢之下，在這樣風雨飄搖的動盪裏，在這大軍雲集又當強敵逼近的時候，朱司令隨時隨地都在耽心着惹出什麼岔子來，對於一切的問題，他不能不處處顧慮週到。當前的困難暫時是只有壓在心頭表面上不露聲色。

這樣一來，雙方都潛伏着在暗中活動，於是他們之間的距離越走越遠，他們的裂

痕越來越顯着。雙方都在爲他們的前途提心弔胆，但是誰也沒有這大的本領來挽回這種可怕的趨勢。

朱司令在這時只有抓着郭參謀他們來給他做眼線，他只有隨時警告郝金剛和羅魚鰍，要他們防止部下的活動。對於政治處的問題，他很感到作難，他覺得這樣下去實在太危險，他看到一股惡浪向他衝來，逼得他不能再有絲毫的猶豫了。

「踏在炸彈上過活，俺真受不了！」

他又把魏克找着，提出了他對於政治處的意見，他說本來在從前，因爲一時沒有適當的人，所以才用他暫時負責；他說現在各部份的工作都很複雜，恐怕他一個人不能兼顧，所以他決定要另外找個人來專辦政治處的事情。

「俺現在要來撤消你的兼職」，朱司令笑得很起勁，睜睜的眼把對方望着，你該不會抗不交代罷？」

意外的是魏克的態度也同朱司令一樣地自然，他的答覆表現得非常誠懇；但臉上

却沒有一絲笑紋；

「司令的命令還敢不服從？其實，司令這樣決定，倒是替我想的；我早就準備提出來，祇怕又說我偷懶，我從來不願意拿自己的任何困難來違反別人的意思的。」

朱司令很注意聽，掃帚似的眉毛忽然展開；

「這就叫做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朱司令高興得跳起來，滿肚子的悶氣和愁雲霎時消逝了，他感到魏克確實是一片至誠，他忽然覺得對於魏克的一切猜忌都是由於自己的多疑，他要把所有的事情公開出來同魏克談，他說抗日會那些人太自由行動，這在他的威信上不大過得去；他恐怕這樣下去，將來他這個司令會成爲木偶！他跟着就解釋，說是他並不是爲自己打算，他是想到了從種種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這部份抗日勢力，好容易才發展成這樣的局面，要是將來發生出什麼變化，實在是很可惜。他最不放心的的是內部的意見不統一，他恐怕大家的信仰不堅定，他說：

「要是現下有一個大家都能信仰得過的人，俺願意把這個司令讓出來，俺就當一個小兵，俺也很樂意，俺也要絕對服從；祇要能夠把這份勢子保持着，俺個人無論怎樣都行，祇是沒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大家都還承認俺是司令，就服從俺，就不能隨便什麼不得到我的命令就自由行動」。

朱司令的笑容漸漸地消逝，魏克的心頭止不着亂跳，他完全明白司令的用意所在；可是，他不便怎樣的解釋，他一時是找不到一句適當的答覆，滿臉掀起不自然的笑容，把朱司令望着，茫然了。

「……你想」，司令的口氣比較緩和了，又繼續下去，「我們隊伍都是從各方面拖來的，要是都不把俺這個司令放在眼裏，將來還保得定不倒俺的戈？」

魏克立刻給他解釋，說是大家都爲了要抗日才拖來的，大家都是因爲朱司令是抗日英雄，所以才來一致擁護，他說：

「除非是反動份子和漢奸，誰還敢倒戈？那一個對於司令這樣的抗日領袖不竭誠

擁護？

幾句話立刻又把司令的心理轉變了，他很高興地把他已經擬定好了的辦法宣布出來；在軍事上，他要加緊訓練，他要整動軍紀，他還要魏克設辦法集中一般弟兄的信仰。

「大家都是爲了抗日才團結到一塊兒來的，抗日救國，就是大家的信仰，現在只有抗日救國才抓緊一般弟兄的心！」魏克也毫無顧忌地說出來「過去大概因爲司令太忙，少有同一般下級接近，不大深切地了解……」

「有什麼不了解的？」司令驚惶地問，截斷了魏克的話頭，「你聽到有什麼說法嗎？」

「別處到還沒有聽到過什麼說法」，魏克笑着答覆，「祇是聽到剛才司令說的那些話，我想司令是不大了解的」。

「俺有什麼不了解？」

司令顯到很認真，魏克却好像毫不在意，慢吞吞地答覆：

「其實，他們下邊決定了要幹什麼，都是來問過我的，他們都以爲司令對於這些事情，絕對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大家都在相同的目標之下，所以在形式上許多地方顧忌不到，其實這正是他們信仰司令的表現」。

然而，司令却并不需要他們這樣的表現，他要一切事情都要得到他的命令才能進行。魏克的答覆是；祇要將來的政治處有了人來負責，各處的工作劃分清楚，大家都仰承着司令的意旨去努力，自然可以免去從前的一切弊病。

「祇是，政治處這個人。司令的意思是誰呢？」

經過片刻的遲疑，司令開頭說他本想調郭參謀來充任，但又怕不大適宜，說是最近何軍長給他介紹了一位姓猶的，曾經在南方的革命軍裏幹過政治工作，很有些經驗；司令說他已經見過面，談吐也很不錯，他說：

「他說的話也同你一樣見得到，你們祇要在一塊兒，一定合得來」！

異外的消息使得魏克喫驚，他本來以為司令的意思是郭參謀，現在他到希望的是郭參謀那樣的人，他就心着司令說出來的那種人才。他正要想再問清楚一點，突然，給門口傳令兵的報告聲打斷了。

傳令兵得着允許走了進來，機械地雙手遞上一張紙條，上面潦草地寫着；
察東游擊司令部熊少甫拜會魏參謀長。

魏克立刻高興得亂跳：

「快去請到我的屋裏去」，又轉身向着司令「想不到這個家伙還在世上！我從前在錐子嘴跑出來以後，聽說他們都被扣了，真想不到，這個熊矮子！」

「好，你快去吧！」

朱司令也笑了，魏克很興奮地跳了出去。

這時，夜色漸漸地加深，燈光已經從屋裏射了出來。

魏克同熊矮子一見面就抱着跳，大家都興奮得迸出眼淚來。

「你是怎麼到這兒來的？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真是做夢都想不到，我們會在這兒會面！」

熊矮子沒有立刻答覆，面部的表情分辨不出是在笑，還在哭。

「我們慢慢地談罷，」魏克緩過氣來，挽着熊矮子去並坐在炕沿上。

熊矮子搶着說，他說他在錐子嘴的時候，團練局呂堯生把他扣起來，當時就有人給他噓一個風聲，他就同范老么一塊兒從郭家屯跑到獨石口，以後聽說馮總司令要出山抗日，他就被入約到張家口去，他說現在張家口到了許多隊伍，大概最近就要起變動。他說他在獨石口的時候，就知道他們在白岔山，他們在大梁底事情，他也聽到說了的。

「怎麼？老趙呢？」熊矮子要說的話太多，中途又忙着問。

魏克立刻就叫勤務兵去請趙連長。

勤務兵剛抽身出去，外面忽然鑽進一個人來，帶着驚惶不堪的神氣不住地喘。

「喂，你知道不？城裏的隊伍都退出來了！」施瞎子滿頭的大汗，一把手把魏克拉着，立刻就要往外面跑，「快去，司令在等你！」

坐在一旁的熊矮子同時也駭得一大跳，跑過來逼着問：

「怎麼退出來的？有什麼事嗎？」

「聽說日軍就在今晚要到沽源，何軍長的隊伍不聲不響地就跑開了！」施瞎子說着，已經把魏克拖到了房門口。

「你等一等，我去看看再來！」

但熊矮子却立刻跳過去，把魏克拉着急促地說：「要是這樣，我也要趕回去，在這裏的隊伍雖是不少，但都是羣龍無首，沒有辦法防守的。這些部隊，大概都要往張北撤退，我們以後到張北去再見面好了。」

魏克無話可說，他也沒有想到給施瞎子介紹，這時司令部已經亂成一片，進出的人們穿流不息。他連送矮子的時間都沒有，被施瞎子拖着一直往裏跑。

司令的屋裏擠滿了人，大家都亂嚷嚷地在罵，據胡文海說，何軍長早就得到上峯的密令，叫他撤退，今天早晨開出去打野外，就這樣跑了！

「他媽的，這樣撐不着氣，」郝金剛的吼聲在亂閩閩的噪雜中特別顯得有力，「敵人還沒有見到一個，跑得這樣快！」

他剛進來，望着大家叫。跟着施瞎子也拖着魏克進來了。

「一定要見到敵人才跑」？施瞎子排開衆人，在曾老先生的手中抓過一張紙來，遞給魏克，「你看，察綏兩省都完全斷送了！」

「是怎樣的？怎麼的」？郝金剛很着急，逼過來，雙手按在魏克的肩頭上，「你唸出來吧！上面是些什麼」？

「平津已經沒事了，天下太平」！女人的聲音，大家都把劉秀英望一眼。

「他媽的，中國人真是沒辦法」！

魏克的聲音壓住了一切噪雜，屋裏的人們是已經聽了幾遍，這是仍然是一聲不響

地靜聽：

(甲)中日塘沽協定四條：

- 一 中國軍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 二 日本軍爲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方便。
- 三 日本軍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協項定之線時，不再超越追擊，且自動撤歸還至長城之線。
- 四 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任之。

(乙)中日妥協原則五條：

第一條 中國承認滿洲國爲獨立國。前隸屬於中華民國之奉吉黑熱四省，卽爲滿洲國領土。

第二條 中日滿爲保證東亞和平，於必要時，日本得派遣艦隊，停泊中國之任何港岸。日本陸軍得自由通過或防守於中國察綏兩省，並在該二省境內，自由組織防禦工事，以防止中日滿之共同敵人。

第三條 爲復興東亞經濟平定之途，中日滿得互爲經濟的友好的提攜，及內亂戡定的援助。而中國尤須制止國內之排貨排滿之行動。

第四條 中日滿正式協定，於中國認爲可能時，始得協商。中滿國界之確定，於中日滿正式協定成立後，會同明確劃定之。中日滿正式協定成立後，此原則失其效力。

第五條 休戰之協商，及不設軍備地帶 (A militarized Zone) 之劃定，由中日

之軍事當局，於此原則成立之翌日實行之。

魏克唸完以後，立刻又是一片罵聲高漲起來。據施瞎子說，這些條文是由東亞協合軍第二路司令劉七黑那面傳出來的，說是劉七黑曾經派過代表到沾源來給何軍長接洽過，祇要這方面能夠決定抗日，他可以反正過來。他說這些條文在中國報紙上一律禁止發表，但在偽軍方面却很普遍地都知道的。

各色的部隊在五月十三日的晚上全部撤退，沾源縣在次日就被敵人佔領了。

從沾源到張北二百多里地路上的隊伍絡繹不絕。這無數的洪流，從各處泛起，都在向着一個方向湧。

——第一部完。

一九三五，九，三十。北平。

抗戰長篇小說 抗戰

(生命線下第一部)

含沙著

每冊七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月初版

出版者：上海金湯書店

漢口：日界上小路三十八號

重慶：方家什字七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

瀘州：鈕子街

版權
所有

四川總經售：重慶新生命書局

